

游

山

日

记

知寺

斑

山

日

記

舒白香作

遊山日記目次

周作人序

林語堂序

黃序

天香隨筆(十卷)

天香手稿(二卷)

題跋

周黎庵跋

周序

民國十幾年從杭州買到一部游山日記，襯裝六冊，印板尙佳，價頗不廉。後來在上海買得白香雜著，七冊共十一種，游山日記也在內，係後印，首葉的題字亦不相同。去年不知什麼時候知道上海的書店有單行的游山日記，寫信通知了林語堂先生，他買了去一讀說值得重印，於是這日記重印出來了。我因爲上述的關係，所以來說幾句話，雖然關於舒白香我實在知道得很少。

游山日記十二卷，係嘉慶九年（一八〇四）白香四十六歲時在廬山避暑所作，前十卷記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，末二卷則集錄詩賦也。白香的文章清麗，思想通達，在文人中不可多得，樂蓮裳跋語稱其匯儒釋於寸心，窮天人於尺素，雖稍有藻飾，却亦可謂知言。其敘事之妙，如卷三甲寅（七月二十八日）條云：

「晴涼，天籟又作。此山不聞風聲日蓋少，泉聲則雨霽便止，不易得，晝間

蟬聲松聲，遠林際畫眉聲，朝暮則老僧梵唄聲和吾書聲，比來靜夜風止，則惟聞蟋蟀聲耳。」又卷七己巳（八月十三日）條云：

「朝晴暖。暮雲滿室，作焦麴氣，以巨爆擊之不散，爆烟與雲異，不相溷也。雲過密則反無雨，令人坐混沌之中，一物不見。闔扉則雲之入者不復出，不闔扉則雲之出者旋復入，口鼻之內無非雲者。窺書不見，因昏昏欲睡，吾今日可謂雲醉。」其紀山中起居情形亦多可喜，今但舉七月中關於食物的幾節，卷三乙未（九日）條云：

「朝晴涼適，可著小棉。瓶中米尙支數日，而菜已竭，所謂僅也。西輔戲採南瓜葉及野苧，煮食甚甘，予仍飯兩碗，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，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。」卷四乙巳（十九日）條云：

「冷，雨竟日。晨餐時菜羹亦竭，惟食炒烏豆下飯，宗慧仍以湯匙進。問安用此，曰，勺豆入口逸於筋。予不禁噴飯而笑，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爲長耳，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。」又丙午（二十日）條云：

「宗慧試採蕎麥葉煮作菜羹，竟可食，柔美過匏葉，但微苦耳。苟非入山既

深，又斷蔬經旬，豈能識此種風味。」卷五壬子（二十六日）條云：

「晴暖。宗慧本不稱其名，久飲天池，漸欲通慧，憂予乏蔬，乃埋豆池旁，既雨而芽，朝食乃烹之以進。飢腸得此不翅江瑤柱，入齒香脆，頤不容口，欲旌以錢，錢又竭，但賦詩志喜而已。」此種種菜食，如查野菜博錄等書本是尋常，現在妙在從經驗得來，所以親切有味。中國古文中不少游記，但如當作文辭的一體去做，便與「漢高祖論」相去不遠，都是古文觀止裏的資料，不過內容略有史地之分罷了。徐霞客游記才算是一部游記，他走的地方多，紀載也詳贍，所以是不朽之作，但他還是屬於地理類的，與白香的游記屬於文學者不同。游山日記裏所載的重要的是私生活，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，這的確是一部「日記」，只以一座廬山當作背景耳。所以從這書中看得出來的是舒白香一個人，也有一個雲烟飄渺的匡廬在，却是白香心目中的山，有如畫師寫在卷子上似的，當不得照片或地圖看也。徐驥題後有云：

「讀他人游山記，不過令人思裹糧游耳，讀此反覺不敢輕游，蓋恐徒事品泉弄石，山靈亦不樂有此游客也。」樂蓮裳跋中又云：

「然雄心遠慨，不屑不恭，時復一露，不異疇昔挑燈對榻時語，雖無損於性情，猶未平於嬉笑。」這里本是規箴之詞，却能說出日記的一種特色，雖然在樂君看去似乎是缺點。白香的思想本來很是通達，議論大抵平正，如卷二論儒生泥古誤事，正如不審病理妄投藥劑，鮮不殆者，王荊公即是。「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。」卷七云：

「佛者投身飼餓虎割肉餵鷹，小慧者觀之皆似極愚而可笑之事，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驗其行力語耳。……民溺已溺，民飢已飢，亦大悲心耳，即使禹之時有一水鬼，稷之時有一餓鬼，不足爲禹稷病也。不與人爲善，逞私智以谿刻論人，吾所不取。」其態度可以想見，但對於奴俗者流則深惡痛絕，不肯少予寬假，如卷八記郡掾問「瓦，卷九紀蝟鬚蛙腹者拜烏金太子，乃極嬉笑怒罵之能事，在普通文章中蓋殊不常見也。日記文中又喜引用通行的笑話，卷四中有兩則，卷七中有兩則，卷九中有一則，皆談詭有趣。此種寫法，嘗見王謔菴陶石梁張宗子文中，有之，其源蓋出於周秦諸子，而有一種新方術，化臭腐爲神奇，這有如妖女美德亞(Medea)的鍋，能夠把老羊煮成乳羔，在拙手却也會煮死老頭兒完事，此所

以大難也。游山日記確是一部好書，很值得一讀，但是却也不好有第二部，最禁不起一學。我既然致了介紹詞，末了不得不有一點警戒，蓋螃蟹即使好吃，亂吃也是要壞肚子的也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，知堂記於北平苦茶庵。

遊山日記讀法

語堂

我讀舒白香日記，喜其文筆閒散，甚得日記體裁，因勸亢德把他翻印。本想略加批註，以明私人好惡，而時間不容如此做法，只好改寫一篇讀法。然而絕對非摹倣誰何，閒人不必瞎猜。惟吾既稱此書足爲日記模範，亦應說說其爲模範道理，一則可以指出要著，二則可以防入迷途，並非叫人囫圇吞棗把此書整個奉爲理想傑作也。

日記所以爲貴，在私之一字。論文是寫給大家讀的，尺牘是寫給一人讀的，日記是寫給自己讀的。論文材料是天子王侯部長科長之事，尺牘材料是朋友借貸感興抒懷之事，日記材料是朝夕會談中夜問心之事。故論文公，尺牘私，而日記私之又私。

然就範圍言之，日記廣於尺牘，尺牘又廣於論文。論文談大不談小，尺牘日記大小皆可談。小之又小者，日記可以列入，在尺牘，非至親至友便不相宜。舉

例以明之，隨意臧否人物，敘述曲直苦衷，可以入尺牘日記，而不可入論文。天池寺牝犬求交，雄鷄守節，今日吃荳，明日吃藕，係小之又小者，可以入日記，而非至親至友便不宜入尺牘。

故論文只談要緊事，尺牘可談要緊及不要緊事，日記並可談最不要緊事。惟有好的尺牘寫來必似日記。談不要緊事，方是佳翰；寫無事忙信，才算知交。牝犬求交雄鷄守節材料皆可收入尺牘，便是尺牘聖手。至牝犬求交雄鷄守節竟能運用入論文，斯爲文章大家。孟子魚與熊掌之喻，小之又小，便是如此隨手拈來。

論文能大不能小，日記尺牘能大能小，故日記尺牘範圍比論文廣。故能寫好論文者，未必能寫好尺牘，能寫好尺牘者，必能寫好論文。是故教小學生作文，只須教寫日記；日記做得好，能小能大，能敘事，能描寫，能發議論，論文可不學而能。

此書有小有大，有記蚊記汗，亦有論佛論道。有敘事，有回憶，有會話，有自省，有罵和尚語，有敬樵夫語，有嘻笑怒罵，有巧譬罕喻，有透澈議論，有幽默風格，所以稱爲模範，而所以最貴在幽默風格，於正經中雜以詼諧，閒散自

然，涉筆成趣。

姑就其小而又小者言之（卷六頁一）：

『茂林阻雨，留三日始還，尙餘藕粉少許，紙數幅，貽之；爾後並紙亦竭。去年貧無立錐之地，今年貧錐也無；吾行篋惟紙頗富，今可謂錐也無矣。』此不是怎樣了不得文字，然正是學生學作文應學文字。末句似重疊，然正是其自然處。

雄鷄守節牝犬求交事，初見卷二頁二：

『諸寺多畜一雄鷄，雛而入山，當不知有牝鷄之晨。天池獨畜一牝犬，老矣，亦不知有牡，是境可修心之驗也。』

到了卷六頁六：

『天池雄鷄忽無疾而斃，老僧爲誦往生咒，茶毗而瘞之後山。予戲作輓詞云：「伏維鷄公……」』

隔日丙寅所記是：

『山農有欲以伏雌餉我者，素性不喜爲口腹殺牲，比曾笑言如不可却，

則留作公鷄雛妾，不謂鷄公立時死；西輔疑其命犯孤鸞，予即以爲此殆如柳翠前身，慮紅蓮毀戒體耳。」

到了卷八頁四，作者自毀『境可修心』之論：

『丙子……竟有一牡犬求偶於寺，時時喧爭，命逐去而闔其扉，扉又以輿台憧憧，不能久闔，物固以類聚者哉！吾初謂天池牝犬不知有牡，乃竟不然，殊自悔譽過其實。今始悟樂道人善，乃謂之益耳。』

全書以議論言，當以卷八丁丑條，頁五至七『庸人頌』爲第一。此蓋古今來罵道學第一篇傑作，與袁子才『答楊笠湖書』媲美，真可謂盡嘻笑怒罵之能事了。文長，茲不錄。

以罕譬言，當以卷六頁九丁卯條以寒熱談國脈盛衰爲第一，以卷六頁一壬戌條以四時喻賢聖第二。第一條略如：

『秦始皇好吃熱藥，以助火縱慾。其始也亦殊快意，浸假而遂生陳涉之痰動項羽之火，痰火熾而中風亡矣。唐太宗好吃陰藥，故禮貌潤澤，未嘗有疾，浸假而釀成高宗之痿，明皇之瀉，賴有徐狄之參耆，挽回元氣……』

此真所謂妙語解頤矣。第二條略如：

『至若孔子之德……則所謂秋分之際……有似卉木落實，爲年來種子，正秋分事也。顏子一間未達，則秋分之朝。曾子聞道稍遲，亦秋分之暮……孟子則丹楓黃菊之秋也，風景殊佳，節氣則過中矣，原憲清寒，居然十月坤卦也……遞降而至於秦皇，漢武，晉祖，唐宗，以及李斯，王莽，劉曜，朱溫之徒，苟非酷暑，即是嚴寒，未嘗不生物成物，而爐箠皇皇。宇宙間無甯日矣……』

這是罕譬而喻，文字活潑，是吾所謂好文章。

在議論方面，以上幾條以外，能發揮獨見者，有『不知子都之美無目辯』（卷九頁四），『妓功甚鉅論』及『老人不應猶好妓樂辯』（卷九頁二），而後者尤能議論風生，當與袁子才『與朱石公書』『與楊笠湖書』及龔定庵『論私』並讀之。

但是以日記論，以小品論，以個人筆調論，全書吾却推『想吃肉』（卷五頁七）『喜夜談』（卷五頁八），及『睡狀元冤解』（卷九頁四）爲第一。議論文屬陽性，抒懷文屬陰性，在日記中，我仍喜歡小品抒懷自由自在之文，故全書推『喜夜談』文爲

第一，以其小品風調最純熟也。因爲特別欲表彰此類筆調，故雖略長，亦抄於此。

『予比曉鐘動即不復寐，輾轉待日出始起，亦不爲晏，然生平有堅臥不醒之名，竟有薄暮過我，猶問曾否朝餐者，予亦唯唯不敢辯。嘗戲語白厂：「吾屬當不睡則醉，不醉則睡；睡與醉，雖有罪不加刑焉。」白厂翻蓋大笑，嘆爲典切；其實白厂未嘗醉，予未嘗睡也。拙性喜晝夜不寢而長談，惜世人多忙，誰肯過我？或問「曾見某人」？輒云「彼長睡何由得見」，其不相識者，惡得不信？今試舉一二長談之人以證。吾往初入都，因吳茗香蘭雪而識樂蓮裳。三子者，或同來，或二人來，談輒達旦。往往一人病，二人引以爲戒，不復來，然予必往問其疾，則又談達旦，病者或因談而愈，輒又悔其相戒也。蓮裳比戲語蘭雪，與舒白香談，可以令人死。蘭雪則謂子猶未嘗讀白香小詞，乃真令人死耳。三子皆奇才宿慧，聲入心通，雖欲不談，亦忍俊不禁。即此可信，予不睡非難，不談難，談亦非難，能使我敢於妄談者，難其人也。……大空敏絕有鑑裁，以冲度掩其機鋒，鮮有知其善談者。每觴佳客，輒相約一談。否則雖適在坐，必私語曰，「某某客且至，君可去矣」，

其。趣。如。此。至。親。中。曾。連。榻。長。談。而。不。厭，自。少。至。老，未。嘗。笑。我。渴。睡。者，則。別。有。西。橋。姊。丈，果。泉。廉。使，及。樸。園。外。甥，家。從。子。長。德，建。侯。諸。人。可。證。然。則。相。識。朋。舊。之。不。屑。過。我，不。肯。過。我，不。暇。過。我。長。談。者，相。遇。雖。疎，其。過。亦。不。專。在。我。（語。案：口。記。文。字。至。此。爲。上。乘），顧。疑。我。無。時。不。睡，以。致。傳。聞。異。辭，一。若。區。區。在。世。猶。未。下。床。也。者（所。謂。閒。適。筆。調，媿。語。筆。調，便。是。指。此。種。語。句），此。睡。名。之。所。以。重。乎？抑。果。衆。人。皆。醒。而。我。獨。夢。乎？寃。之。久。者。不。易。白，故。歷。舉。同。鄉。諸。公。之。曾。久。處。而。長。談。者，以。證。吾。夢。而。常。醒，蓋。談。非。夢。中。事。也。脫。諸。子。都。復。不。承，謂。予。妄。證，則。予。且。自。疑。是。夢，正。好。酣。眠，亦。不。暇。曉。曉。辯。矣。

上。乘。小。品，上。乘。幽。默，皆。見。於。本。段，而。末。句『脫。諸。子。都。復。不。承』一。轉，乃。行。雲。流。水。之。筆，不。可。強。求，非。才。子。莫。辦。也。試。以。此。文。筆。調。與。周。作。人。筆。調。合。讀，便。知。媿。語。筆。調。平。淡。文。章。之。趣。學。者。果。能。奪。破。古。文。筆。法。重。圍。而。出，學。學。亦。當。不。甚。難，即。使。學。不。像，亦。較。畫。今。夫。天。下。好。也。嗚。呼，吾。提。倡。閒。適。筆。調，有。何。辜。哉！

白。香。之。幽。默，來。得。自。然。輕。鬆，以。幽。默。化。其。諷。刺，斯。不。流。於。尖。酸。姑。舉。二。例。

卷。一。頁。九：

妙華欲重詣都下，住西山戒壇之太陽洞。謂此洞一虎守門中……心偶妄動，則虎有怒色，若嚴師之督弟子者……此虎數十年守洞，未嘗食僧。戊午春，一道士謂能伏虎，乞居此洞，僧亦憚是役之險，樂讓道士。居纔五日，戒壇巡山僧過之，不見虎守洞，以爲道力所驅也。入洞相訪，則道衣與一足存焉。予笑曰，「此虎既善護法，仍舊茹葷，殆亦若蕭居士（白香化名）乎？」……獵者：矢不虛發，近諸山皆有獲，獨黃龍虎不入殼，足見其高縱遠慮，不嬰外患，惜予留連信宿，聞聲相慕而已……」（白香曾謂聞虎吼，大慰岑寂故云。）

又舉一例。白香高雅，自然覺得俗人可笑，但亦平平溫溫，不涉酸刻。卷九頁三壬午條有養鶴之喻：

『亭午，數遊人相過，知客僧延款甚殷。一蝟髯蛙腹者嘆曰：「真好廬山，南北行半日不盡，脫可種菽麥，何難致富。敝鄉之山甚宜樹藝，惜寬廣遜之。故古人獨誇此山。」予聞之甚樂。昔人有酷好鶴而蕃其種者，一貴人見而乞焉，不得已籠獻其一，甚有德色。翌日造請，貴人者殊不稱謝，其

人不能耐，遂自誇鶴美。貴人慄慄搖首曰：「昨已嘗試，味反出雁鵝之下，奚足貴耶？」

此段作者以『予聞之甚樂』了之，若在不善用幽默者，便多事矣。不能幽默者始需要辱罵。此種殺風景事書中甚多，而尤以俗僧勢利者尤多。卷三百八，甲午條知客僧與行者在清淨禪林互罵便是。又卷四百七，己酉條『知客僧忽請化齋，意在化緣』一節。最好是卷八頁五丁丑條，描寫一些掾吏『說官話，唾官痰，著官衣……亦不屑嘗鑑天池，但仰面望鐵瓦問曰「生鐵乎？熟鐵乎？」……』一段。卷七頁三悔不失節條亦幽默。餘數例已見黎厂跋。

大概此書不必人人讀，問生鐵熟鐵之徒更不可讀，以其讀了『全然無事』也。然則誰可讀，誰不可讀，何爲憑準？曰，先讀卷八頁五丁丑條庸人論看看。讀此條而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，非把全書讀完不可。讀了得一二句喜者，便可將卷八卷九（尤其是卷九前五頁）讀完，餘隨意翻讀，卷一亦須一讀。至讀庸人論而覺全然無事者，決不可買此書，免花冤枉錢也。

卷二平常。卷三敍家世亡姊亡兄亡弟事，不覺得有何可取。卷三末，頁九，

丁酉條，初敘傭僕宗慧甚好，後發議論便覺烏煙瘴氣。白香好由小見大，而大處便道學氣。真奇怪，中國文人究能須臾不談忠孝節義否？中國人看了此類文章，習以爲常，我以西洋眼光讀來，覺甚奇怪。卷四頁十『理明則心開』一類文章太平常而太多，大可不讀。

卷五頁二『天池一雄鷄』條，可見幽默與道學之高下。夫鷄只美矣，稱其『五德』便是中國人之道學，最令人作嘔。『六德』『七德』『吃得』與『笑東家吃不得』便是幽默可喜，到了『八德九德』又是道學。倘非有第六德第七德，便全條索然無味，惟其中插入第六德第七德，便覺得幽默之潤飾，化板重爲輕鬆矣。使正經與詼諧相調和，是提倡幽默之意義，及將來中國散文解放後必走之路。

卷五頁三至四『文人之事』條，記作者對文章之見解，甚重要。『文人之事，所以差勝於百工技藝，豈有他哉？以其有我真性情，稱心而談，絕無矯飾，後世才子可以想見陳死人生前面目，如聆警欬，如握手膝，燕笑一堂，不能不受，則稱之，稱則傳，傳斯不朽。寥寥數語將一切文章神祕道破，勝過讀一部文章百法萬萬。其比摹倣者爲勒石人亦妙。

卷五頁五記見紀曉嵐事，稱之爲『紀丈』。又記其少在烏魯木齊，他處亦記其少在『塞外』『西塞』歸來。書中言其在『恭親王』『怡邸』事多節。記樂蓮裳亦有幾條。

卷七頁六辛未條第一節，用個人筆調。頁七『危峯冷月』條便是所爲『遐想』。卷九頁七八，罵僧不罵佛，可見其對二氏之思想。惟學問未到者可不讀。大概此老思想觀點與袁枚相近，而又確實能談。蓮裳謂『與舒白香談，可以令人死』，白香自謂人家『不屑過我，不肯過我，不暇過我長談……其過亦不在我』。今白香長睡地下矣，然得黎廠海戈把他校點，知堂先生給他作序，我給他作讀法，亢德給他印行。而倘使世人仍舊多忙，大家不屑讀他，不肯讀他，不暇讀他，而聆白香夜談，其罪當亦不在黎廠海戈知堂亢德及區區也。但勿以『堅臥不醒』之罪加白香，則幸甚矣。

黃序

黃有華

舒天香先生將夏坐於廬山絕頂，華欲從遊，先生則謂：華兄弟五人，四人應鄉舉，華必當留侍重闈，不從其請。獨攜胡西輔蠟屐入山，蔬餐寺宿，踞石披雲，靜觀有會，亦間與管城對語，丹崖碧葉，上戲墨殊多，西輔輒從而錄之。九秋始還，凡得日記文十卷，詩賦二卷。頃華與計偕，舟過章門，詹樸園進士，先生甥也，出是編相示，且謂言：「吾舅老友見及者，各具品目，彭丈秋潭歎此文不亞志林，輝丈子居則歎爲苦心喻道，識解圓通，滑稽曼衍，中淚痕斯在；晴川季父復稱其精理妙筆，一切以適言寓之，司馬子長之酒肉賤也。吾仲實雅有鑒裁，以爲孰當？」華受讀樂而忘寢，詰旦語吾友龔漚舸曰：「文者見之謂之文，道者見之謂之道，諸前輩於先生之文無間然矣，吾與若同事先生，所收錄詩文章稿，不難俟他年共輯成書，是編特偶然遊戲之作耳，言者無心，聽者可味，即使不文者嗤爲同業，亦祇如艾子雜說，不足爲坡仙文壁之瑕，而况乎微諷曲譬，力倍礪礪，未始不可爲瑚璉助也。」是用樸園漚舸命梓人倍工鋟之，兼旬可畢，印數本載諸行篋，雖未得從遊廬山，今且挾廬山從我遊矣，豈不快哉。

時嘉慶九年仲冬既望，受業都昌黃有華仲實甫敬書。

遊山日記(卷一)

天香隨筆

嘉慶九年六月一日戊午。偶攜胡生西輔，蒼頭宗慧爲匡廬之遊。亭午登舟，則盧修常、詹樸園、涂甥人烈已先立船頭，遲我一笑而別。水急帆駛，岸上人顧我樂甚，謂天香自此遠矣。

不逾時，已過樵舍，西輔誦予弔婁妃舊作結四語云：「樵舍江頭陣雲黑，汨羅溪水同嗚咽。燕王若果移南昌，龍子龍孫亦魚鱉。」予不禁相視而笑。

日晡泊雷洲，榜人家也。南風雨濛濛，著面涼適，遂繞堤而遊。所見有樹杪樓窗與篙櫓接者，江漲如此。日未夕，已抵吳鎮，蓋百八十里也。

晚飯脫粟至三盃，下飯僅鹽豉乾菜而已。因語西輔：「東坡謂顏蠋晚食當肉，爲善於處貧；然則食前方丈，無下筯處，是不可以處樂之驗也。」

始慮多蚊，以風雨蚊竟不至。入夜小霽，望雲中遠樹，若蕪湖鐵花，盤空競秀，花間一炬生綺芒，有光燭地，則長庚星也。俄復晦而雨，遂關篷滅燭，通夕嗽而汗不乾，達旦始寐。

己未。陰雨而風，舟師不敢渡鄱湖，與隣艘結隊而濟，泊東岸湖神廟前，蓋所謂「鼉將軍」乎？入夜風聲如潮，轉能寐，則動生靜也。

庚申。風漸息，已前解纜，日方中，已達南康，長湖張帆，有千騎紛馳之勢，亦壯觀也。艤舟廢堞下，遂由堞入城，主於觀察第。逆旅主人羊叟者，鞞其腦，一目突出，幾與鼻爭高，以爲疾也。俄見其兩子皆然，始信賦形之異，不僅在天，爲之一笑。

薄暮驟雨，入夜晴。

辛酉。入山，至三峽橋僧舍止焉。橋下百尺，兩壁如削成，滙衆泉，猛注狂奔，激濤翻雪，聲洶洶如疾風震霆，坐危樓屏息駭顧，若將墜壓飛騰者，數日塵勞，至是一洗而空矣。

橋畔小泉淨而冽，山僧以竹筒引之入廚，煮茶甚甘芳，問其名，則招隱泉也。飯罷，偕西輔徐行里許，得一寺，榜曰棲賢，愛其樓北兩牕，瞰五老太乙諸奇峯，遂假居焉。既夕，仍歸宿三峽之樓，夜靜燭滅，目塞耳通，乃若暴雨翻盆，雄風拔木，百千震電，馳擊松濤海波中，一息不停，都入兩耳，其聲有亘古不休之勢，何時可寐？暗臥輾轉，嗽益數，但覺樓岌岌動搖，不知是嗽撼其榻，抑是急湍喧觸使然也。中夜呼燈起坐，聊復記此。

吾謂居此樓三日，必當耳聾。或曰：寺僧奈何？殊不知寺僧三日不聞此聲，必反疑聞根已斷，身將入滅，其憂更過於聾也。思之絕倒。

壬戌。晴，移寓棲賢之北樓，文海大和尚竟不以敝絺草笠爲賤客，接以儒禮。予觀其神智可談，方今佛法中衰，不嬰世網，必受禪縛，遂爲說「西來直指」及「心死土現」之義，謂苟無出世慧定，不若死心念佛，遠紹蓮宗，爲得主有常，不墮邪障。諸弟子昏昏欲睡，和尚獨欣然聽受，貌益恭，既而語西輔：「

老僧參訪南北數十年，所見士大夫道友夥矣，未有若蕭居士者，得匪維摩居士乎？西輔笑頷之。蓋予自避喧入山，畏人物色，老妻戲書十餘字授予，拈之得蕭姓，尚名字志君，義頗相承，故偶姓蕭耳。王逸少卜築廬山，適西天僧持佛舍利來，逸少禮之，遂捨宅爲寺，卽今之棲賢寺也。佛堂鑄生鐵爲塔七層，下貯舍利，更有舍利藏樓上，不知是何代古德所遺，尙未借觀。（逸少宅本歸宗寺，此蓋棲賢寺僧轉述時

隨筆之誤，亦遂懶于削正耳。雲水無心于斯可見。石華識。

硯池沒有招隱泉一滴，攜至寓樓，用以書日記數行，并識。

癸亥。晴。夜嗽甚，頭岑岑作痛，已正方起。

寺中藏書頗富，半殘蝕，聊爲理資治通鑑釋氏通鑑，王鳳洲綱鑑，淨土資糧諸書，皆有缺失，爲悵歎者久之。西輔力諫，謂予以避喧來此，乃復耘無主之田，自損遊興，非計也。予笑從之。

西輔獨行，詣天池黃龍五老諸峯，爲予先容，作避蚊之計，日午行矣。

日晡，觀鐔津集。小倦，尋老僧話於丈室，聞梵唄聲，跡之，遂復遶鐵塔一遊，巡簷覽「戒壇律儀」尙存

家法，但偶有別字耳。暮蟬羣嘶，與潺潺玉淵聲相亂，殊可聽也。

甲子。晴熱愈多蚊。幸其愚而不詐，頗易撲，然益煩勞苦嗽，若深山上蘭都復如此，亦何異章門熱惱耶，

則不唯不望吾漚舸至矣。晡食，西輔自五老峯歸，欣然相告：「有天池黃龍兩寺，高出雲表，老僧著絮

衲度夏，蚊與蛇皆絕跡焉。且彼距李青蓮白香山草堂不遠。又有所謂佛手崖，一老婦一僧居之，虎跡

縱橫，都無怖畏。僧言年年遊獵人射虎其上，輒有獲，僧猶厭其射，謂虎受僧戒，不傷人，何故使血肉狼

藉穢我蘭若；然則天池黃龍，真仙境矣。」予聞之大悅，加飯一盂，已決計遷居絕頂，禁足坐夏，庶幾不虛此行耳。唯漚舸不可復來，蓋慮其登高臨深，且我雲蹤靡定，焉知不更上一層，何從物色，冀樸園語漚舸也。

五老峯常在雲中，不輕識面，峯半僧廬爲博徒所據，不可居。西輔至峯寺，雲亦下垂，至寺門，一無所見，但聞呼盧聲，亦不知五峯絕頂，尙離寺幾千丈也。

天香館壁間一蕉扇，棄捐多年，來時樸園粘恕堂詩牋，隨意取置行篋內，遂同入山。西輔攜之遊五老，懸崖一跌，蕉扇已飛入雲中，翱翔於萬古無塵之地，如此清緣，真足爲天香增重，因笑語西輔：「君若爲扇，則君極樂而我苦矣。」

痰嗽益劇，達旦不眠，西輔甚憂之，屬人購蜂蜜於郡城，三日始得。僧言此物雖郡城亦不常有，然則齋鉢不識蜜，不足怪矣。齋鉢館童名吾愛，其愚而用之。漚舸嘗笑言：「齋鉢所至，人聚觀之，正若南康軍人看白鹿也。」

乙丑。晴熱苦悶，輿者適欲予出遊，遂詣白鹿洞，觀朱子學規，歎其能躬行修道之教。石洞若梁，則喜事者所繫，李渤當日無此也。山川迴合，環顧有情景，自外觀，不翅洞耳。繼遊萬杉寺，並至開先觀瀑布所注，所謂龍潭者，掬水洗兩目，始周視古今磨崖文字，亦鮮佳者。主僧延予至禪室，淪茗品泉，風味近招隱，蓋此山之泉，無弗甘芳，數日來舌根不枯，賴有此耳。既復敬觀所藏仁皇帝御書心經，金章石質，寶氣佛光，溢於宸翰。予往在怡邸所見聖祖墨寶數十軸，筆法與此卷無異，信真蹟也。又一軸乃宋牧仲

所施閻立本地獄變相圖，寫生殊妙，惜陀羅尼經讚書法不稱耳。歸途值釣者，得魚盈尺，西輔就買之，攜行松徑，見者悉驚詫垂涎，以爲希有。予自入山，凡得噉豆腐者三，皆酸澁不可入口，並山蔬亦無買處。今日竟居然烹鮮，雖覺過分，聊且自娛，知不免山僧妒也。

愚謂廬山品絕高，與淵明絕相似，其不產一物，則淵明之貧也；無日不在雲霧中，則淵明之北牕高臥醉醺醺也；拔地干霄，絕無倚傍，肖淵明之孤節；水立嵐駛，泉吟石嘯，類淵明之逸才；未嘗有靈祇淫祀，以召祈禱，亦奚異「息交絕遊」，永不生仙棗玉芝，以啓封禪，正有若埋名不仕，恐後賢未甘淡泊，厭薄此山，并著其品望如此。

丙寅。晴熱。西輔以蜜和鷄子汁飲我，嗽少瘥。飯後至不可著衣，白日蚊翅翅螫人，脫天池黃龍亦復如此，則不若還家避暑矣，豈不絕倒。

丁卯。晴亦熱。西輔買黃精一斤，謂可益壽。與長老約觀舍利子，作書寄樸園，西輔欲遂錄浹旬所記寄莊谿修常漚舸武承代問訊也。

既封家書，沙彌見予弄筆研，疑其識字，乞作一楹帖，隨筆題云：「劇憐山色經旬住，喜聽泉聲徹夜醒。」蓋比以嗽不眠耳。

日落，偕西輔出遊三峽，坐石上弄淺水，滌手至潔，復以巨石擲峽口，水勢輒驅之入潭，殷殷若雷起地下。因悟古之人以水喻民，方其平淺時，任人濯足，其弱將不勝一羽；迨夫衆泉怒合，乘勢興波，若旱蛟赴壑，陣馬摧鋒，雖賁育爲之辟易，亦何異陳涉首難，三戶亡秦，其始皆可欺可辱之民耳。凡諸學侶誰

不以將相自期，尙其深念此言也。

戊辰。朝微雨，辰霽。盥沐，與長老啓銅塔鑰，出所藏舍利觀之，凡二種：琉璃瓶所貯十三粒，大如黃豆，有若寶石者，若瑪瑙珠者，紫色者，玻璃色者，玉色者，都不甚圓，有光氣。僧言嘗夜自塔中放光觀者，疑爲野燒云。其小者略與碎珍珠同，亦兼數色，計二千二百五十七粒，則所謂「堅固子」也。宋牧仲中丞施一赤金盤，金匙爲盛觀舍利之用，金盤乃被無賴僧易以鍍金，可嗤也。吾觀其相傳載記，言舍利十二粒，問之僧，則曾於「堅固子」中遴一巨者入舍利，然終不相類。於是命揀出，仍舊分藏，以存真傳信，不亦可乎。舍利蓋得之三峽橋砧石函二重，一石鉢貯之，蓋晉唐時勅藏者也。飯後西輔率宗慧入郡市物，爲遷寓計，兼覓寄樸園之書。

小僧爲予呼待詔薙髮，洞洞屬屬，手執刀欲墮，予畏其或傷首也，得半而止，僧有慚色。予曰：「無害，彼蓋剃僧頭，任意馳騁，圓通罔礙，今見我首與僧異，故不能游刃有餘，曷足怪也。」隔宿浸臥簞於玉淵潭，曝之既乾，有香氣，竟可名「玉淵香簞」。

己巳。晨起，命奴取被囊食箱，同詣玉淵石瀨上，徐徐澣濯，如去心垢，仰首見五峯諸老，對面談也。俄復不見，不知是峯起入雲，抑是雲下接峯泥者，必以爲山川出雲，則齒冷矣。

飯後，西輔詣近村，覓輿將爲遷計。午未間小雨，晡風發，差涼，重櫛髮。

庚午。朝風起雲湧，差不熱，遂欲登廬山絕頂。卯發，棲賢面壁而登，十數里，漸與雲近，意益豪。俄入雲，既出雲上，俯視人家塔廟，皆陸沈矣。山萬仞，多懸崖，窺之目眩，雲中風若水澆背，輿者震掉，吾步行導之。

漸逾絕壁，始得少平闊可履之徑。然山上之山，又復層起數里。過蘆林至黃龍，萬木蒼蔚，多千章之材。遶林數百武，山犬迎吠，則主僧茂禪師已立矣。此寺高過棲賢七千三百五十丈，天池則更高於此。風涼彌甚。夏已入伏，僧衲皆棉，入寺卽屏扇，夜著氈半臂，擁絮而眠，風聲瑟瑟，酷似人間對菊花飲酒時也。昏暮，亦微有數蚊，可不帷而臥。得此二善，而噫嗽復發，增唾涕之擾。始悟人間無十全快事，趨避正徒勞，不若耐煩任運，反得便宜，爲之一噓。

黃龍多虎，月初吼數夕，木石俱動。予至稍遲，不及聆山君警效，爲可惜也。寺門一犬，頗狡狠，一日忽爲虎攫去，僧羣逐之，得不死，而腹項裂矣。頗亦多蛇，巡山行者言，密林往往相值。長老則謂蘭若中無之，不識其言信否耳。予於是復有遷意。

辛未。因嗽罷朝餐，服藥少瘥。雲水僧閒話，囊中所見勝蹟，如峨嵋五臺補陀落伽，皆有靈異可觀也。此僧識徹公，并知啓元和尙遷寂時預定行期，端坐而逝。予在都下，與啓元爲隣，意頗輕其人，不達禪觀，不料其死日乃能如此，人固不可皮相哉。

壬申望。晴涼。登藏經樓，觀所藏梵笈七百二十牘。復同主僧詣後山御碑亭下，讀其文，則勝國萬曆十四年爲母后修福，頒大藏於黃龍勅也。石白色殊堅，亭亦石構，寫經紙又都不惡，故未隨明社墟耳。

癸酉。晴。茂禪師治具款我，求作像讚。飯罷，同西輔出遊天池。宗慧荷鍤挈筆研以從。踰修嶺，入巨壑，迤邐北上七八里，所見多石室廢址，絕無人煙。廬山之興廢可想。惟天池一寺，孤立雲表，亦只疊亂石作墉，禪房朴陋無可觀，惟正殿鐵瓦僅存，是明初舊物，蓋已數遭火劫矣。天池澄泓，居院中，深可二尺，潦

不溢，旱不涸，亦從無一滴出山下流至人世間者。予笑語西輔：「此水若燃燈古佛，聲臭皆無，其俯視三峽奔流，正如金剛怒目，不足齒也。瀑布天資雖絕高，未免受才氣之累，矜奇自銜，聲名震天下，駭人視聽，時士忽天池而驚瀑布，不翅謂子貢賢於仲尼，何可不辨。」於是汲天池煮茗，清美亦甲於諸泉，不識陸鴻漸品第若何？池中金鯽數十，則閹黎所豢，不足爲池水重也。寺後臨崖，望九江彭蠡，清波可掬，遙岑幾千疊，俯視亦僅如湖濤起伏，未覺其高於水也。舉目萬里，襟懷亦與之相際。司馬子長登廬山，必曾至天池，留連度夏，何由知之？吾讀其文而知之。

崖上爲聚仙亭，蓋明祖勅祀周顛仙人，及以金丹愈帝疾諸禪客者。比一窮民，賈失利，室人交謫，遂登山自經，祠中寺僧坐是受胥役之累，亦幾自經。予因笑謂此縊鬼，焉知非五老峯庵聚博人，故死亦好高如此。

廬山聖母祠危踞層岳，範以石檻，倘坐其旁，索新句，必當險怪。遂與僧約，信宿間移居此山，且以近岫皆童，無密箐，不礙游矚，蛇亦少，其寡蚊與涼，又無異黃龍，故可居也。日晡歸黃龍，比入寺，虎嘯者三，聞之甚快，此虎殆欲嗣「虎谿三笑」之風，遇我不薄。既臥，更留意聽之，輾轉不寐，至漏深燈滅，怪風滿林，始復遙聞其吼，大慰岑寂。西輔謂予不畏虎而畏犬，不畏龍而畏蛇，不畏王公君子而畏駟僮小人，可謂知言。

甲戌。晴，小熱，僅可著袷衣。午餐微汗，然終不用扇。有自山下來者，云人間方酷暑，不可復耐，末由分此風惠我閭浮，我唯獨享滋愧耳！

萬樹鳴蟬，良與三峽澗濤聲無別，靜境至深，山止矣。猶復厭物外之喧。清曠宜人，天池爲最。

補菴七日前未淨之髮，僅事也。日晡題茂松禪師像，其辭云：「三衣瓦鉢，外無長物，萬劫離塵，一念念佛。任他千偈如翻水，不及老僧伸一指。山中頑石點頭時，座右枯藤獨無語。」讚，非詩也。故附記於此。

乙亥。凌晨起沐，趨早齋，蓋不肯使僧再炊，破常住會食之例。否則僅能及午餐，未免餒耳。書扇四，壁障五，西輔掘黃龍竹根爲予製遊山之杖，頗輕潔，不欲其端類蛇首，授意鐫刻作佛手，當銘識之。嗽尚不愈，奈何。

晴小熱，著絲葛三重而已，仍不須扇。不審章門毒熱作何狀，想必人人念深山爲樂國矣。

丙子。大士生日也。曉起焚香，淪龍井爲供，回向先慈淨土，九叩首焉。至主僧丈室言別，欲明日遷居天池，并以家問若來，幸頤指爲託。

沙門妙華，瑞州人，行脚四方，卽曾識徹公及啓和尚者。獨惓惓有別離色，以峨眉所得張三丰草帖洎萬年松一葉見貽，受松反帖，遂橫書大幅，勸勿忘徹公念佛百偈。蓋知圓頓甚難，憑木而渡，庶乎不溺。妙華亦極可此言，故以爲報。因語西輔：「任爾神通蓋世，不敵一誠，予自入山，未嘗著一論贈人，乃不謂妙華得之，足信誠能動物耳。」妙華欲重詣都下，住西山戒壇之太陽洞，謂此洞一虎守門中，惟瓦鉢可作糜。心偶妄動，則虎有怒色，若嚴師之督弟子者。果志真修，居此最善，予因力勸其倘必住此，則唯有死心念佛，無事盲參瞎證，犯虎威也。此虎數十年守洞，未嘗食僧。戊申春，一道士謂能伏虎，乞居此洞，僧亦憚是役之險，樂讓道士居纔五日，戒壇巡山僧過之，不見虎守洞，以爲道力所驅也。入洞相

訪，則道衣與一足存焉。予笑謂：「此虎既喜護法，仍舊茹葷，殆亦若蕭居士乎？」一坐噴飯。黃龍之虎，窟寺後，齒高於僧，大如牛。獵者事一神，剪紙作五傘，割鷄祀之，喃喃誦虎咒數千百言，然後藥弩而機之，矢不虛發。隣近諸山皆有獲，獨黃龍虎不入殼，足見其高縱遠慮，不嬰外患，惜予留連信宿，但聞聲相慕而已。主僧又盛設齋予於堂，叮甯後會，因憶妙華，倘入都重參徹公，質予所著論手蹟，應悟蕭居士卽舒白香，得毋破妄語戒乎？其實如虎食道士，特偶然耳。

丁丑。晴。小熱。移寓天池，杖一筇，戴笠與山僧拱別，緩步行數里，凡三息，一寶樹之下。所謂「寶樹」者，來自西天，廬山絕高處可種，往往長至一由旬，團團若蓋，無醜枝，碧葉高秀茂於栢，千秋不彫，著子可種，尋當攜一粒歸植人間，恐穢土不能生耳。

至天池，纔一炊許，而樸園之信使已到，讀其書欣然，知所蒔罌粟僅得八實，然雙丰華胄，已不絕於人間矣。莊谿在遠，寄藥物，適與嗽宜，卽夕當服之，以爲報也。漚舸遂已見所寄日記，且欲得八冊，收衆人之所棄，是一世之所非，寧不畏通人笑耶？傳營人烈及普兒亦皆有清穆之思，閱其書殊慰。

遊山日記（卷二）

天香隨筆

戊寅。朝晴。飯罷，西輔率宗慧下山三十里，僅買得少許豆腐，仍不可食；記隔旬與樸園書，引蘇公「歸去蓬萊却無喫」一詩取笑，不謂爲今日讖也。西輔憤發，欲往還百里，赴九江市之，并欲買鮮魚啖我。予曰：「休矣，人間毒熱，魚必餒。」毅然竟行，高義不讓蔡明遠，惜我不能書鄱陽一帖，報其勤耳。晡，大風撼屋欲動，斯其所以作石塘鐵瓦之意乎。十方之風，總聚於此，無難效列子御之而行，輒又愧無仙骨耳。

宗慧言：「主人大繆，不求官已奇，乃復捨膏粱之奉，入鹿豕之羣，乞食於僧，瘦同野鶴，使我攀藤擷蔬，足跼跼如飛鳶欲墮，何爲也哉？」予亦第匿笑引愧而已。

山僧頗疑我狀貌，似曾爲大官也者。時時作周旋問訊，竊厭其擾，遂指天誓水，自明非官，且謂：「彼官者，上應天星，即使微服來遊，夜必放光。予實欲依法座下，聽講修心，種來世放光之福，師第以行脚沙彌畜之可耳。」於是乎僧有傲色，我得以自在嬉遊，久居避暑，不亦樂乎。

沙彌則疑予或是大賈，因謂：「曾作小負販，折本而逃，樂此山有虎無蚊，可避熱債。」沙彌亦望望而去。以是信富貴多憂貧賤樂也。

夜深風益厲，幾欲拔山而去，令我時時作飛昇之想。夢醒風息，翻爲悵然。諸寺多畜一雄鷄，雛而入山，當不知有牝鷄之晨。天池獨畜一牝犬，老矣，亦不知有牡，是境可修心之驗也。

蟬嘶至絕頂，遂變而號如巨鳥，迫而察之，則小於常蟬，鶴鳴九皋，聲聞益遠，豈不然乎。曾以巨爆竹擲捨身崖下，山中人驚爲旱雷，百谷皆應，順風之呼聲，非加厲所到遠。然則居顯位，握利權，仍不能令行禁止，大畏民志，其聲光魄力，反不逮爆竹明矣。

己卯。朝風息而陰，是雲又高於我矣。行者三人來挂褡，人肩一担，担以二木盤盛衣鉢拜具，其盤合之殆可臥，且以隔泥塗，爲計良得。一楚產，其二自峨眉山來，並有飢色。主僧嚶嚶告齋糧已絕，但啜粥耳。因黯然歎謂此輩亦誰解佛法，實無業之窮民耳。昌黎原道謂「耕者一而食者六」，爲二氏詬病，殊不知世日積則生齒蕃，雖使一夫授一畝，猶恐不徧，坐是勝國末遊惰之民，邪僻之行百出不窮，爲世大患，亦豈皆二氏之教耶？唐季苾芻，果悉能大振宗風，化遊惰皆成佛子，當必無人滿之患，轉易足食，亦豈非四民之福哉？儒生動欲治天下，而不知所以爲治，以教化爲先，雖法古而不泥古。法古者，道之經，不須泥古者，道之權也。熟讀傷寒論而泥其方，又不審脈理虛實而妄投之，疾鮮不殆。王荊公豈非名士，其獲罪於蒼生在此，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。

或問東坡山谷何人也？曰：道儒也，不關佛，亦不佞佛。然則關佛者非乎？曰：苟其人一生言行，皆合乎孔子之道，亦不非也，則程朱大儒之謂矣。彼蓋深究乎心性體用之全，佛氏言用處少，專於出世，與中庸

相反，故不能不拒其說，亦慈悲救世之心也。若未嘗深究其旨，第攻其貌，存我見以竊儒名，且必爲真儒所笑，故古德不畏昌黎而畏程朱，爲其抉心性源流辨是非也。至於鬼神生死之義，聖人亦嘗爲仲子微示其旨，從可悟生也，死也，人也，鬼也，即佛氏之所謂色也，空也，心也，佛也。馬大寂若居孔門，道力不在孟子下，何以知之？於司馬溫公論五祖六祖而知之上智人，必領是說，則庶幾蘇黃之徒矣。

或問因果報應之說果可信乎？予曰：「聖賢不必信，愚人不肯信，機詐小人不敢信，中人則不可不信。聖賢慾淨理明，言行但求其心之所安，苟念念不離因果，則反以禍福之心，範仁義之性，非不思不勉之能矣，故不必信也。夫婦之愚，若夏蟲朝菌，何知朔臘，其不信固宜。若夫機詐小人，習爲不義，苟例以因果報應，則十八獄皆其傳舍，其敢信乎？唯中人質可爲善，失教乃遷，倘能動以慈悲，開以罪福，俾不致犯教傷生，肆行無忌，雖欲期刑措可也。般人以神道設教，易亦稱『不善餘殃』，書曰『從逆凶』，非果報乎？吾故曰『不可不信』。」

庚辰。朝晴，午熱，暮風。西輔昨日自九江還山，言農家望雨，低田則仍在水中，奈何！

晡食，至四仙祠，趺坐，望平陸江湖，目空萬里。西輔言：人間仰面瞻此祠，岌岌然如適白九霄下墜，賴雲物擁之而游，其勢將壓，然則坐此祠中，呼吸可通帝座矣。

辛巳。晴，微風。日午亦熱，衣重帛而已，不須扇也，以是欲遊佛手崖，不果。隱隱聞山下雷聲，其殆將雨乎？偶憶黃龍佛殿左龕，奉一舊木主，大如卓楔，色黯黝，深刻處微白，審視之，則中年婦人影也，面慈而目秀，右方一巨印，文云某某皇太后之寶，蓋卽藏經寺中之萬歷太后遺像也。御碑之勅，頒於十四年時。

帝始廿四歲耳，明社墟百餘祀矣，僧之不識考訂者，輒呼爲觀音大士，朝暮頂禮，未嘗非奉佛之報。同時頒一萬歲牌，上盤九龍，駢首而吐水，合注一佛之頂。佛座昇以四金剛，下爲崑壑，以六鼈戴之，皆銅所鑄。又有大金銅香爐，圍長十數尺，二花瓶高與僧齊，色澤淳古，皆萬曆太后所賜也。補記於此。

暴雨一茶時，已復見日。蓋龍將行雨，去人間，過此山也。

予三五歲時最愚，夜中見星斗闌干，去人不遠，輒欲以竹竿擊落一星代燈燭，於是乘屋而疊几，手長竿，撞星不得，則反仆於屋，折二齒焉。幸猶未齷，不致終廢。嘯歌也。又嘗隨先太恭人出城，飯某淑人園亭，始得見郊外平遠處，天與地合，不覺大喜而譁，誠御者鞭馬疾馳至天盡頭處，試捫之，當異常石，然後旋車飯某氏未遲。太恭人怒且笑曰：「癡兒，攜汝未周歲自江西來，行萬里矣，猶不知天盡何處，乃欲捫天赴席耶？」予今者僅居此峯，去人間不及萬丈，顧已沾沾焉自銜其高，其愚亦正與孩時等耳！隨筆自廣，以博一笑。

壬午。風竟日夜彌甚，以服宗慧所擷，憲得寐，卽鹿蔥之已放花者，果益睡乎？

薄暮至寺後之聚仙亭，觀周顛仙像，有顛意。復觀明太祖所記顛事，亦拙樸無誑語，一代之興，必有深識前知者，默啓其兆。呂公之擇婿，虬髯之望氣，陳希夷之大笑墮驢，無心而發之，旣皆有驗，豈篝火狐鳴之類哉！

癸未。朝風已飯，晴熱著絲衣兩重而已。西輔始輯錄予詩，因自書宿天池寺二絕，爲臥室壁障，西輔欲刻諸石也。

薄暮至廬山聖母祠前，觀其崖，孤懸無著，俛窺之若乘雲凌虛，此身正與虛空等，殆所謂捨身崖乎？舊志謂此崖險絕，無敢窺，獨陽明王公嘗窺之耳。「吾有大患，惟吾有身。」予不得神游崖下，一賞其孤懸奇絕之勢，實此身爲之累也。老子之言，有味哉！

甲申。晴。無風，遂熱，竟亦袵絺綌，但不須扇。飯時雖不免微汗，然靜爽之氣，終覺宜人，不似城市喧濁，令人叵耐，疲勞枯淡中所得如此，亦差不負耳！

飯後，西輔攜宗慧詣黃龍市茶筍，香油皆彼土所產也。

黃龍既爲明太后藏經道場，檀施於勝國爲最，故至今林木之盛，甲於匡廬，至鮮有盜伐之患，則虎守之也。其法嗣散處諸山，皆得有其林木，無敢專伐，故木離斤斧之患，得終天年，以是悟封建之制，洵久安長治之源也。五霸之伐叛尊王，則虎耳，故聖人亦多其功，或曰：「唐末藩鎮專征伐，與封建正同，乃唐鼎卒移於此，果可恃乎？」予曰：「此不揣其本而齊末語也。殷周之際，版圖不過萬餘里，輒分千國，諸侯之地，猶不逮唐時一宰，豈嘗若藩鎮節度帶甲動逾數十萬，奢淫恣睢，不識先王之道，不習周公之禮，天子又用非其人，馭非其法，惡得不篡？豈得因噎而廢食，誓封建耶？」

今日獨有十餘僧絡繹相過，一少者，价人求書，予漫應之，不欲識其面，但於牕隙中見其年耳。獨以爲此輩雖庸，亦耽登矚，既而西輔自黃龍來歸，則言是方丈六年一代，今屆退院，諸山數十輩咸集黃龍作多鬪，百失一得，羣拈之，得者受賀，遂謂爲有道之僧，尊爲和尚。予不禁捧腹大笑，是何異糊名遴德以治民，而衆僧之觸熱來會，則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也。不己之俗而俗彼在家之人，得無愧乎？

自以天池水澣白羅汗衫，至八易其器，可謂潔矣。欲題襟作「無垢天衣」，與「玉淵香簾」爲偶也。「女矜冶容，意豈思貞？士苟聞道，甯慕寵榮？僧不達法，斯多俗情。吾觀天池，無臭無聲，汲之不竭，注之不盈，澣之不濁，澄之不清，海不揚波，地賴以甯。譬諸聖心，欲淨理明；譬諸虞廷，垂拱治平；譬諸學佛，永證無生；譬諸仙道，大舟已成。豈復有意爲世所營，或復尸位以競浮名，是猶淫女，樂人相輕。嗚呼！大夢何時可醒？」隨筆作偈，曉黃龍諸僧，書罷視之，則通首用韻，非偈子體，其病在好作詩耳。結習之難除，若是哉！

乙酉。溽熱僅著一層羅，似人間端午節時。忽見諸僧頂上齊放光，知薙髮人至，亦遂櫛沐從衆也。剃工終不善櫛髮，蓋廬山之上，無非僧者，至若遠客，不過一信宿，便歸人間，何至用彼櫛沐乎？故此技終未嫻也。剃工言：渠以二寸鐵周遊諸寺，一月再至，則圓頂皆光，十口之家，賴茲不匱。予詰以爲利若此，若曹無踵至者乎？工曰：「噫！所在多虎，日小旻，則羣遊澗壑，礪其齒於泉石上，錚錚有聲，誰敢以性命博此微利？」然則汝能搏虎乎？工曰：「惡！惡！敢特以短視故，不能見虎，無怖容。又以薙僧髮，於佛有功，定可援僧例，免充食料，遂無疑懼。恃此二術，故敢於虎狼穴中空手行耳！」舒子曰：「旨哉！剃工之言，不聞不見，則心無疑怖；心無疑怖，則外物之機械無自而起。雖鬼蜮可以相忘，虎狼可以同臥，郭汾陽單騎見敵，及赴魚軍容之召，而不設備，皆不疑不怖之誠也。吾聞此言，得養心涉世之方焉。」戲以天池水濯纓，至潔，一樂也。吾自入山，所戴惟箬笠，雨纓帽置行篋許時，亂如飛蓬，故濯之，當又非滄浪之水所敢望矣。

夜臥，竟令人思簟，乍熱可想；竊又自笑，不知足。此簟自玉淵一澣之後，遂不復施之寢榻，畏寒故也。六月向盡，乃始思及之，其所獲清涼之福，蓋已久矣。

今夜有數蚊飛鳴帳外，是熱可生蚊之驗也。職是，又小嗽不眠。

丙戌，山上晴，俯視聚仙亭前幾百里，則濃雲如冒絮，團團密布於屐齒之下，若龍涎之聚烟，若海波微動，而不知其際。其上則日華烘染，異彩晶瑩，我立雲上懸厓，古松翼我如蓋，朝暾則反浴天池之中，幻成靈境，奇觀哉！俄而下界雲翔出，天池猶能作簷聲，片刻而散，想農田已霑沃矣。是猶李鄴侯帷幄定難後歸衡山也。

日晡，室中溽熱不可坐，遂出坐聚仙之亭，望江湖岡阜，起伏於晴雲濕霧中，頃刻萬狀，實觀之不足，人生安得有此境，長娛目前，環顧四仙翁，笑容可掬，當亦樂此清緣也。

峨眉僧言，登峨眉者三宿而造其巔，去地蓋百二十里，絕頂乃普賢道場，僧廬則層遶而下，不勝數，謁山者亦無虛日，僧賴以豐。普賢院後有小池，叅小龍十餘，長尺有咫，蛇首而四足，鱗燦燦，游與魚同，觀者咸易之，謂非龍也。亦往往漉藏鉢中，攜入院，覆以巨石，及旦啓視，則惟水而已。僧疑而迹之於池，則游泳如故，亦有強置瓶水中，攜下山者，半途輒逸，而封識儼然，於是乎神而龍之。然從古至今，止叅此數龍於池，亦不見茁壯老死。予謂：「夫龍者，變化不測，豈僅能若是已耶？抑龍之爲技，不難於伸，難於屈，屈又屈至尺咫，復能歷千古不變，而後爲龍之絕德也乎？彼老聃一柱下史耳，形若槁木，沐髮輒晞，而待乾，其不修儀觀可知也。心若死灰，遯世則終古無悶，其屏棄才智可知也。周之士大夫過者見之，

見者亦過之而已，獨吾孔子以生知之聖，日懸朝曦，無隱不燭，歎之曰：「彼老子其猶龍乎！」然則龍之爲物，不專貴乎行雨也，得雲而駕，亦不惜爲蒼生一勞，率於彼行藏屈伸之妙用，無加損焉。是以悟龍貴能屈，屈至扶寸，以養拙無爲，斯其爲老子之龍乎？僧曰：「誠如是，則彼之忽變而逸爲術才矣。」予曰：「惡！此正其遜世之能也，關尹不望氣而物色之，雖道德五千，亦可不作。猶龍之聖，豈樂以語言文字垂休聲哉！峨眉之龍，洵堪媿德老聃矣。」

僧又言峨眉二異，謂「寺巖一洞曰雷洞，坪平時無異，獨將雨則洞下殷殷作聲，徐徐而上，遊客競觀之；見朶雲出自洞口，雲中轟轟一黑物乘之駛，至九霄風雨之會，始大奔騰叱咤，金蛇滿空，千峯萬壑，震蕩辟易，觀者胥閉目塞耳，股顫顫，屏息而匿，此一異也。其一俗呼「萬盞神燈供普賢」，則於每夜方午，遙遙見四方平陸，熠燿若螢光數千百點，環空而上，漸近則如燭，造絕頂則皆已大如月矣，圓明飄忽，離合隱顯，一一至佛堂迴翔乃出，觀者目眩神奪，瞻之在前，一瞬忽僊僊遠颺，俄復徑詣普賢座，若蜻蜓之映水而飛，憑虛立者，攬之以手，又空無一物，圓光如故，夕夕而至，轉轉不窮，從古大智，咸不能測識其理，輒歎爲佛光而已。」予笑迂儒不信佛，並不信鬼，或見鬼燐，則謂爲碧血所化，若腐草之螢，脫使登峨眉，見彼光怪，必且疑古人之血聚於此山，豈不絕倒。

丁亥朔。晴。晨興，爇爐薰供佛，蓋以先二人忌辰，皆在此月，觸序驚心，不免翹勤淨域，祈冥福耳。卦氣消長於七月爲否，追惟少壯，凡十載之間，兩遭屠割，不孝私衷，用敢目爲「否月」也。

戊子。晴。晨沐未竟，西輔報巖下雲凝如玉脂，於是握髮而觀之，千丈雪芝，萬萬朶映日耀目，山立而不

移脫使有如一物，塞空常住，我定築菟裘其上，老是鄉也。

日午有梓人來遊，遂命整寺中戶牖之不可閉者，故釘之脫者，咸新之，哺食始去。

西輔斫細竹一枝，安六合帳內，以搭衣。殊便。遂併書床整理之，屏除衣笥，專設吾行篋之書，僅半床耳。其半敷「玉淵香篋」爲臥看南華坐看雲計也。

己丑。卯睡方熟，沙彌叩窗而報曰：「文殊崖雲又起矣！」於是帶殘夢，披衣往觀，則將欲行雨之雲耳，非凝脂玉葉雪峯堆絮之屬，然亦濃酣飛布，巖壑皆隱，使我與沙彌對面相失，但相聞笑語聲耳。予既樂久居天池，靜觀元化，凡雲之性情心跡，皆深悉之，嘗欲作「雲譜」分疏其妙，輒又終日爲雲忙，無暇及也。

飯後果大雨，簷聲如瀑，徐察天池，得雨水反有濁意，是雲自地起，賦氣未能極其清，故天池不樂受耶。下士謂韓樊之封爵等耳，乃不屑與噲等伍，所以取禍，殊不知信卽終窮，亦羞與噲爲友也。此志惟蕭何知之，故亦惟蕭何惜之而已。

晡又大雨一炊時，雲勢甚寬，不識南州得雨未。室人曾約記晴雨日事，以待歸時相對驗，謂天時百里不同，然此雨或當同耳。

山寺曉鐘清越，靜數之，得三十六聲，如是者三，則百八聲也。暮鐘則以十八扣爲率，緩急各三度，亦一百八聲。每聲必隨而誦咒，緩者數十句，急扣則一字一聲，且夕無敢懈，卽此是收心入定之法。彼沙彌者，既見棄於親，又絕無婚宦之想，年尙弱，豈知慕道，祇以師傳若是不敢不然，久久則習而安之，身心

俱寂，雖不能禪，亦庶乎其寡過矣。恐老妻姑息兒女，不使勤學，并記此以爲之勸。

天池明初香火極盛，供器多頽，自上方叔季檀施，因之益廣，故志言殿宇宏麗，甲廬山。王陽明先生大書「廬山最高處」五字，揭諸山門，皆毀於火。今則破屋數十椽，諸僧一瓦鉢煨粥而已，對之黯然。故予亦甘藜藿也。然愚謂果修禪定，則甯爲今日天池之僧，不可爲明季天池之僧。習儒業，豈不然耶？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；其子弟未始不賢，實爲境累。安樂之累德，百倍於貧，勿徒以貧爲子孫憂也。予每禁兒女不得近鮮衣美食，老妻輒惘惘有不平之色；又見予貧不事事，不無隱憂，故復以天池諸僧譬而曉之。

遊山日記(卷三)

天香隨筆

四日庚寅。先母吳太恭人忌也。齋沐，回向謁觀音勢至九叩首焉。

先二人隱德慈恩，夢蘭卽畢生述之，亦何能罄其萬一。曩不幸於行狀墓誌中約略陳啓，家有藏本，子姪外甥輩尙不難讀而知之。至若予兄弟，本四人也，仲兄小名地官，譜名克敍，與季弟甯安保，一下殤，一不成殤，又皆隨任沒，瘞長城外，故鄉族戚鮮有知其名次者，及見先二人塞外歸來，膝下唯長兄慶雲及不肖夢蘭而已，輒疑其所以行三，殆以涂氏姊比肩排第，殊未知長兄之上有長姊，小字銘姑，七歲殤，脫共男女相次第，則長兄尙居其二，何況夢蘭，然則此一姊一兄一弟之孝友絕倫，早慧之異，祇緣凶短折，遂并其兄弟子孫，無一知者，豈非夢蘭之罪哉。禮云：「下殤之祭，終於父母之身。」吾永感十六年矣，春秋薦亡長姊與仲兄季弟，楮鏹之獻，未敢或闕，非過禮也，其敬德懷恩之情，不能自已，終我之身，惡忍廢竊慮吾子姪外甥，旣未聞幼德之詳，寢久或并其名次忘失，幻泡澌滅，庸非恨事？爰欲於古寺齋居，追慕先親之際，敬記長姊仲兄及季弟一二端德慧遺事，示兒曹焉。

長姊銘姑，生乾隆庚午，有宿慧，先王母外王父母咸愛之，其承歡好學之異，姑不具論。歲丙子，家從兒玉書受室，張筵召客，姍姍集者以百數。一族姊與銘姊嬉戲，推而仆之湯壺上，壺湯方沸，盡傾入吾姊

衣褲舉體潰裂，族姊則懼而引避，婢有見者奔告於諸尊，始羣救之，醫至欲解褲敷藥，姊呻吟力拒曰：「死則死耳，禮不可以下體示人。」竟不能敷藥而止。父母不無憾，推仆之者，詰曰：「是某姊推仆汝乎？」銘姊力辯曰：「吾自仆耳，非彼也，豈可以定數中事，誣賀客耶？」本日夜午，疾已革，父母坐床前垂涕守視，姊忽背誦其所讀孝經小學，琅琅焉不遺一字，歎曰：「此父母口授兒者，謹誦之爲別，以志兒未敢忘也。」父母悲益甚，則力諫曰：「兒謫仙也，以父母心慈德厚，樂爲其子，其所以爲女及死於湯火之厄，皆宿業也。故吾願父母勿對某姊，卽所以懺兒之罪。」旣而白父：「床後似可怖，爹試往偵。」父起不旋踵，銘姊復琅琅語曰：「積陰德，遺子孫。積陰德，遺子孫。」如是者再，氣遂絕，噫歎怪哉！曾未聞七歲女郎重傷瀕危，轉爲致死者，深諱力解，而復以積善貽謀報親之德，去來了了，重禮輕生，有若吾長姊銘姑者也。無怪先二人歲時生忌，言及輒相對流涕。夢蘭生也晚，雖不及見姊，而熟聞姊之所以死，其異如此，具錄之，不敢有一言虛也。

家長兄鑿亭辛未生，歸西橋涂氏，二姊癸酉生，仲兄地官則生於丙子，歿於甲申。是時先考官甯夏，舉室無少長，皆患大疫，獨仲兄無恙，才九歲耳。晝夜皇皇，奉父母湯藥，按摩呻慰，靡弗至，稍間卽審視兄弟兩弟，以下及僕嫗之疾，一一分方合藥，次第而療。醫至輒迎而拜之，垂泣求救，夜則好言召胥隸之老成者，坐戶外唱籌守視，每夕以錢酒犒之，隸不忍惰，漏凡數十刻，一城皆寐，輒呼老廚役籠燭相導，詣北門無量佛殿叩首而慟，禱云：「吾家江西人，父母兄弟斷不可疫歿於此，願求身代，雖死如生。」復叩首痛哭而去。應門老僧見仲兄夜深必來，所禱只此語，亦感動流涕，不忍夜眠以待之。禱至兩旬，不

復至，料病者舉得生矣。忽一夕僧寐方覺，聞仲兄哭於殿上，聲益悲於初禱時，旋復大笑。若有衆擊節和者。僧大疑起而察之，則濕螢羣飛，重扇上落葉可掃。詰旦門啓，輒聞途之人歎息，相謂舒二郎孝子也。九歲兒月餘侍疾無少懈，父母兄弟疫初愈，二郎遂積勞，臥病數日死矣。僧不覺驚怖失聲，執途人而告其求代及夜來所聞行路之人，皆爲泣下，獨吾母尙未知也。母病最後愈，猶失音彌月，不能言。方仲兄初病，人無知者，所臥幃爲鼠所覆，壓其面，通夕不呼。乳媪往視，始見之，以爲寐也。奉幃則聞呻吟曰：「勿令吾父母聞吾病也。」幃夜二鼓時，已墮吾面。嗚呼！痛哉！吾仲兄之至性純孝，將死猶用心酸苦。若是其病其死，其所以不令母知，固皆已曲成其志。然是時家事之敗壞，久病者之昏沈，瞽亂九死一生，不復知生之可幸，死之可悲，至於此極，奈何可思。仲兄既不服一藥，求仁得仁，默默以死，試思其求代之誠，以病爲樂，旣病之日，以死爲安，惟恐傷病母之心，但囑云：「死便埋我。」其人其志，夢蘭更何能擬諸形容，亦何忍曲爲摹畫，第追思哽塞而已。甯夏有畢貢士者，富於財，所居宅旁闢隣舍數十百楹，築爲典肆多年矣。一夕空中飛落一碌碡，裂其階石，舉室震驚，典架卽烈烈火起，水軍羣集，激以水，則非火也。其妻妾聚謀，相謂明日當避於某莊，或言衣某繡，戴某珠，則見所謂珠繡者，紛擲於前，眷屬益惶怖，持兵相衛，忽聞兒啼庭樹上，梯而接之，卽抱中兒也。竈下婢尋復奔白：「大甌曉炊將熟矣，忽聞雞角角聲出甌中，急啓視之，雞飛去，飯猶米也。」白未竟，貢士適延一符籙道士來驅邪，爲戶限所仆。婢卽搖首瞪目披髮，掌批道士頰，作秦聲叱曰：「若何來，吾豈妖耶！畢叟毀吾屋而作質庫，吾歸見之，惡得不怒，是以驚擾之，與汝何涉？來驅我。」復掌批道士畢，遮護遂批畢頰，畢怒，嗾羣僕捉婢欲笞。

則見樓上相風竿倒地，卽橫撞諸僕之蹠，罔弗屈體，呦呦言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婢乃鼓掌狂笑，顧畢曰：「叟尙疑我是汝家婢耶？」畢至是始信有憑之語者，長跪婢前，惴惴言：「我屋皆契買於隣，無強闢者，神何故遷怒相責？」婢容忽慘斂，呼畢起，徑入其閨，妻妾皆挽手匿窺於幃，則見婢揮泣指北院老楓曰：「吾夫手植也。」崇禎間，夫死於寇，吾恐不能全其節，自縊於此，吾旣以烈死，不忍求替，又無生期，遂久依蘭州聖母得「五通」之術，仍不崇人求血食，以是陰德，應託生固原副將爲女，路經瓦亭，適神役來迎，舒二郎復位，吾因念家在此邑，附之同來，見此楓樹在汝家，悽感怒發，遂致紛擾，汝雖購之隣，然能爲我作佛事，我且德汝。」畢諾諾首肯，婢遂直趨一炭室，偃臥，衆莫敢窺。次日，此婢忽大譁，奔告主母，奴不知何時熟寐炭上，頃覺，則旁坐黑毛人，掩奴口，囑云：「主人旣許我追薦，我不擾矣。」主母又觸我於堂，我醉臥礎上，主人見之，遽驚仆，彌令我慚，爲我謝主人，都莫懼避，第速作醮，汝能傳我語，亦不汝祟。」并以錢一掌與婢，婢待毛人去，卽棄錢而譁。畢方偃臥，聞婢語，呼曰：「有是哉！吾頃謁祖，見搗衣石上兩巨目，爛爛開闔，怖幾死。」畢妻則言其早間盛饌禱祠堂，求祟不擾，皆婢魘寐炭室後所未知者，衆益畏服，趣召僧瑜珈，競作國人皆傳而異之。當是時，畢謁吾父，父詰以傳聞之言，畢縷縷自陳如此。然則吾仲兄孝德所感，仍作瓦亭山二郎神矣。時母已知仲兄歿，拊心大慟，淚雨下，不聞哭聲，熱雖退，而音未復，勢尙可虞，吾父竊憂之，遂屬畢卜病於祟。翌日，畢欣然傳語，謂以病狀命其婢往叩吉凶，婢畏縮，追之始逡巡入於炭室，則毛女已迎立，告曰：「舒二郎母病本不可爲，肺氣絕而語音全失，二郎曾語我，音在東方日出處，縣君第力疾登樓，東向跪，作艾七壯，燃瓦上，對日向咽喉吸之，音可

立開，速令汝主人往白。」畢，聞之駭異，欲驗其術，故早來。吾父雖未信，然不妨姑示所語，誠婢媼扶掖吾母登西樓，試燃七艾，向朝日跪而乞音。時夢蘭已六歲矣，隨母跪樓上，眼見此事，猶記艾烟未燼，吾母已呼夢蘭曰：「崽，汝亦病瘖作如此狀乎？」遂放聲大哭。樓下悉聞而驚曰：「太太生矣！」嗚呼！痛哉！仲兄孝德竟能於代死之後，復起沈疴。百歲人所在不乏，其於事父母生死竭力，有若此九歲童子者乎？有之，則吾兄之壽，不翅百歲；無之，則吾兄之壽，轉可千秋。仲兄之天，正仲兄之所以壽也。或乃僅惜其髻亂入塾，已通六經，設假之年，何求不得，此則世俗中功利之見，不足爲孝子重者。聖人師項橐，正不必以貴壽期之明矣。吾家小宗，單傳數世，至曾祖王父下始生從兄弟一十五人，其十二卽仲兄也。一下殤之子，兄若弟，不忍割棄齒而序之，實以有成人之德，則成人之非偏愛也。

夢蘭己卯生。四弟甯安，保生壬午正月亦與仲兄同年歿。其未歿也，得餅餌輒獻諸仲氏之靈曰：「哥哥可憐，」然後食。嬉戲則自爲將軍，令我作衙官，執戟旁侍。予時已六歲，絕愛此弟，樂爲之執役，不辭。父母而下，亦罔弗憐其慧者。一旦痘發，症甚險，所延痘醫般翁者，視之攢眉。予心大恐，長跪般翁前，請曰：「救吾弟，」繼之以哭。般驚拽之，且誑曰：「無礙，老夫當必爲三郎愈之。」予始大喜。署東有新屋三重，其中爲客堂，左右闢複室各二，鏤牕飾綵過於密，故內室不恆有光。客堂亦常扃，几榻上塵可書字。明日向晡，涂氏姊忽召予曰：「三弟來，婢言貓產四子，在東院左室，盍隨我背人往觀，各取其一。」予聞之，踴躍前導，入東院兩層，啓扉入左室，不聞貓聲，呼之則應於複室。於是覓得其巢，欲攫貓子，就牕看貓母，遶足號。姊曰：「休矣，姑令其乳哺彌月，再來取。」予遂捨貓隨姊出外室，聞堂前怪聲甚厲。

詣戶窺之，則見西壁第二椅坐一黑物，黯黯如烟霧。中有人形，不能辨雌雄面目，劃劃作聲，其物又時立椅上，頂摩承塵，旋復坐，起伏不定。予觀之目眩，遂閉目，跌坐於地。姊大怖力弱，欲牽予起，不可動，亦都不敢啼，畏黑物也。署有獵犬，甚瘁惡，聞怪聲跡至東堂，則奔吼直登其椅，怪忽不見，吾始仗犬勢，扶二姊，憑之而歸。聞吾母哭於內寢，則四弟頃已痘殤矣。舉家號動，悲忘其恐。涂姊復誡我切不可言見鬼事，致撻父怒。然至今每與姊言及所見，歷歷如在目，究不審所見何物。或曰：「卽四弟之魂魄也，人小鬼大，且彼慧愛戀兄姊，故向之啼踊。旣爲異物，則聲態迥異乎人，轉爲所怖。」或又以爲卽畢氏之崇，二郎命之迎四弟，亦未可知。蓋四弟痘障兩目，猶時見二哥來云。涂姊嘗兩是其說，質於予，予莫敢決。總之，皆鬼也。迂儒謂無鬼，信乎？四弟卽耐瘞仲兄之墓，墓在中衛寧安堡西木廠側，有雙碣焉。夢蘭至不肖，年四十餘不聞道，又曾無一事之知，一技之長，僅仰賴父祖遺蔭，不耕而飽。又幸有長兄賢勞，卅年遊宦，以終二親養，俾夢蘭不必干祿，而得免不孝之名。又得遊山澤，觀魚鳥，久居天池，蕭然度夏，皆父母長兄之賜也。惡敢不於先忘日追慕紀述吾長姊仲兄四弟之孝友逸事，以慰親泉下之心，永

孝義門內之傳，稍減不肖子庸惰之罪，尙冀吾子姪外甥熟觀之，以勉爲善哉。

辛卯。大雨終日，昨所謂涼者，變而寒矣。西輔客衣皆著之，猶有懼色，不免避熱來，復避寒歸，歸仍大熱，則又復追慕天池，人生亦安有兩面便宜之境，可深思也。

晚晴。峭壁下泉聲瀼瀼，使我忘天池之高，恍似棲賢北樓聽玉淵索句時也。銀河歷歷，在天池魚藻之

中，泉亦時沸湧作泡。寺僧曰：「地雲起矣。」蓋山下雲起，則池中泡作，歷驗不爽，山澤通氣，不其然乎！
壬辰。朝寒，覺綿被尙薄，盥漱始畢，老僧復邀予看雲。往坐凌虛台，假蓋松下，見諸培塿上，冒絮紛起，縣
繇藹藹，聯屬作片，則緣崖漫谷，彌望四塞，浮游蕩漾，浩如瀛海，莫窺其際。俄頃卽四散消滅，山河大地，
仍到目前。此造化之奇文，山川之壯觀，人顧以習見忽之，暴殄天物，莫此爲甚。是猶作試官浪擲佳篇，
不免受才人白眼，不可不戒。

晡晴漸暖。宗慧見昂下百合爭花，荷鋤掘之，得百合一筐；西輔狂喜，以謂倘絕糧，此可恃也。予笑命煮
食少許，味正苦，但西山之薇亦未必甘耳。

竊謂且暮如呼吸，雲如夢思，朝雲之變化，則閒情妄想也；夜雲之變化，則香衾好夢也。然則天香「雲
譜」仍是造綺語之業，破戒可乎？

癸巳。陰涼。服秋季丸藥三日矣，睡起覺口苦，因憶四旬來，以嗽止藥，不復有口苦之異，以爲在家貪夜
坐少寐，故口苦耳。今則戌臥辰起，仍覺此異，豈丸藥之弊乎？薛公望當代名醫，爲予切脈至數旬，始贈
此方，故莊谿力勸之服，未嘗無效，似不可以口苦輟也。隨筆記之，以俟歸質之莊谿。

山蠶釀蜜巖穴間，每亭午雲游入牕，則蠶聲隨之，栩栩滿室，雲散亦散，殆必採雲作密也。故予天池雜
詩謂「山中蜜有烟霞氣，世外雲無富貴心」，紀此異耳。

星河夜朗，低頭見牛女會於天池，始憶今宵七夕也。假使廿年時客中觀此，必有小詞。四十老夫，不作
此曹狡獪矣。

甲午。晴，早涼。臥聞知客僧與樵子闕於山門，遂不欲起，久之聲息，蓋倦矣。徐徐盥漱，臨天池觀魚，鬚眉可數。夜來所謂牛女者，渺不復見，人間事何莫不然，愚者兢兢守妻子貨財於石火電光之內，不轉眼都成幻泡，得不與僧樵之闕，同一晒耶。

辰正刻，復陰，想人間秋雨不乏。去此十餘里，有金竹坪，泉石可玩，欲晴霽一往遊也。書至此，簷聲潺湲，雲又入吾新竹簾，若篩玉屑，停筆歛之，作燒筍氣，豈適自僧庖來乎？惜雲不能語，第見我默默枯坐，握管對虛空談耳。

朝飯雲中，一綵蜨乘雲遊戲至簷下，爲蛛網所縛，吐哺救之。適有行者至，知客見其檻縷也，傲而詰之以會謁何山，行者曰：「五台南海普陀，今自曹溪度庾嶺，特朝廬嶽。」知客曰：「所朝諸山皆乞有硃印爲憑否？」行者曰：「何須此物，所參在心印，不在紙印。」知客怒叱之，以爲謁山皆妄語，遂大譁笑，自謂能駁倒行者，嗾沙彌以數餅揮而去之。行者作吳音嚶嚶，自語似笑，知客瘋狂者，知客復岸然示衆，謂行者瘋狂，宗慧亦從而和之。予窺簾匿笑，以謂兩僧孰瘋，姑不具論，此行者妄遭白眼，殆亦如綵蜨雲遊，忽撻蛛網，清淨禪林，殺風景惡緣屢見，不離五濁，而欲免簾中匿笑，何可得哉。

乙未。朝晴，涼適，可著小棉瓶，中米尚支數日，而菜已竭，所謂饑也。西輔戲採南瓜葉及野苺，煮食甚甘，予仍飯兩盃，且笑謂：「與南瓜相識半生矣，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，孰謂貧無可樂哉！」昔嘗侍食於怡恭親王，膳羞數十器，王猶顰蹙問予：「近頗有新物可口者乎？」予笑對曰：「盡撤諸餚，隨意留一物，至日昃乃食，皆可口矣。」王亦大笑。今日食匏葉而甘，卽此義也。

丙申。晝，陰晴不定，頗涼快，夜忽風雷怒作，臥聞闢戶掀瓦聲，轉不聞雷，但飛電滿牕而已。殆以萬木羣吼，掩雷霆叱咤之威耶？

丁酉。朝風息，遂晴。碧天如洗，池水蔚藍可染，赤鯉游之，又恍若金梭織素，良可玩也。祇以夜來不寐，頭目岑岑，不欲游，命宗慧詣黃龍乞炭烹泉而已。

宗慧在吾家執役於庖，吾非祀竈不入庖，一歲之中，相見無幾，但識其狀，似乎短小精悍者，故此遊命之荷擔，渠甚樂從，始問其名曰宗慧，則又喜其名近釋，遂樂呼之，亦更無他僕可呼，於是乎朝朝暮暮，耳目之所接，無非宗慧，一若天下於我，未有親密如宗慧者也。天下之僕夫，亦未有賢勞如宗慧者也。宗慧頗亦伐其功，恆謂主人食無菜，奴登某山，入其壑，掘蕨採薇，屢傷其足，又嘗見一人息厭厭坐陰崖下，見奴而避，問之不能言，但頤指山北，俯仰之間，忽不見，得非鬼耶？予聞必慰而勞之，未寢，卽先命之寢，既食，則速命之食，搗蔬來歸，則揮使晝眠以憩。天下之可信可矜，又未有過於宗慧者也。既而思之，夫人情蔽於近習，而難以達聰。漢唐愚闇之主，深居簡出，不恆與忠賢卿士，諮謀治安，耳目所交，總不外宦官宮妾，久久亦漸若天下之可親，未有若宦官宮妾者也。天下之賢勞，亦無若宦官宮妾者也。宦官宮妾又誰不自衒其能，自伐其功，以爲外廷人人有家室，誰不欲竊君之柄，唯奴婢死亦從君，何須權利，於是乎闇主信之，假以威福，鮮有不塗炭生靈，肝腦將士，幸而不至於更姓改物，子若孫尙仍舊習，牢不可破，甚至身受其害，猶不悟。若唐德宗之念盧杞者，明英宗北狩歸來，尙思王振，至懷宗國事已去，猶祀杜勳，近習小人之毒，中君心深錮如此，可不深思切戒乎。唐明皇才識英偉，開元之治，日

與姚宋張盧諸君子訂謨講貫；遠近之人，無不愛也；遐邇之言，無不察也；宦官宮妾，亦何能蔽其聰明。逮夫諸賢徂喪，豔嬖諂佞，始從而借其聰明，充其嗜慾，豪傑作僞，百倍中人，遂釀成天寶之禍，流血萬里。才穢若彼，寧不悟婦寺爲殃，顧乃雨鈴傷聽，只念楊妃，不復念祖宗創造之艱，與億兆蒼生之命，以及劫遷西內，但愍力士，曾不悔寵任小人之失，及修身教子之無方，抑何闇耶？一人之身，明闇各半，其效皆由於耳目所近之智與愚，心思所任之賢不肖，習與之化，自性乃遷，又不獨笑明皇矣。且如吾比在家，雖亦孤陋，然日夕窮經考古，則有晴川塾師；講求時務，則有樸園外甥；莊谿相過，則研理析疑，風趣橫生；修常若來，則商確齊家和平精實；至若語文字用筆之妙，論詩歌聲態之精，則如龔漚舸黃仲實二三同學，偶一過從，或緘書質難，發函啓口，動足移情，諸戚友皆賢才也，故能益我知能，消我鄙吝。宗慧之徒，又惡從識我之面，且如宗慧之才之志之狀貌，雖一年一見，不爲疎，終身不見，亦無足思慕。今竟能使我但覺其可親可信，至於如此，豈有他哉？亦祇以離羣索居，日蔽於近習之聞見而已。由是觀之，士大夫之寵任門僕吏胥，魚肉其民，以上負國恩，子弟之溺愛床第，而孝衰於親，悌衰於長，及癡憨執袴，比匪狎伎，反怨薄良友，令妻而不之顧者，亦豈皆不智之人哉？之其所親近而癖焉，則慾長道消，不至於敗德遺誚，五倫離叛而不止；兼至死又都不悟，良可矜也。故聊於遊戲弄筆之頃，一微諷焉。西輔比乞得少許乾醬，適主僧以十數秦椒見饋，和醬食之，贊不絕口。因憶丙辰秋日，偶與鎮國公永珊同齋於覺生方丈，徹和尚苦行糲食，所供惟菜羹椒醬。永公稱醬美，笑顧予曰：「不喫長齋人，當不賞此味。」予笑曰：「誠然，但公已絕葷久矣，亦尙偶思肉味否？」公正色答曰：「凡事之所貴，必貴其

難苟不知肉味之美，而絕不茹葷，亦奚足尙？」予今食椒醬而美，始信永公不妄言，爲能受十足具戒，真居士也。

悶坐，偶獨詣捨身崖巔，俯窺其下，所立石忽動，瞿然而退，因歎憶伯昏無人之射，不易學也。

天池主僧蠢蠢然，木訥而靜，故可久處，惜爲知客僧教壞，下山必告，還山必面禮，意如此惡可不報，不免著吾敝葛袍，束帶往答，能無憾於知客哉。

吾敝葛著九年矣，非無輕紗，終不棄此。西輔頃疑而詰之，予歎曰：「此怡太綿王之贈也。王偶服此相過從，予美其樸且適體，王遂解授典衣官，縫合岐袂以衣予。綿王薨已六年矣，其筆扎玩好餽貽之物，雖多品，無一棄者，念故之情，賴茲不匱，至不恆宣之於口，形之於筆，則畏魘生俗子，或疑我喜誇貴游，故默默耳。」

西輔見後山月色極佳，呼予出觀，遂緣崖徐步，淒涼明淨，寂若太古，因憶范德機「雨止修竹間，流螢夜深至」，妙得鬼趣，合天籟，真不刊之句也。印香王子昔語予：「比夜忽得『大地惟山靜，中天只月明』十字，自謂不俗。」予極歎宿根有悟。樂蓮裳書作楹帖，屬予旁注，貽印香，猶懸齋壁，而王子化緱山之鶴亦六年矣。頃因敝葛思綿王，逮其賢叔，尤覺愴懷，並記其好句於此。

遊山日記（卷四）

天香隨筆

戊戌。晴。西輔有事詣沙河，凌晨便行。

檢篋得漚舸近作，音格日高，是必爲後起詩人之傑，尙須以冷淡制其才氣，以肅穆斂其聰明，以薜荔蘭茝掩其思徑，則吾無間然。初盛唐大家，過人處不在才智，在才智所不到處也。

漚舸問宋初史事得失，殊有識，但儒林好議，亦匪無根。范竇諸公，當五季風教大衰之後，偶欠一死，以成其濟時之志，未始非世主良佐，蒼生厚幸。及其遺澤既斬，苛論遂出，罪彼者其惟春秋乎？故君子出處進退，必權以生平學識，身世從違，與當時之功，後世之名，皆合乎義，而後可以身許人，否則以此身還六合耳。韓王則起於宋祖幕僚，世宗時雖已服官，非所知拔，故責備稍輕，晚節之繆，論者且例以管仲魏徵之情而恕之，然則諸賢之不逮韓王，特不幸早達而已。

日將落，西輔登山，流汗喘息，言山下毒熱不可耐，予迎笑謂言：「前日乍寒，子已覺人間暑退，似可歸者，予逆知歸且必悔，果何如哉？」荷担人旁睨而笑，然則西輔之怨熱過於擔夫，非西輔之懦，實天池一月清涼貽之戚也。富貴人一旦貧賤，更易失節，亦猶此耳。

竊欲以嚴寒方貧，酷暑方賤，果能耐寒暑而不怨不避，亦美德也，予有失德，當知自警。

天池崖下一里許，有竹影寺，本石洞也。老樵曾於少年時，揉升而入，兩壁磨崖，字高於其身，最上石室可坐十許人，几榻皆石。洞外則有王陽明「廬山高」及「竹影寺」「白雲天際」諸石劖。不謂卅年來，兩壁漸合，僅能於洞口側身望尺咫未合之處，斜光射入，石上字隱隱可讀。設使非龔開今合，安有鬼工能入石罅刻等身大字者乎？以是悟古人往往於木石或水晶之中，見有書畫及竹葉桃花，詫爲奇絕，皆此類耳。山河大地，與天同氣，本亦無時不生，無時不變，一息之暫，可喻滄桑，甯俟有力者負之而趨，始歎化機難測耶。

天池之芳冽固矣，不謂能以彼之清，澣物之垢，無濁不淨。予居兩旬，巾服皆潔如新製，竊歎其有體有用，真聖水也。行當破大竹汲貯數甌，歸飲蓮根詩社人，以表潛德。

爲西輔荷擔劉樵者，旦旦爲人斫香薪，寸寸截之，負至南澗水碓中，舂爲香末，諸蘭若供佛之香，胥賴焉。廬山深處水碓，皆呼爲「香碓」。本此。予比山居雜詠有「深谿轉水舂香碓，幾樹蟬聲挂夕陽」。蓋偶眺南澗時作。山上不甚聞舂聲，但聞蟬耳。

劉樵言斫香薪者，往往懸崖失足，輒無生理，有一樵爲崖石所壓，救至，羣舉石，則足已糜爛如醞矣。壓者接踵，至者仍繹絡不絕，則信矣。山民生計之艱也。

劉樵問宗慧工食多少，曰：「七八千耳。」樵歎羨曰：「子何修得此清福？吾日荷香，陟危崑，跼跼流汗，家復蚊而熱，睫不敢交，則又裹餼上山去，終歲若此，所得纔半於子耳。」西輔詰之：「以如子勞動，亦何之不可？」樵曰：「吾甯不思逸，然父母老矣，吾兄弟六人，同力荷香，僅能不凍餒父母，更何忍畜妻

養子，自累吾職。」舒白香聞之，肅然起敬而嘆曰：「是真盛世良民也。昔賢任宰，衡司教養，脫能使天下民心，人人若是，雖欲致君於堯舜不難，而顧疑三代直道不在斯乎。自信不能識時務，然嘗讀歷代之史，所見古時卿相以下，及郡邑有司之不若樵者，食君厚祿，自千石以至萬鍾，猶尚貪婪酷虐，不恤其民，以致獲戾王章，籍沒贓產，動輒逾數十百萬；其甚者，婢僕優伶，履珠炊玉，而堂北封君，蹙額艱窘，不獲名一錢濟他三黨，而翻爲其子之僕妾寵嬖所輕笑者，比比皆是，無怪蕭居士深惡其人，而肅然致敬劉樵也。」吾自聞劉樵之言，不復念宗慧私勤第景慕劉樵公義。因憶明皇幸蜀時，田間父老面陳其過，不唯不怒，猶嘉嘆焉。明皇之天質固高，亦實其德慧生於疾疾之驗，倘使安不忘危，能於開元方盛時，殷殷察邇言，訪良弼於芻蕘側陋之下，蒙塵之役，吾知必免事，固有成數，惟君相不可言數，是春秋責備之義，即臣子責難之忠也。

己亥。晴暖。亭午雷殆將雨，乎陰涼適意，遂題兩絕句於四仙祠外粉壁上，書畢，數之得七行，就上首橫讀，竟成「天仙一人枝上飛」七字，居然可句，豈周顛仙人方游戲古松之杪，微示乩意於天香筆端爲笑樂耶？無心巧合，良亦可喜，并記之。

庚子。晴。薙髮人昨晡過此，以畏虎留宿，僧亦慮其虎食也，故往往留宿與餐。今晨遂爲我煎香沐髮，至三澣天池之水，可謂潔矣。

午頗熱，於是煖天池之泉，浴吾塵垢，盡香皂三丸，然後振衣而起，則風雷大作，山無一寸不出雲，雲亦無一寸不雨。天忽變寒，呼湯稍遲，則不復敢浴，可謂千古一時，生平快意之遭，莫勝於此，吾體作青蓮

香矣。

辛巳望。世尊佛以今日入胎，至明年四月八日始出胎，故後世七月十五作盂蘭之會，報母苦也。晨起

爲先慈禮佛，遂以黃精餉老僧。竟日晴明涼爽，氣若高秋，但不審人間熱否？

日將落，度南澗緣崖而上，至文殊塔望東林西林二寺，乃在平疇岡阜間，無甚清景，想直以高僧名士重於古耳。九江郡依稀一掌，介彼瀾漫秋漲間，允稱澤國，人亦何苦欲久視爭雄於滾滾黃塵之內，不畏熱耶？

步月還寺，見老僧負手太息，天池上一半尺金鯽，豢廿年矣，適以產子不落，斃而浮，人皆惜之。予謂小魚壽若是，亦足抵人中老婦見七世孫者，猶尙產子，惡得無厄？且彼幸生天池，享盡清甘之福，又久叨佛芘，沒於中元，緣命不小。以因果測之，當有莊姜鈎弋一流人生此江右。乙丑四月生，即此魚也。隨筆一笑。

壬寅。晴。涼。命宗慧澣敝葛袍。

西輔鈔輯予少時詞曲殘稿得一卷，釘之。

癸卯。晴。涼甚，著絲葛四重，行日中無汗，可謂爽矣。

檢行篋得漚舸所選毛澤民小詞，讀而善之，爲點識精神所在，裝作一卷。

甲辰。涼爽如昨日，但微陰耳。澣枕衣於天池，甚潔，遂曝之矮松之上，枕此高臥，當可夢見陶貞白張志和一流人也。

乙巳 冷雨竟日。晨餐時，菜羹亦竭，唯食炒烏豆下飯。宗慧仍以湯匙進，問安用此，曰：「勺豆入口逸於筋。」予不禁噴飯而笑，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，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爲長耳，孰謂其遭際之窮，至於如此，何異蘇老泉本將才也。世主旣以廷臣薦，召而用之，乃竟官之爲邑簿，老泉亦拜受不辭，主臣皆失一失於知人不明，一失於自信不確，聊以惜湯匙及之。

丙午 晨起開戶，則白雲衝簾入室，塞棟披帷，枕衾皆濕。因悟曉鐘時擁絮如冰，殆誤擁濃雲臥耶？高唐之觀，宋玉之情，只如此耳。乃後人唐突神女，譏刺襄王，疑議蜂起，癡人之前，固未應說夢也哉。

宗慧試採蕎麥葉，煮作菜羹，竟可食，柔美過匏葉，但微苦耳。苟非入山旣深，又斷蔬經旬，豈能識此種風味？以是竊嘆肉食人孤負玉蔬，乘輿人孤負崑壑，生長富貴人孤負民間疾苦，果有志清修進道，尙其念哉。

入夜，塔鈴相語，涼月在牕，蟋蟀哀吟，淒清欲絕。敬憶丑刻，乃先子大事之時，不孝如我，惘然食息廿餘年，尙忝人類，能復寢哉。

二十一日丁未 先父守中甫保齋圖六府君忌辰也。平日盥沐，奉香楮，敬詣佛殿九叩首，回向資福，終日齋。

先二人同生己酉，府君終己亥，僅享年五十一耳。時以長兄牧永寧，迎養入粵。二伯父亦牧賓州。七月，初伯父適有事桂林，臥疾，府君冒暑往視，手調藥，呷應按摩，坐床前通夕不寢。伯父疾良愈，則長兄奉檄襄事棘闈，當交割州事，府君復觸熱還署。桂林多山，輿者夜行躋險隘，府君驚焉。府君性樂善，宦轍

所止無久暫，輒喜造橋濬溝，澗及興復有功之祀，雖貧乏必拮据藏事，永寧多同鄉賈，欲創許仙祠，多年未果。府君既就養州治，捐貲倡焉。七月祠落成，待府君歸而主祭。府君既入城，則先謁真君，諸首事肅逆於門，且曰：「大夫捐金樂義，吾屬無以酬令德，敬立生主於許仙之旁，永祈翁壽。」府君遜謝者再，衆不從。然後執爵祀神，衆兼將府君生主，樂作於庭。府君意欣然感之，滿飲數爵，然後歸。時正秋暑，急解衣呼湯而浴，浴起即頭眩潮熱，遂病。長兄意皇皇，求醫禱神，巫覡雜進。府君臥中聞祝咒之聲，怒曰：「安用此？吾試誦吾咒，以曉若曹。」於是衣冠起坐，喃喃誦數千百言，一僧竊聽曰：「楞嚴咒也。」然府君生平不惟不習咒，並不信咒。既而大呼長兄名，兄跪膝下拳拳捧州印，若辟祟者。府君曰：「癡兒，人誰不死！吾已受命爲接引，行在今宵，同事者周元理及某某諸公皆善士，殊不寂寞。騶從如許人，迎候竟日，汝曾不勞以錢酒，而作此態乎？」長兄垂涕出，焚楮於庭。府君曰：「婢媪皆避，不可近室門。」太恭人泣於幃後，府君遙語曰：「勿泣，第遠匿。」於是起立床前，整巾服，知未束帶，則索帶束之，且喟然語長兄曰：「生爲正人，死爲正神，夫復何憾！唯不應命夢蘭歸應鄉舉，致彼抱終天永恨，爲可憐耳。」言次復趺坐誦咒而瞑。嗚呼！痛哉！嗚呼！慟哉！此數端言行，稍近神怪，又非時俗所敬信，是以墓誌行述中，曩未悉載，然不孝聞之母兄，藏諸胸臆，廿餘年未忘一字，亦恐子姪外甥輩或未聞也。謹於先忌致齋之次，補記如此。至夢蘭不孝之罪，糜礫難追，終身之喪，慟深此日。猶記是科試卷，以錢坤一先生搜遺得薦，時餘額俱足，惟領解尙闕其名，用是搜遺，頗蒙謬賞，其四股義法，欲使充解，既見五策太冗長，有迂闊之論，乃復大索，得陳君解焉。孰知數千里外，已遭慘變十餘日，夢蘭尙懵然爲此，悔恨何

窮！故從此絕意省闡，不敢以不孝之軀儕多士矣。

戊申。夜來風欲捲屋去，達旦不眠。山僧言牕外虎迹縱橫，蓋虎亦從風而遊耳。竟日陰晴不定，我時在雲上，雲時在我上，或復暴雨翻盆，不能見雨，則一室之內，兩目之外皆雲也。

晚飯罷，隨喜至凌虛之台，反照射石崖，金翠耀目，俯視平疇，錯錯然濃雲四起，若錦茵之鋪絮未勻者，湖上亦然，則似河冰積雪爲山耳。朝暮爲此事，不遑暇食，惡得閒情更思及塵中事耶。

己酉。涼老僧招予至後山看雲，雲已挾雨入山門，俄而大注，晝如晦。西輔坐雲中抄詩，襟袖寒濕，急閉牕，謂恐有龍攬新詩去也。

知客師忽請赴齋，意在化緣。予笑謂古昔一僧攜經及二鉢入山，忽遇虎，以鉢投之，爲所食，復投以經，虎大懼而逃，僧以爲得佛力也。雌虎見其雄倉皇來歸，亟問故。雄曰：「遇僧。」曰：「何不當一齋啖之？」雄吐舌曰：「才喫他兩張薄脆，便取出緣簿來矣，敢赴齋耶？」知客亦爲之絕倒，蓋予實金盡，無可施也。

庭戶濃雲，至夜久不散，將復大風雨，爲變怪乎？久居絕頂，始知山之靈者，其晴雨溫涼，竟未可時推理測，譬諸美人才子，性情行事，必有異於庸流耳。

庚戌。曉鐘時夢覺，遂不復寐，以床下不見物，久臥未起。寺僧朝食，鐘又鳴，然後啓戶，則濃雲四塞，不審連日何故作此劇，欲逐客耶？然雖日晝無光，終不似塵中昏悶，損人性靈，故樂居耳。

西輔憐予久絕蔬，託春香人市得雞子及小魚二物，庵中居然有釜聲。頃予方漱，微聞宗慧白西輔，謂

「應食魚乎，食蛋乎？」西輔問尙餘幾許？對曰：「蛋止一枚，二寸魚則有三隻。」予不禁吐水匿笑。如此大事，尙須請命而行，則甚矣天香之窮，而宗慧之近於古也。

予比年交遊散落，索居寡歡，惟莊谿近在比鄰，常枉顧。今春則值其兄子瘵沒，愛女產亡，每相見殆無歡語，不能笑。晴川塾課專，不輕與東家言笑。漚舸新春歸，尙喜來會。或偶與莊谿相值，始聞聚笑之聲。上元胡黃海自嶺外歸，舟過我笑啞啞不絕；又攜得李繡子見懷之詩，此兩日笑聲屢作。既而吳白广棄官來訪，飲之酒。彭秋潭不期而至，莊谿漚舸王省堂黃仲實又適在座，於是縱談狂笑，爲之大樂。秋潭之笑聲清而中節，白广之笑則如蒲牢大吼，聲震瓦屋。因憶昨秋胡果泉北上過我，極口稱白广快人，生平於痛飲狂笑之外，別無所求，信不誣也。黎淇溪南昌任滿，始過天香館，談笑半日，其笑聲嚴冷而媚，三尺之外，幾欲不聞，與白广相反，而風趣過之，故亦可樂。劉恕堂往返兩載，未嘗真笑，一日送其宰弋陽之行，風雨驟集，久不止，於是乎略迹深談，始知其胸中大有所見，爲之一快，幾交臂失此笑也。唐詩嘆「一月主人笑幾回」，或以爲過，愚意則謂此猶是廣交人語，因記半年來快心之笑，只此數回，乃欲得之旬月耶？雲霧中悶坐無聊，隨筆一笑。

午未間雲散日出，居然辨髮者爲僧，髮者爲西輔，宗慧先是主僧自外入，犬迎吠，僧怒叱之，予笑曰：公與犬皆在雲中，惡得不疑而相謗？因記笑林有耳聾一人訪其友，其友外出，犬迎吠於門，則罔聞也。既而遇友於途，詰之曰：「君家何事夜不眠？」其友急搖首而辯，聾人不信，謂「苟非徹夜不眠，何故君家犬頻頻呵欠？」

一沙彌朝暮撞鐘，輒曼聲朗誦諸佛號，如老嫗夜哭，極爲感聽。風雨際尤覺淒慘，其貌亦劬劬可憐，終日荷鋤執爨，無厭倦之色。師若弟皆輕侮之，予心識焉。來生當作一多男命婦，享福壽，或作官，則必以年勞超擢，白首無禍，但碌碌少奇節耳。一沙彌眉目頗姣，其師愛之，延知客教之誦經，夏楚詬詈聲旦暮不絕，甚至握鈴鐸擊鼓而誘，可謂勤矣。竊聽所教，則皆世俗中薦亡祈福之語，與佛之所以立教，僧之所以爲僧，未嘗講也。其意蓋在博齋襯以爲利耳。此沙彌曉暮擊鼓，輒多躁妄之聲，聞之生厭，固由質劣，亦未嘗非教失也。三代人才之盛，自童穉父母之前，以及就傅交友，所聞善教，無非修言行以學，盡子臣弟友之職，利慾之戒，又深入其心，而不敢犯，逮其學識充明，朝廷始相德以官，量才而使，故所事皆有可觀，非風教得其本根，何克臻此。漚舸今年在一家教讀，每爲學子說讀書要切定身心求解，始真受益，其徒甚驚疑其說，以謂此聖人所製題目，留與後人干祿者，與身心何涉。漚舸偶笑述於予，予曰：「毋，此真可痛哭傷心之語，何忍發笑，第自勉之，勿令真正讀書人以此童所志薄我可耳。」今見知客教沙彌，勞而無益，反不若荷鋤執爨之僧，清真寡慾，不失人道，從可悟以利慾爲教，竟不如不教爲愈也。

龔漚舸本字適甫，立志修言行，文學益進。予往在漢江舟中，寄一偈云：「靈關有祕鑰，閱世常一啓。中有窈窕人，顰眉出於世。或爲大豪傑，甚至爲聖賢。栖遯則爲仙，救度則爲佛。是皆通宿命，福慧靡不有。其或厄於遇，降爲奇絕人。淖約若處子，倩盼獨娟好。所事都不屑，岸然傲虛空。覲彼曼殊花，吐爲五色繭。抽絲作文網，萬物無所遯。肯受此人役，世法半蠹迹。但使百姓由，日用而不知。道妙惡可說，脫謂聖

無祕，性道當易聞。脫謂聖有祕，性外却無道。至道若麴蘖，無論作何酒，不可須臾離。又如春在花，無論結何實，一花偷一春，人但謂花好，不知花即春。人但謂才美，不知爲道靈。易載道之根，禮載道之幹，書載道之實，詩騷道之葩，聲節道之香，辭華道之色，其實本一物，幻爲種種形。舍本而逐末，如捉隙中影，到死無所得，是名爲俗學。近古鮮通才，多爲學所誤，甘爲一世士，無怪爲俗學。苟爲百世計，必先窮道源。心與天爲徒，一若我已死，豈復可富貴？一若我未生，豈復有嗜慾？隨俗辦人事，心斷不可俗，是爲奇絕人。斯文所託命，拚此數十祀。與彼神聖人，作一牛馬走。百二靈關中，適甫必能到。一漚舸之所志，迥非俗學與之言，故如此也。偶以證沙彌釋學之誤，嘆憶漚舸，遂牽連書之。

格物窮理，以致其心之所知，無時或息。若天運之健行焉。守身素位，安靜無爲，則效地體之鎮而有常，此儒者居易俟命之學也。心妄動則慾念搖之，身妄動則人事擾之，皆由自取，畢竟無益。蓋理明而德進，益也。殉慾而趨利，損也。

觀人在居平無事時，能不從衆逐嗜慾，則授之以事，可以有守。聞人言可樂可榮之遇，而不爲動色馳情，則假之權寵，可以有爲。然要在居平無意中，觀而察之，偶然矯飾，可暫而不可長，僞物必敗，亦終不可欺人也。

理明則心開，氣正則心平，方可望學問變化氣質。苟不能窮理養氣，則讀書雖多，氣質如故，竟謂之不可學也。

胡子問「顏聖所好何學？二程子對作何等語？」此中最耐人尋味。

「心苗仗理培，」頃得此五字，并識之。

心不妄動，不惟是明德工夫，便欲學二氏「葆光，」鍊神，「長生，」久視，「出生死，」亦不外乎此。果能永不妄動，漸如止水，影過鑑空，毫無計度，亦最是安樂法。吾極羨此境，深愧未能，始悟英雄才子，不過鞭此妄心，以作爲奇文創事，媚世驚人，自性本心因而全失。初意亦只謂慧中有劍，或可降魔，殊不知妄心狂慧，即魔也。譬諸澆油救火，更無熄時，折屋斷火路，令火自滅，却又非矜才好勝人所能猝辦。故往謂造道有存養，無捷徑，先除妄念，庶幾誠意有下手處，不自欺以充其智勇之量，則妄日除，而誠日著矣。漚舸試庠序此理以爲當否？

或問人品高下之別何爲定評？予曰：「善哉問，自後世以石隱忘世者爲高尚其志，而蒼生社稷幾成貪濁者，漁利之藪，是誠學道者所當辨也。蓋學以成己之德行爲高，仕以求不愧所學爲高，工賈以食力營什一，不作僞不欺爲高，農爲本業，其迹近高，但能作苦有恆，以養父母，則品高矣。此四民高下之迹也。至於學士用心，義利誠僞之間，高下之分，何翅霄壤？夫一念在義，而出於誠，雖爲人牧豕作傭，無害於梁鴻之高；一念在利而作僞，則雖謙恭盡瘁，取法金縢，適足重王莽之罪。人品高下實在乎人所不知，己所獨知之地；近道斯高，近慾斯下。出處顯晦，與執業同異，則所謂迹而已矣。高下之真，不在此也。伊呂夷齊同一高品，桀跖莽操同一下流。」

遊山日記（卷五）

天香隨筆

辛亥。晴。平旦即起，命人詣黃龍求寶樹種子及大竹截筒，爲汲天池招隱聰明瀑布諸名泉，歸飲入山來，猶念我者一念之德，深於一飯，故彼以兼金，我以泉報，脫笑吾迂，則此泉無分矣。

偶至前山，見烏翠蝶二，大於掌；又有大粉蝶一雙，栩栩然穿花對舞，或兩兩接翅翻身，媚於歌女，良久不散，疾呼西輔出，則已僅存一蝶矣。仙師南華先生，乃千古第一高明才子，其載道之言，發義易敦化之妙，却無一語落陰陽卦氣之障。其諷喻紀事，格物攄情，無義不精，動筆啓口，輒令我死心拜服，至老而不衰。於戲！不知天地何故以一石全才付之吾師，而又使長窮不死，著爲此經，以娛樂二千年後南華弟子，厥恩甚鉅。故吾每尸而祝之，愿先生永不落劫入塵世，長爲蝴蝶戲花間，足香豔之清娛，食才情之福報。頃見此蝶，不覺歎先生之文，何其妙也。

日來已衣袷，頃默計之，凡絲布六層，想人間必有裸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桂林有汪秀才者，聾其耳，性喜刻印，終日兀坐同朽株，聞見都絕，心如凝冰，故盛暑亦能衣絮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汪又能彈琴，使客聽之，居然成操。蔣香雪極賞其印，价於予，予得友汪之枯寂，以祛熱惱，意甚樂，遂留之度夏，爲予作五十餘印。汪字道幾，貧而傲，又最怕冷。某學使者憐其才，招至京師作騰錄，爲仕進計，已入館矣。及

冬惡寒，遂棄之而去。比語予曰：「僕往謂都下士夫亦無甚大過人處，及身歷嚴寒，立時舍去，始歎服羣公不可及也。」此丁未年事。己未，伍雨田公車至京，則言道幾已窮死，予時念之，補記其言貌於此。食時西輔忽問予：「同此字，同此章句，何故有妙有不妙？傳與不傳，殆亦有幸不幸乎？」予曰：「姑舍是，汝知刻印，姑與言說文妙爲少日，試思少女之日，與老嫗之日，妙不妙在日暱乎？日神乎？」西輔曰：「暱肉所爲奚足愛？」予曰：「然則汝無難辨傳文矣，又奚疑幸不幸哉？」

天池一雄鷄，距長三寸，行則弛其股，而後能步，日出則負暄矗立，人擾之不驚，朝立殿西廊，暮徙而東，有恆度。予居彌月，絕未嘗聞其啼聲，始心異而問其年。僧曰：此乾隆四十八年所蓄也，一生無匹，故能壽年高德進，悟虛聲之無益於世，故不鳴。昔人謂鷄有五德，其家之館師則謂七德，蓋自謂喫得笑東家捨不得也。此鷄則更有耆德口德，九德咸備，竟可以鳥紀官矣。

黃龍竹萬竿，西輔選一絕大者，截作八筒。予命宗慧穿節浸天池一月，然後以次鐫字，作天池竹影黃龍潭棲賢三峽招隱瀑布聰明泉佛手露凡八目，總名之一「八功德水」。歸裝若此，差可自豪，但恐老妻見予一身外，惟八大竹筒，疑其作叫化總管爲絕倒耳。

千年寶樹下，竟有孫枝，茂禪師許贈一本，和山土盛以竹器，必能移植。天香館生根發幹，由扶寸而尺，尺而丈，丈而尋常，尋常而百仞，入雲參天，至爾時，吾在何處？

壬子晴暖，宗慧本不稱其名，久飲天池，漸欲通慧，憂予乏蔬，乃埋豆池旁，既雨而芽，朝食，乃烹之以進。飢腸得此，不翅江瑤柱，入齒香脆，頰不容口，欲旌以錢，錢又竭，但賦詩志喜而已。予往作觀音土詩，有

「昔賢憂民有菜色，欲求菜色安可得」之句，今而後，予庶幾有菜色矣。

茂林遣弟子來問予疾，並言比嘗過棲賢，文海禪師時時念問蕭居士，又不知流寓何處，疾已瘥未？不禁感歎，信古道存於鄉也。西輔宗慧詣黃龍，茂林必設齋款曲，予亦欲款其弟子，則豆芽又竭，似未便齋以白飯，於是大索行廚，得炒米蔗霜各少許，命宗慧淪之以奉，爲兩甌，知客師亦同餉焉。都復感謝，予不但愧且樂矣。又索得莊谿所寄寸金丹數裹，遂以之報問其師。自此行廚中食物都盡，唯存茶具，及八大竹筒而已。

茂林弟子茶話間，予偶問黃龍老虎無恙否？弟子答言：「自居士爾日入山門三嘯之後，遂久寂然。」予不覺爲之泣下，賞音難遇，虎尙知矜惜其聲，而謂鍾期既沒，伯牙忍彈琴媚世乎哉？

癸丑。晴暖。薙髮，至天池已三剃沐，所落髮悉以天池水灌入文殊巖中，其迂潔可笑類如此。往見一疎狂後生，憫不佞無知無求，每慨然曰：「丈夫在世，要當立不朽之業，故某每舉必與誓，不作第二人想，不似公少壯酣眠，甘心自棄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，非聖人語耶？」予唯唯引愧而已。夫立德立功立言，此所謂三不朽也，予至不才，何足語此。頃偶失笑，人身唯髮不易朽，吾髮既入文殊巖，則高爽堅固，濁穢不侵，其不朽當倍常髮，惜乎疎狂後生，不及見吾髮不朽時耳。

文人之事，所以差勝於百工技藝，豈有他哉？以其有我真性情，稱心而談，絕無矯飾，後世才子可以想見陳死人生前面目，如聆警效，如握手促膝，燕笑一堂，不能不愛，則稱之，稱則傳，傳斯不朽。至其中所載之道，所紀之事，所傳之情，又各有苦心熱淚，奇趣妙裁，深人讀之，則歎其羽翼經訓，有關乎世道，人

心，微諷曲喻，以風世勵俗，未始非文人之功。而又因其語言，考其出處，窺其志趣，以定其生平孝友忠信諸大端，爲誠，爲僞，爲厚，爲薄，爲憂世，爲亡情，爲儒，爲墨，皆不難以遺言論定，則亦可以見文人之德，是一端不朽，未嘗不兼三不朽，故其事爲士夫所尙。顧乃僅僅爲一身光耀，或甚至銜己驕人，殃民縱慾，爲身世詬病，則淺俗無賴，不可復言文事矣。夫蘭亭一帖，絕世書也，至今所以能臨摹彷彿其當時筆意，未嘗不賴勒石者摹擬刻畫，以存其不朽之形。聖賢遺言，治世之經也，至今所以能家喻戶曉，兒童皆知我聖人姓孔，賢人姓曾，私淑之賢人姓孟，未嘗不賴舉子業摹擬刻畫，以明其功德之大。此二事雖至不倫，理可相喻。吾嘗二十年愛蘭亭矣，臨摹無少間，然卒未考唐以來勒石誰工，無足憾也。蘭亭有性情，蘭亭無矯飾摹擬之態，蘭亭有右軍風流面目，清言妙理，咳唾成珠。吾敬之，吾愛之，每臨摹必先拜之。舉世毀蘭亭，吾不怒也，或復譽之，不喜也。至勒石之善病，未嘗不知，惟某某工人所勒，則絕不暇考，豈不因石工之意在乎利，專事摹刻，無性情真面，不足傳耶？然則佳子弟果有才識，足以與一代文章之林，其亦本吾真性情，以好學深思，載道紀事，聚吾之熱血冷淚，以興起後之豪傑，庶幾人種不絕，世賴以康，不賢於寄人廡下，斧鑿登登，終老於勒石者哉。

世俗往往謂某人名利兼收，此毀也，非譽也。蓋沒世之稱，小人無分，何得兼？試思石崇之錦障五十里，元載之胡椒八百斛，當時俗子未嘗不羨爲名利兼收，適足供後世君子一笑而已。

甲寅。晴涼天籟又作，此山不聞風聲日蓋少，泉聲則雨霽便止，不易得。晝間蟬聲松聲，遠林際畫眉鳥聲，朝暮則老僧梵唄聲，和吾書聲，比來靜夜風止，則惟聞蟋蟀聲耳。

秋聲感懷，荏苒代謝，百年如旦暮耳。一身之中，刻刻明抽暗換，以至於骨化形銷，而後是本來面目，彼昏不知，動謂官骸足恃也。山中無鏡，兩月來麋鹿之姿，白黑消長，無從辨識，惟於作字時，自見其手有風日色，且漸露筋骨，其瘦可知。髮辮僅存三四尺，杪細於指，不覺黯然悟老之將至。因憶家兄受室在烏魯木齊，予年十二，追隨父兄醮姚氏嫂家，姚伯握予手徧示諸客曰：「未見此郎手，乃竟無骨。」紀曉嵐丈亦在坐，奪予手就目觀之，予始覺紀丈近視。此會倏忽卅餘年，屈指坐中賓主尚存者，恐兄弟外，僅紀丈一人而已。曩疑無骨者，今且露骨，見予手之不足恃也。少時髮最盛，卅歲漸脫，猶及踝。一日方櫛沐於芳陰別業，怡恭親王適相過，坐而觀之，俟髮解，訝曰：「吾始竊惡公亦喜作僞，今乃竟無假髮耶！此亦貴徵。」予笑對曰：「夢蘭初亦疑可貴，及見王髮僅二尺，而貴極人臣，則長髮爲賤徵，明矣。」王大笑而去。今則委地者僅存其半，見吾髮之不足恃也。反不若文殊岩中諸短髮，或可藉名山不朽，顧謂官骸足恃，如秦皇漢武，絕世聰明，猶妄億童顏可駐，薄天子而求之，適以殃民召亂耳，何爲也哉。

乙卯。晴暖。遣宗慧詣黃龍報問長老，兼乞米。日方昃，偶出山門，立崖巔寶樹之下，風吹涼旭，空翠盈襟，遠岫層巒，淨如新沐，澗聲潺潺，數百仞猶能到耳，人鳥都絕，清靜處殆不可摹。喟然語西輔：「吾恨不能辟穀耳！如此勝境，久必當歸，亦無奈飢寒何也。」

老僧言：「此山九秋變寒，輒雨雪，地凍春深始解，幸多薪，鍵戶圍爐，僅能不僵，旦暮任狂風撼屋而已。」

丙辰。晴，無風。日出而作西輔報後崑雲起，去地才百餘丈耳，欣然往觀。宗慧烹龍井新茶，挾小几筆硯，至聚仙之亭，予遂藉桐葉而坐。西輔曰：「先生入山五旬矣，詩文日增，尙無賦，何不戲著天池賦，志此。」

清興。遂以十數幅長牋相難，且戲曰：「必滿之乃快。」予笑諾，任意揮毫，紙方盡，雲已登山，賦亦遂結。對顛仙朗誦一通，相視而笑。文章本戲技耳，三都賦作至十載，工矣而太勞，吾此賦成於俄頃，雖極不工，然甚逸，所謂聊以自娛，不足爲解人道也。

蔡眉山嘗言：「創文稿以紙盡限，吾服白香。」予曰：「此不難，真正才人，一字鍊終日不就，所以十年一賦，儘堪千古，亦寧貴速且多乎？」

丁巳秋八月朔也。晴涼。西輔錄得予舊詩二十二卷，分釘之。

劉樵兄弟來春香，果爲市米一囊，至孝友人未有不忠信者。吾頃已食粥兩餐，急需米耳。猶記白樂天一詩，結二語云：「莫怪氣粗言語大，新編十五卷詩成。」想必朋酒歡會，爲新編落成，故其語甚有醉態。予茲編尙多七卷，乃竟落之以粥，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，因笑語西輔：「汝若生唐時爲白公錄詩，今日不但不食粥，當必有小蠻擎觴，清歌謝客。」西輔曰：「樂天果甘心啜粥，亦必無此粗率語，某豈樂爲彼抄耶？」因憶宋元間一士愛白詩成癖，口沫手胝，歌之哭之，猶未厭。乃至倩人書白詩遍於其體，密刺以針，漬以墨，俾其文終身不滅。士有白癖，其體反因之而黑，豈料西輔竟敢作此唐突語，宜乎乏朋酒之樂，受歡粥之苦，古傳人豈易及哉。

戊午晴暖，日出即起，詣凌虛看雲，則濃者猶聚，薄者已散漫成霧，不足觀矣。殆亦若人間富貴，得之於勤儉艱難，或能久享，壟斷弋獲，雖多易散，故聖人譬諸浮雲，徒障清遊遠矚耳。

宗慧行數里，乞得一倭瓜一鷄子。瓜食數日，昨始烹鷄子餉我，我又讓西輔，腸痛筋落，終不能獨享，遂

分噉焉。今日既得噉菜飯，遂復思肉，人心不足，何異得隴望蜀耶？予庚申歸自燕臺，始漸貧窘，仍未嘗問及家事，內人姊妹見兒女日多，慮其寒餓，遂自刻苦，往往兼旬不食肉，託言持齋。長甥婦亦甘淡泊，同齋而不怨，第以少許肉餉我於外。偶過後堂，見伊會食，只一蔬，意惻然不甯，恆喻之曰：「貧則貧耳，何必遠慮？且我亦豈思肉者，庸必內外異膳，使我抱獨享之愧。」乃頃者居然思肉，得毋遺內子笑耶？古人謂望梅可以止渴，對屠門而大嚼，可以解饑。杜少陵亦不恥殘杯冷炙，故其仙還之日，尙得啖牛肉白酒。予才既萬萬不逮杜公，不唯不敢望炙與牛肉，雖欲尋一屠沽家對之大嚼，廬山之上無有也。故竊取望梅之義，得思肉一法，以解饑。夫遠年之肉既都不可追憶矣，處約以來，肉日少，又不耐乞諸播間；時人既見我窮無貴志，亦誰肯召之飲者？故此三年之久，醉飽之日可屈指而數也。前年六月雙丰將軍忽迂道來訪，相邀作西湖之遊，予謂遊固所樂，但不樂暑中騎馬，將軍遂假輿於黎侯，載我同去。予私計此行雖熱，或可飽食肉，乃不意沿路禁屠，將軍又茹蔬禱雨，予既同案，食雖有肉，未便索也。宰之賢者，往往割鷄烹燕窩，凌晨而饋，必兩器，似可獨享，又苦胃寒，晨起惡葷膩，兼性不嗜此，輒以犒僕行。至得雨，有肉處可飽噉矣，則將軍瘡作，甚委頓，何忍饕餐。迨居節署，事其事，憂其憂，陪醫製藥，以逮夫經紀其喪，凡數月不知肉味，則又未嘗無肉也，食必專席，都如嚼蠟。今日追思諸肉，反欲垂涎，舉此一端，足見予實無口祿，徒增意孽，觸熱而遊，既與肉無緣，避熱而遊，復思肉不得，無怪一四箸紛爭半鷄子，五餐同飽一倭瓜，一不覺其苦，猶以爲樂甚矣，其無恥而不知悔也。

己未。朝晴，微風，飯後雨數點即止，午始大注，窗暗不能窺書，小憩於榻，忽夢試馬尾泉水，風味與瀑布

無異，謂其源同也。朦朧間又作一詩，有「戲燕南柯淪新茗，夢中猶爲品泉忙」之句，殆自以爲述夢乎實皆夢也。今者雨止窗開，執筆而自書於紙，曉然決然自以爲此大覺矣，又焉知非夢。人生處貪瞋癡妄之事，何必認真，亦當作如是觀耳。

舟在彭蠡，即望見白水二條，及遊秀峰觀瀑布，訪諸山僧云：「此瀑之左，更有一瀑，不甚直，跳珠散落，有似馬尾，故此布而彼尾之，皆象形耳，實未聞同源之說。」乃夢中臆斷如此，會須以山誌證之。

予比曉鐘動即不復寐，輾轉待日出始起，亦不爲晏，然生平有堅臥不醒之名，竟有薄暮過我，猶問曾否朝餐者，予亦唯唯不敢辨。嘗戲語白广：「吾屬當不睡則醉，不醉則睡，睡與醉，雖有罪不加刑焉。」

白广翻蓋大笑，歎爲典切，其實白广未嘗醉，予未嘗睡也。拙性喜晝夜不寢而長談，惜世人多忙，誰肯過我。或問曾見某人，輒云彼長睡何由得見，其不相識者，惡得不信。今試舉一二長談之人以證。吾往初入都，因吳茗香蘭雪而識樂蓮裳，三子者，或同來，或一二人來，談輒達旦。往往一人病則二人引以爲戒，不復來。然予必往問其疾，則又談達旦，病者或囚談而愈，輒又悔其相戒也。蓮裳比戲語蘭雪，與舒白香談，可以令人死，蘭雪則謂子猶未嘗讀白香小詞，乃真令人欲死耳。三子皆奇才宿慧，聲入心通，雖欲不談，亦忍俊不禁。即此可信，予不睡非難，不談難，談亦非難，能使我敢於妄談者，難其人也。未出遊時，蔣藕船猶未作令，信宿必一聚，吾愛其驚才雄辯，談必漏深，所幸同寓城南，無夜行之禁，是時戴蓮士（大空）嘗笑言：「吾素性不喜更張，今乃忽望進賢門，何幸改築塔寺外。」予不禁大笑，故李將軍得毋憚霸陵尉耶。大空敏絕有鑑裁，以冲度掩其機鋒，鮮有知其善談者，每觴佳客，輒相約一談。

否則雖適在坐，必私語曰：某某客且至，君可去矣。其風趣如此。至親中曾連榻長談而不厭，自少至老，未嘗笑我渴睡者，則有西橋姊丈，果泉廉使，及樸園外甥，家從子長德，建侯諸人可證。然則相識朋舊之不屑過我，不肯過我，不暇過我，長談者，相遇雖疎，其過亦不專在我，顧疑我無時不睡，以致傳聞異辭，一若區區在世，猶未始下床也者。此睡名之所以重乎？抑果衆人皆醒，而我獨夢乎？寃之久者，不易白，故歷舉同鄉諸公之曾久處而長談者，以證吾夢亦常醒，蓋談非夢中事也。脫諸子都復不承，謂予妄證，則予且自疑是夢，正好酣眠，亦不暇曉曉辯矣。

庚申。風雨變寒，茂禪師冒雨來訪，令我欣感承迎，過於交舊，以其貌誠也。欲留一齋，則無菜，仍即以所貽鹽筍屬主僧會食款之。

茂林當退院，有惜別之色，吾爲黯然。昔東林惠遠之弟住西林，一旦飄然入蜀，不肯爲惠遠一留，卽慮此情根不斷，難證無生，吾與茂林交失也。

叢林迎方丈，例有一四六啓事，茂林以啓稿相質曰：「此曩一才子所創，諸山用之，蕭居士以爲可否？」蓋欲煩西輔錄正以新迎大和尚者。予讀之不能斷句，因謂言：「既是才子之文，何敢輕議？但有數別字，似須改正錄之耳。」

入暮大風雨，陰雲滿屋，頭目爲之作眩，遂早眠。腹至曉脹滿，不快。

辛酉。寺鐘鳴卽起，雨仍不息，呼僮煎建麴飲之。

唐詩人劉挺卿（春虛），靖安之桃源鄉人，桃源有青谿及白雲嶺，故其詩有「道由白雲盡，春與青

谿長」之句，王漁洋唐賢三昧集，謂此篇闕題，蓋未悉其鄉貫耳。吾少讀邑志，卽心折此篇中四語，既而稍知風格，始歎「幽映每白日，清輝照衣裳」一結尤妙。非初盛高手不能。然全唐詩話，唐詩記事，皆不載其何處人，唐史亦不爲立傳，殆以挺卿隱不仕，又無文集，第以十餘詩孤行宇內，歷千年但知其名，無從考其邑里也。往見南州新誌，挺卿忽編入奉新人物，比曾語纂修者云：靖安奉新皆唐初建昌地也，南唐始分地增置靖安，逮宋又分置奉新。若以其時定挺卿所生之邑，則當載入建昌誌，若以其所居之地，所賦之詩，所遺之書堂古蹟，考定邑里，則皆在桃源。桃源屬奉，則奉之，桃源屬靖，則靖之，無可疑也。亦奚必奪彼與此，以啓爭端。纂修者不聽，吾唯歎敝邑山水乏清緣，一古昔高名之士，亦不得獨據而有。每讀其「落花流水，深柳閒門」之句，輒爲悵惜。今日見挺卿登廬山峯頂寺一篇，結語云：「方首金門路，未遑參道情。」不覺啞然失笑。劉先生胸次亦如此耶？靖安雖不得而有，不足憾矣。禪室戶亦可驗此山之靈，將雨則力推不闔，久雨將晴則風動卽開，其受氣專也。

遊山日記（卷六）

天香隨筆

壬戌。晴爽。先衆僧而起，以比來早睡，夢醒便不可復寐。西輔飯罷詣九江，以表測晷，才辰初耳。

茂林阻雨，留三日始還，尙餘藕粉少許，紙數幅，貽之。爾後并紙亦竭。去年貧無立錫之地，今年貧錫也。無吾行篋，惟紙頗富，今可謂錫也無矣。

所性俱足者，天之道也。故人皆可以爲堯舜。狗子有佛性，不貳不測，亦天之道也。故堯之後無堯，舜之後無舜，世尊之後亦更無世尊。予竊以四時之序，擬聖人之德及常人之稟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者，中之至也。譬諸時節，惟春秋二分之一，一刻足以擬之。從古以來一元會，猶四時也。舜之德合春分之中，孔子之德合秋分之中，其中庸之至，正如權衡稱物，銖黍不爽。然舜自釐降，徵庸在位，以及於陟方之終，德福兼隆，垂拱慶洽，正若昌昌春令，無物不生。堯德近春分之朝，禹德近春分之暮，故福德不甚相遠也。至若孔子之德，追配大舜，乃身外之遭際，無數不奇，與大舜事事相反，則所謂秋分之際，一物不生，晝夜之晷刻雖同，剝復之氣機迥別，天地既不能逃數，聖德亦惡可回天。故孔子之功專歸後世，有似卉木落實，爲來年種子，正秋分事也。顏子一間未達，則秋分之朝。曾子聞道稍遲，亦秋分之暮。或窮或天，理數當奇。孟子則丹楓黃菊之秋也，風景殊佳，節氣則過於中矣。原憲清寒，居然十月坤卦也。夷

齊之方寸似之。遞降而至於秦皇漢武晉祖唐宗以及李斯王莽劉曜朱溫之徒，苟非酷暑，卽是嚴寒，未嘗不生物成物，而爐箠皇皇，宇宙間無甯日矣。反不若庸主具臣，雖無異政，亦只似春霖秋暑，爲害無多，故庸人有似乎聖。

癸亥。晴暖。夜來行脚僧皆散，西輔又復如九江，萬山之上，纔三四人耳。忽夢觀劇，而無聲，但有數花面過吾目前，旣覺，思吾夢罔弗驗者。嘗夢觀劇，晝必見紛拏擾攘之事，深山之中，當不爾，輾轉間窗外似有人行聲，疑而起坐，殘缸尙一點如豆，遂挑燈展卷以自娛。宗慧旣萬無醒時，所居稍遠，呼亦無益，且予臥室窗乃石塘大牖，可容二人，僅以疏檣障楮避風耳。外臨絕壑，無藩籬，虎欲入吾室，直如歸洞，不但賊易生心也。天將明，始復就寢，故今日辰初方醒。則聞知客僧撞鐘鳴鼓，求韋陀擊賊，數數稱寺貧如此，僅賴數畦包粟煮粥度命，乃夜盡剝去。賊絕僧糧，佛甯無怒，初尙惡僧喧，旣聞所訴，則惻然自疚，此予之過也。予不夢花面，則雖覺不思其兆，當可復寐。賊審吾寐，必入吾窗竊篋去，亦不過敝衣數襲，於我何傷。今則一寺絕糧，實由於我，豈非過耶？賊旣恨我不善睡，始遷怒竊僧包粟至兩石之多，足見非一賊明矣。會當以兩石穀直酬寺僧，以補吾過。

包粟，秦中呼「玉粟」，因戲屬句：「本欲偷香反偷玉，人嫌我睡賊嫌醒」爲之絕倒。杜陵云：「是非何處定，高枕笑平生」，然則先生亦睡而不寐者也。

日落，西輔自九江還山，劉樵荷担行，徐徐有儒者氣。予迎而勞之，謙退不自伐其功，此孝悌不犯上不作亂之明驗也。卜子所謂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及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」，劉樵有焉，何必讀書能文。

章，乃謂之士哉！

西輔言山下棉花大熟，不禁爲山民之老而寒者慰幸焉。

西輔六月如九江，所主一旅館，方將納婦，欣然告西輔：「婦美無度，直甚廉，若能留一夕，觀其盛乎？」西輔諾以當復來，歸而語予，予笑謂：「此苦李也，何可食？旅館當敗。」頃詰西輔，則婦好奢而館不給，主人逃矣，竟不及見其粲者。予曰：「何如道旁之李，而實纍纍，必苦李也。駟僮之徒，動輒曰某事便宜，幸其所謂便宜者專屬乎利，其得喪無足重輕，倘不免食君之祿，司民之命，爲人謀，與人交，或爲其祖宗子孫圖久遠無絕之祀，顧亦詹詹焉求得便宜，鮮有不憤事失德爲世僂笑，皆逆旅主人之流耳。」和尚亦歸自九江，攜楮素便面數十事，謂行者見予仙祠題壁詩，謬賞其書，以白於諸山，胥浼相价求，居士作字，予不禁默然，自歎其道術之淺，欲求如舍者相輕與之爭席，何異瀑布之水學天池耶？真正讀書窮理人，必破此叅，然後可以明才德之辨，學經世之務，蓋庸德庸言，化民厚俗之良方也。術才尚智，則民之黠者，競趨其世風所尚，而機械紛起，俗日偷，貪吝相軋，雖父子兄弟，可以不親，而况於人乎？况於其所治之民乎？言寡尤，謹庸言也，行寡悔，修庸德也，祿在其中，不可干也；術則近干，學乃不固，非才之難，能深晦其才而不術難耳。

甲子。晴暖。遣宗慧報謝黃龍和尚，以西輔所市大月餅貽之。

曝行篋，書纔數函耳，尙有不能記誦者，少時乃自矜日記萬言，實自欺耳。書不貴強記，閱時輒與不誦等，博而不精，徒博也。鴻詞麗賦，不衷乎道，無補於人心風俗，虛事也，故壯夫不爲。

髻鬣入塾，讀所謂三字經者，至「文中子」句疑，是酒器而不敢問。稍長，乃知乃河汾著述，當唐初開國將相，多出其門，諸弟子推崇河汾幾欲比隆洙泗，其實難同日語也。構九層之台，似難而實易，以衆力可施也。定時之表，規纒徑寸，其中樞軸之巧，運用之微，直欲啓兩儀之祕，合四時之序，作者困難，卽述者亦僅能一心一手，默識而獨成之，此其技可喻聖學。蓋自謹獨以及於天下之平，皆寸心一誠，健行力任，毫無借箸可謀者。窮則求志，求此也。達則兼善，推此也。操之有要，推之後世，而皆準氣數之命，只能困厄其身家，於吾道毫無加損。是以七十之徒，多三代之佐，豈但如房杜李魏諸君子貞觀論贊，僅僅爲救時賢相而已哉！聖賢本領，乃性道中事，作君作相，乃福命中事，二者恆不能相兼。三代兼之者，舜禹湯武稷契伊周君相外，亦不多有。舉賴洙泗門人，修明講貫，相與策勵，甘窮而固守之，以誘啓後之明良，故其功大於房杜。至深求克己爲仁之道，叅贊彌綸，與天無盡，直可以終古配天。又豈百年玉食，數世寵榮所能報德而酬庸者哉！洙泗之窮，非洙泗之不幸，實萬世君相之福也。河汾弟子之顯榮開國，則其君其師及貞觀士民之福耳。譬諸合萬夫之力，造九層之臺，謀之者非一朝，構之者非一手，而落其成者且多，非造謀創始之人，厥功雖鉅，未可與定時之表同語，其匠心之妙，亦明甚矣。

頗憶隋大業中，文中子以布衣上策煬帝，不用，始退而講學。聚天下英才而教之，故唐初創業功臣，才能器識，遠過前代，以是知河汾之學術，有體有用，雖不能繼美洙泗，固已超越近古矣。但微有審時見機，不明不早之病。古今豪傑真儒，未有不知己知彼，豫決其出處之宜，而第漫然輕其身嘗世主者。夫

煬帝之不孝不友，無禮無義，秉鈞元老如楊素之徒，驕奢偃蹇，豈復有求賢輔政之志？有識者當悉曉然知隋社不久可屋，而顧以命世之才，絕人之學，尙懵然以策干之，辱身降志，枉道輕儒，又畢竟徒勞無益，得非仁有餘而智不足乎？故吾自讀三字經，懷疑欲白，卽不欲以老莊高品列其後也。唯是踵門獻策一事，又似在隋文帝時，深山無史籍可考，隨筆臆斷，妄訾前賢，未嘗非夢蘭之過，此與前日測挺卿胸次略同。然苟其人品學識不逮王劉，又何暇訾議及之？兩公有知，當諒予愛才敬德之誠耳。

諸葛公王佐才也，志業亦豈無遺憾？後世雖冬烘學子，亦未敢以成就大小降其才於房杜之下，豈冬烘能見道哉？彼蓋讀三國演義，親見劉皇叔造廬三請，以後肯以身許人，則其人非功名利祿之人可知也。親見隆中一對時事之大局，預測之如觀卦影，亦可知事有前定，數無可逃；志業不終，無足爲武侯病者，蓋亦深諒其不得已而後應，明知其不可而不忍不爲之苦心。斯其人學識彌高，反以能屈節不銜才，憂勤至死而不悔不變，爲足配三代之英，立臣道之極，萬世真儒，僞學皆不敢訾議而心服者也。脫使武侯亦曾以策干昭烈，求其相委以匡復之任，而卒又廿年盡瘁，六出無功，冬烘學子亦必且輕而笑之，蓋知其勞績雖同，學識異也。真正讀書人聞道之後，出處大節固可以不愼乎哉！

乙丑。陰寒竟日，雲時時入吾臥室，四山皆滿，昨擬今日浴，不能果矣。悉索敝賦得五金，以施諸寺僧，佐以月餅，藉償其玉米之失也。自今以往，吾橐中無一金矣。西輔甚憂饑乏，吾則以不負宿心爲樂耳。

忽憶漚舫今日必當作破題之類，不識尙有閒情念山人否？

主僧出所藏之烏金太子像一尊，言是勝國某帝子，以烏金自鑄其像，頒供天池，希世之寶也。明中葉，寺燬於火，太子自火中躍入天池，爲砌石撞折一臂，補以白金，故烏像一手獨白。予取而觀之，笑語僧曰：「公等讀內典，亦頗如時士讀書，不求甚解。夫世尊降生王宮，於四方各行八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言上天下地，惟吾獨尊，此釋典也。故此像命名鑄金，實仿經義，顧訛爲明帝太子指天指地，何其謬耶？像實赤金所鑄，質甚重，慮其誨盜，以皂漆塗之，則又訛爲烏金耳！一手之折，實毀於貧而貪者以銀易金，而出離入坎之訛言，又熒羣聽。吾豈街博者，聊欲白太子之誣，護世尊之法，望禪師勿負緇衣求進趣耳。」僧唯唯而退，自此呼爲世尊矣。

天池雄鷄忽無疾而斃，老僧爲誦往生咒，茶毗而瘞之後山。予戲作輓詞送之云：「伏惟鷄公，蒙淨土之恩，享名山之壽，幸免牛刀之割，得正狐首之邱。伊六畜之榮施，於斯爲盛；食五德之福報，唯公獨全。懸知卵育之後生，舉羨考終之先輩。噫！一鳴驚人，大名士方能後死；九德成事，小英雄足慰平生。」

丙寅，陰晴不定而變寒，加袷衣紗領小帽矣。以夜來衾薄不眠，忽忽不樂。天池之水彌清澈，如對聰明妙目，雖復無言，亦依依難捨去也。

聞佛手巖老僧臥病，命宗慧以錢餅饋之，此僧猶未面。比曾以斗米借我，情可念也。

山農有欲以伏雌餉我者，素性不喜爲口腹殺牲，比曾笑言如不可却，則留作鷄公雛妾，不謂鷄公立時死，西輔遂疑其命犯狐鸞，予則以爲此殆如柳翠前身，慮紅蓮毀戒體耳。

劉樵饋菘豆一升，欣然受之，頃并命煮粥食焉，謂不欲孤樵意也。西輔曰：「某自識先生，從遊南北十

年矣。所見王公大人，兼金之餽，先生往往固却之，不肯受也。今乃於苾芻樵子一鷄一黍斤斤焉計其投報，喜形於色，得非矯廉潔於貴人之前，市私譽於藜藿之口？予曰：「善哉！問汝既久，從而親歷，其疑易剖。姑爲子約略言之。夫與受之際，無貴無賤，無輕無重，以誠爲主，以義爲衡，未可以形跡泥也。昔在怡邸，恭王之始，不過以文士遇我，故我於館餐則受，金璧則辭，蓋我固不文，王亦非以文爲重者，無補於人，而受人厚惠，義不安也。明年，知漸深，有加禮，不惟設醴，雖廁牖之褻，亦命其世子親視。世子又賢，兄事我，我何敢與朋友之父論布衣之交？故至是我益敬畏，雖金璧之重，苟有爲而賜，禮不敢以少賤辭也。無爲而饋，義不可以傷廉受也。子蓋見我之辭而未深，悉其所以辭，遂疑矯耳。至某某某諸貴人，本不屑與不佞友，特以王之所敬也，下交及之。王性既廉，不受饋，則因而饋其所敬，故我皆斷斷不受。非矯也，正所以成王之廉，而報王之知也。其最下而至於有所請託，雖一言片紙，許我萬金，亦惟有正色力辭，不徇其私，亦不洩其語。其人皆未必不笑我迂，不疑我矯。此又都不直一辯者矣。大抵君子小人之辨，不外乎公私義利之間，而尤以寸心之誠僞爲辨。誠於爲義者，君子也。誠於爲義而不妨蒙不義之名，以曲成其義，大君子也。專心漁利者，小人也。專心漁利，而復欲假廉潔之名，以陰竊其利，濫小人也。僕雖未敢妄側夫君子之林，實深以小人爲戒。顧亦嘗奉教君子，誦賢聖之遺言，守先人之庭訓，不敢不於出處之際，得喪之間，以及夫取予投報之細，悉深思焉。合乎義而出於誠，則一鷄一黍再拜而受，欣感之情如受人萬鍾可也。不合乎義，而釣我以僞，則所餽愈多，所辱愈甚，却之固却之，不爲矯也。彼僧與樵特貧耳，賤耳，其天爵之靈善，愛敬之肫誠，與王公貴人不甚相遠。且彼之一鷄，雖王

家之太牢不逮也，彼之一黍，王家之指困不逮也。苟略乎貧富貴賤之跡，以深觀愛敬誠僞之心，而衡以所處約樂之境，則兼金之却，非吾矯廉，鷄黍之感，非吾釣譽，亦奚足疑哉！西輔憮然自勵曰：「行年四十，始確信人之可貴，不在乎身外之遭，窮無憾矣。敢問誠於爲義，不妨蒙不義之名，以曲成其義，其比似可得聞乎？」予曰：「善哉。問卽如吳泰伯，本世子也，傳季及文，雖其父傳賢之隱，實倍宗法，且泰伯非不賢者，顧甘違寢膳之職，沒身長往，故當時無得而稱。蚩蚩之氓，未必不議其潛逃非義。使泰伯自白其曲成大義之隱，則蚩蚩之氓，又且以倍宗不義訾議其親，故泰伯樂自污也。脫非我孔子如天之目，燭隱闡微，毅然長喟，以至德歸之，三代而後，疇復敢賢泰伯者，此所謂大君子也。其次如孟子，亞聖之資也，國之人耳而目之，而甘與皆稱不孝者遊，及門士疑而請問，而後大聲明辨，闡孽子之孤懷，定不孝之實罪，正人倫而輔教化，以曲成交際之義焉。又其次如狄梁公，大君子也，然當武后篡竊時，見幾之君子去之若浼，未必不疑狄仁傑不能討賊，已似非才，又依違戀棧不去，大臣之義，顧如是乎？然梁公是時甘受此不義之名，不忍辭也，苦心孤詣，以曲成其反周爲唐之義，天下後世始曉然共知君子之用心，在天下人民樂利之實，不暇顧一身榮辱毀譽之名也。他如伊尹放太甲，周公被流言，當其時小人測度之心，纒人譏謗之口，如潮如霧，殆無時無地不嘵嘵昏昏亂人耳目，舉朝上下，其能深信二公者，想必無幾。使二公惡居其名，則太甲成王終不能立德，中興宰衡匡救之謂何，反非義矣。凡此之類，或鉅或細，或隱或顯，君子之心跡，古今來指不勝屈，姑就子曾讀之書，曾聞之說，舉數事，引伸發明，大君子誠於爲義，不妨蒙不義之名，以曲成其義，其實非自香創說，不必疑也。」西輔欣然自

慰曰：「吾始謂聖人之經，先王之史，皆不過文筆典實，以資人進取之用耳。今乃信先生之學，未可非也。某雖不文，亦可學爲君子矣。」

丁卯。晴涼。以夜臥稍暖，風嚏復發，無怪薛公望責其肺熱，肺屬金，本秋令也。秋始涼而過於煖，則肺金必燥，燥則風火動，嚏涕紛來，毛竅又因之而開，外風易入，故每秋傷風之疾，輒久不瘥，未可以外感治也。夫人脈與國脈等耳，堯之水湯之旱，堯與湯不應有此，聖心亦深以爲病。其實如兒童痘疹，元氣愈厚，則發之愈盛，發之既盛，則血氣日新，至期頤無復患，此不足爲兒童病也。故至理之世，以培養元氣爲主，不尙文飾，不務虛聲，孜孜焉求民之瘼而療焉。養之以田蠶布粟，而勤其四體，則不逸不淫，而其民易教。教之以忠信孝友，以發其固有之良，其理易明，無智愚皆可學道，故其民易使。作人君師，而能使其人民不饑不寒，易教易使，雖不欲久享其治，不可辭也。此國脈之元氣所宜講者。秦始皇好喫熱藥，以助火縱慾，其始也亦殊快意，浸假而遂生陳涉之痰，動項羽之火，痰火熾而中風亡矣。唐太宗好喫陰藥，故禮貌潤澤，未嘗有疾，浸假而釀成高宗之痿，明皇之瀉，賴有徐狄之參耆，挽回元氣，郭李之附桂，扶助真陽，雖危不殆，蓋不比強陽之症，難急救耳。至若東晉之老年痰火，南宋之半身不遂，元氣將竭，攻補難施，由是而歷觀往古，朝朝有病，百出不窮，雖曰定數，亦實鮮國手良醫治病於未萌，虛懷令主，防患於未病，而甘心瞑眩求醫也。然苟非上智之士，經濟之才，絕一己名利之念，讀千古聖賢之書，察百王興廢之脈，而辨其元氣之虛實，兵力之強弱，受病之淺深，切脈既精，斯投劑不妄，雖沉疴不難立起。藉非然者，以小智自滿，好利而矜名，方且幸人之病以試其古方，飾己之陋，以售其私術，適滋

如此。病耳。無怪其世主不信，而斯民之瘼亦終不療也。吾蓋繹古史而有會於病，因肺熱而思及其醫，戲墨

遊山日記（卷七）

天香隨筆

戊辰。聞曉鐘梵唱而起，徑詣文殊崖看雲，意方適，而薙髮人至，不直爲此捨妙雲歸也，遂呼使剃沐崖上，和雲櫛髮，黑白分明，香光則一，可謂與雲爲徒矣。盥漱已，雲始登山，則命宗慧燕巨爆拋入雲中，轟然一聲，萬峯齊應，不禁與顛仙相視而笑，此至樂也。

西輔尋紫竹，至天池崖下，春香人淪茗款曲，指竹所在。且言夜來一虎臥竹間，斑斕可愛，香人不忍驚其睡，但相與對之而笑，虎覺亦不怪其笑，皆見慣也。西輔又言一崖下怪石相壓，森森若奇鬼，望之心悸，泉亦聒耳，澗中石巨者可屋，然今自崖上觀之，都若拳，聲色亦泯人耳目，因境而遷，固甚捷耶？予曰：「嘻！汝不聞京師一甲臚唱之日，門校尉相問頃何作？曰：似是揀狀頭。復問揀幾何？則云：或謂只一人，殆人少乎？汝昔聞此言，笑其憤憤，殊不知少所見則多所怪，多所見則無足怪，彼校尉者雖愚柔，然執役禁門之旁，所見朝廷大典禮出入於門，蓋常有之，若香人之觀睡虎也；王公大人之朝覲趨直入禁門者，鞠躬如也；校尉且漸忘其貴，未必暇審其官閥，計其多寡，又何況次焉者乎？亦猶立天池之上，觀澗中之石，我謂如拳，汝謂如屋，無足怪也。昔劉秉仁來刺江州，到官放所畜駱駝入山，山民大驚，因聚衆射而殺之，具狀白刺史請賞，以爲獵得廬山精，劉往觀焉，卽所放駝也。夫駱駝一常畜耳，少所未

見者至尊之爲精，非所謂多所怪乎。汝曹居恆既不耐讀書窮理款啓之明，又復以私智亂之，栩栩自得，不旋踵而壯盛智慧與肌骨潛銷，欲更充學識難矣。不佞雖與匹夫之至愚者接，不與其退，不保其往，自一面以至十年，凡以誠問者，必以誠對，以禮來者，必以禮往。稍有爲善之心，必多方獎誘，引之入道。明知其未必聽也，生同斯世，未免有情，又焉知愚不可明，柔不可強，而顧阻人進德耶？知畏虎而不知念犬之義，怖奇石而不知顧畏民暑，未爲近道。汝比恆議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夫必待可與言而後言，智者事也，迂且熱中人何忍如此。

己巳。朝晴，暖。暮雲滿室，作焦麴氣，以巨爆擊之不散，爆烟與雲異，不相溷也。雲過密則反無雨，令人坐混沌之中，一物不見，闔扉則雲之入者不復出，不闔扉則雲之出者旋復入口，鼻之內無非雲者，窺書不見，因昏昏欲睡，吾今日可謂雲醉。

庚午。吾比爲雲醉，乃至失日，剃沐本昨日事，西輔謂昨爲十二，宗慧則謂爲十三，吾則茫無主張，姑兩是之，然終以西輔可信，遂書十二。今晨聞僧房磨豆聲，恍然悟是必作腐爲中秋大烹之計，宗慧之十三信矣。夫紂爲長夜之飲而失日，彼失日宜也，以其爲長夜飲也，我則何飲既而曰「飲雲」。朝雲如昨日，仍至文殊崖徘徊遠望，露草濕衣履若洗，未之覺也，亦可謂宿醒未解，又復飲卯酒者矣，其醉而失日，不亦宜乎？

庚申歲臘自北歸，卽還靖安謁高曾祖墓，爲遠客久荒拜掃也。禮畢，遂遊揚鶴觀，喜其高僻，留信宿度歲。爲道士作春帖十許，其中一聯云：「遙聞爆竹知更歲，偶見梅花覺已春。」頗有「山中無歷日，寒盡

不知年」二語之意，乃今於十二十三斷斷考訂，何予之無進德哉！或謂白香高，非也，昏也。

喜怒哀樂亦雲也。無根而生，由外物之所感而發，當局者迷，遂往往障人靈明，失其常度，故儒以發而中節爲和，佛以絕無明種子爲慧，畢竟照徹無明，非勇決出世，人不能學者，但時時內省，事事皆求其中節可耳。

主僧不遵約，饋所市藕餅梨栗，皆固却之，恐其徒或向隅耳。九江諸寺又寄楮素及扇，屬主僧求書，此則不便却，然有愧仙師巧勞智憂之戒。人生但學得無能無求，飽食遨遊若不繫之舟，便是大本領大福分，吾已學之二十年，尙未能也。

少時遊秦淮，偶同黃星伯登一酒樓，有妓妝而古貌者，孤坐歎云：「稼既不登，夫子遂迫我爲此，其奈數奇，所遇輒不偶而去，主此匝月，猶未能一失節也。」星伯曰：「幸哉！此妓之節，以貌醜全也，乃不知感而歸怨於命。」予笑曰：「新莽一十八年中，夫豈無干祿不得而自歎數奇者乎？光武中興，反疑其守節不仕，亦此妓之流耳。」

雲上屋而簷聲作矣，是猶蒸酒者氣上升而露始下，亦何必須龍爲也。龍蓋喜乘雲而遊，人或見之，遂有此不虞之譽。

雩而雨猶不雩而雨也。不幾謂求無益乎，此智者之語，非仁者之語也。仁者雖知其不可而不忍不爲，故其誠可通於天，智者知其可而後爲之，故其誠不能動物。吾二十前喜言智，三十後始知其非，遂甘犯知其不可而不忍不爲之遇，人雖笑其過，此心則差可無愧，非敢謂此爲仁也，庶乎不至於薄，以自

補不仁之過而已矣。聖人言「觀過知仁」，此仁字不必深看，即此之謂也。任天而動，惟上知與下愚能之，中人則喜繫混沌之竅，混沌死而心亦與之俱死，哀莫大於心死，愚之人反以爲樂，彌可哀矣。

吾幼極多感，凡四時風雨蟲鳥管絃鈴鐸之類，入聽傷心，但覺桓子野聞清歌，始喚奈何，猶非情至。至箏瓢陋巷，不改其樂，則不近人情。由今觀之，凡富貴子弟，懵然但知以服食聲色爲樂者，愚也。絕不以富貴爲樂，而矜尙才美，不可一世，於是乎聞聲感心，悲來無方者，近乎智亦癡也。風雨自風雨，蟲鳥自蟲鳥，聞如不聞，見如不見，非愚無知，即蒲團得定之士。吾幼時安可及哉，而今而後，亦勉求貧賤之樂焉可耳。

一妓以美多金夫，其類之醜者，妒且銜曰：「彼雖美而貞不逮也。」君子曰：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」或問燕子樓可謂義乎？予曰：「可，若豫讓非忠臣耶？」故君子貴乎晚節。

或問騷何故感人最深？予曰：「虛字多。」風何故感人最深？曰：「比興多。」老子云：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」棟宇牆壁，室之體也，有室於此，以沈檀爲柱，雕玉爲牆，乃竟無戶牖可入，無隙地可容几榻，亦可以謂之室乎？文章之苦海，何莫不然。

梵唄聲最靜者也，自知客僧出之，則使人欲怒，甚至拜佛時呵罵弟子，例之以客前叱狗之非禮，可不怒乎？

竟日四山如蒸飯冷雨，至夜忽月明，天心清澄見髓，如許昏塞，不知都向何處去，要仍向來處去耳。人

有積惡著稱，忽然爲善，果非矯飾，其氣象清明，令人刮目，亦正如此。改過則無過，人孰無過，患無改過之志，過豈難改，患有自是及護過之心，有志之士，先自求病根所在，日三省焉。

心不妄動，則動必當理，無時不動者，安心也。臨大事必無主張。

禁足易，攝心難，生滅心卽輪迴種子，一剎那便是一劫，何必真死真出世始爲劫耶。

謂此人斷不可教，便是此人不受我教化之根，謂此邦之民不足愛，便是我不能治民及民思叛我之根也。

佛者投身飢餓虎及割肉餵鷹，小慧者觀之，皆似極愚而可笑之事，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驗其行力語耳。卽如我聖人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之義，本至精至確，倘使小慧者不求真解，泛然以孔子世家及三代盛時之治績尺寸而驗之，不甚符也。民溺已溺，民饑已饑，亦大悲心耳。卽使禹之時有一水鬼，稷之時有一餓鬼，不足爲禹稷病也。不與人爲善，逞私智以谿刻論人，吾所不取。

能使其心如槁木死灰者，發生心也；假之以利權，則天下反受其福；其心如盛夏之熱，無物不生者，多慾心也；假之以利權，則小人得而誘感之，反足僨事。故求治必先治心，槁木非無情之譬也，寡慾之譬也。無物不生之象，在春則近乎仁，盛夏之熱，則反近乎多慾耳。

辛未。平明，老僧扣牕而呼曰：「顛仙又驅雲至凌虛台下，報先生作賦之情矣！一予狂喜，披衣蹣屐而往，則此雲之妙，更有前賦所未及寫者。西輔適手予自書賦至，對萬里之晴雲，朗誦一通，千峯響應，畫眉鳥囀於巖下，木葉不動，寒蟬未嘶，松梢零露，時滴予茗椀之中，生香沁齒爲之大樂，令卽粘此賦於

仙亭右壁，凡七紙二千餘言。爰戲祝周顛仙曰：「以是報仙人下交之雅，然能爲我驅閒雲，補已殘之缺，并湖面而滿之，斯爲盡興。」言始卒，則鐵船峯下雲出如潮，若士馬銜枚疾走，無聲有律，頃刻并江湖遠山皆幻成海，靈峯秀壑出奇不窮，麗日又焜耀其上，絢發寶光，駭目洞心，神醉腰折，不覺望四仙再拜，復琅琅向壁自誦其賦，遙聞老僧梵唱祝廬嶽神，云中秋佳節。予始憶今朝八月望也，則又爲遭逢自慶。十二萬年以來，有天地卽有廬山，有廬山卽有天池，有天池卽有雲，有雲卽有人，有人卽有中秋節，有中秋之名才不過二千年耳，此二千年中居此寺度此節，作此賦，觀此雲，未必不有前乎我，後乎我者，然求其朶朶皆同，字字不異，又適有西輔其人，粘之亭壁，則除是十二萬年後今日之我，方能盡同，然則凡無心巧合之事，無論其人文足重與否，皆堪獨絕，言雖大而理非夸也。計生平快意之中，秋今日爲最。

西輔言：「往在黃州揚東坡赤壁賦像，登所謂二賦亭者，簷牙相啄，金碧瑩然，皆賦力也。焉知此亭不且有喜事後賢勒先生賦像於壁？」予不覺大笑。昔潘岳出遊，遊女愛之，聯袂擲果盈其車，爲岳美也。左太冲形貌殊侵，乃不自諒，亦欲效潘岳遨遊，致羣嫗怒而唾面，子乃欲以天池賦築亭勒石，妄擬坡仙，何以異是不佞生平無寸長，唯自知其陋，未嘗敢竊比中人，何況往哲，幸免唾面者，賴有恥耳。西輔竟割雞餉我，并自九江市酒來，登山而踣，罄其瓶僅存少許。西輔酌一匙大醉而寢，餘者攜至凌虛崖對月飲之，予亦醉，乘醉作七言一篇，皆酒力也。往謂不善飲者莫予若，乃不意更有甚者。笑林載一家宴客，皆豪於飲，獨一客脣未嘗濕，然中席推案揮拳，四座辟易，急召其從者詰曰：「汝主人有狂

疾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然則何故忽如此？」從者審視其席中餽饌，輒然悟曰：「無怪我主人今日大醉，蓋緣食此糟魚耳。」

又一人終歲沉湎，其父屢戒不悛，因怒浸之酒甕中，壓以磨，加封識焉，誓之曰：「必醉殺乃啓。」其人之妻則未免自憂寡也，背其翁抱甕而泣，忽聞甕中吟哦聲，聽其詞云：「賢妻何必哭哀哉，家父的封條誰敢開？與其死後猪羊祭，不如磨眼裏送些小菜來。」

大和尚既見亭壁天池賦中有「舒」字，笑語西輔：「吾今乃知蕭居士性舒，比聞山下傳言蕭居士姓王，則又何耶？」予於是大書特書「舒」字，以證其實。未姓王，可謂一姓虛而百姓盡覺可疑，戲言非妄，亦未可輕犯如此。蓋聊以避喧，則爲戲，若避債，則爲妄矣。

危峯冷月，夜久風淒，恍惚覺此身介仙鬼，捫腹而煖，則居然人也。因憶明明有家在豫章城南，何遂忘之？又有詹外甥者，此時正在天香館後種罌粟，普旗昌、智霞、馥萊、馥明兒等必團團聚觀，或與表兄相喧爭，此殊可樂。人烈，匠臣懋哲，人煦等，卽有事於外，亦應歸矣。晴川未歸，覲必看種花。莊谿今夕未必有暇過天香，修常則持籌而坐，望衡而思，不遑暇食。謙十兄若果來遊，不識可能一醉否？予家無藏酒故耳。家兄姊遠在衢州，與九兄姊丈長甥諸姪等對月觀劇，當必念老三何苦，不知在廬山第幾峯也？靖安叔父諸弟姪或知所在，謙三兄及長德、建侯、春姪等則仍謂城南酣臥耳，不料予爲樂如此。懋禧懋修泊恭行，尙在矮屋，應未暇念我。唯漚舸此時必當相念，蓋彼欲同遊不果，恆怏怏耳。曾敬修居深山之中，無利祿之念，村塾解館，孑然若枯僧入定，或偶憶庚申中秋出都日，與二三內監共臥子舟中。

時也。隨筆戲及，以俟相見時驗之。

予自六月入山，至今日始發微汗，亦以著衣多，又亭午登陟，非甚熱也。僧亦爲節忙。往在揚鶴坪度歲，則道人亦爲年忙，今人值塵事勞擾，動欲作僧道以避，豈其然哉！非僧非道，諸緣可了，三教多情，逸我以老，予蓋以拙爲寶耳。

壬甲。晴暖爲諸山作字十餘幅，其紙太澁，羊毫筆入之，如蹇驢負重上天池山也。

癸酉。朝晴漸熱，只可著絲布四重。宗慧去錦橋市物歸，途汲得甘露泉一瓶，予亟賞其慧，以之淪新萌，徐徐玩味，清碧殆欲過天池，然甘滑冲和之趣，則遠不逮矣。茂林曾謂甘露泉甲於山椒，故宗慧欲吾品第，亦清興也。

人未有生而俗者，有意學清談雅步，自詡風流，反多俗態，不若恂恂然率真而動，不屑屑放利而行，或竟若宗慧蠢蠢無求，亦偶爲名泉息担，皆可作雅流觀也。

主僧屬予題寺楹，信筆作長短二帖，其詞云：「一水印天心，指月證三生之果。六根無我相，飲泉清萬劫之塵。」又「天上有池能作雨，人間無地不逢年。」橫榜則大書「香雲繡水」，蓋卽採天池賦字，惜紙筆不稱，皆成惡札，不免受遊人謗耳。

午未間，雲霧四塞，雷轟轟欲雨不雨，入夜見月，久忘睡，聞諸僧擊柝巡山，爲尙餘玉米菘菜之屬，慮其誨盜。寺貧至天池止矣，猶尙如此，而謂厚自封殖，自詡爲泰山之安，得毋未暇深思耶？

甲戌。朝晴既風起變寒，闔戶而坐，夜來夢吾母臥疾甚萎頓，遂驚懼大哭而醒，靜中追慕，淚溢不止，吾

母棄不孝已十又七年，大事之日，長兄未歸，不孝已驚慟死矣，一切身後禮儀，舉賴魯雲巖、熊大司寇、盧青柯、戈咏思、楊執吾、朱璞心、蔣秋竹、謝大中丞諸君子憫其孤哀，力任而急爲之備。大司寇且毅然語衆：「白香卽死不復生，吾以殮吾母之禮殮若母，可對渠兄弟無愧。」夢蘭旣甦，聞是說，但稽顙長嘶，不能作感謝語也。凡恩怨久則漸忘，亦恐吾子姪外甥，不曾見當時戚友恩義，或漸忘也，謹私志之。予極逆賤無寸長，何敢言報，亦但能矢弗諉耳。

荀子謂「禮能化性起僞」，蓋未深觀。夫制作微旨，實先聖之苦心，第泛然以形迹議之耳。予少時初讀喪記至踊七踊三之類，艷然不悅，以爲非仁人孝子所忍聞，誠足起僞。旣而深思之，先王制禮爲天下後世中庸之軌，賢者不敢過，不肖者不敢不勉，故於其儀物之繁，節目之細，不妨瑣瑣焉，折中爲式，俾確然有所遵守，其用心甚苦，防閑甚微，篤信而勉行之，真能化性。夫行禮無巨無細，以敬爲本，敬與僞相反者也，果能敬事亦惡自起僞，不能敬事亦何在非僞，顧漫以是尤禮經可乎。比僞寓叢林三閱月，見十方行者及諸山禪友相過從，識與不識，朝暮必隨住持僧升堂拜佛，序立誦經，至數刻之久，無惰容無怨色，此所謂百丈清規，童而習之，在在皆然，不敢不勉，勉則安，安則無怨，惰慢之氣，邪僻之行，皆可以相觀而化，甚善法也。佛教日衰，諸苾芻不修禪觀，胸臆中何事不有，苟無此制外養中之法，以糾其惰慢，防其邪僻，其流弊何可勝言。然則彼遞世業空之人，尙須竊先王禮教以永其衣法之傳，何故學校師生反厭薄而不屑講求，姿情傲惰，機械相攻，轉似有喝佛罵祖立證無生之智，不幾人慾肆而天理滅耶？吾欲英才志士，勿自菲薄，羣居講誦，姑以僧之所以奉佛者，敬畏聖言，謙和勤謹，苟居鄉

有恂恂之風，庶立朝有侃侃之節，蓋不驕乃不諂之符，能孝乃能忠之體，居敬乃立事之本，守禮乃宣化之源。才子若是，始真謂之有才，立志若是，始真謂之有志也。禮失而求諸野，廬山之僧有誰賞勸，尙守其宗法如此，而况蒙養裕作聖之基，學校儲公輔之器。尙冀師若弟借助他山，琢磨加愛，雖欲作珪璋瑚璉，無難也。

有佳木欲其成千章之材，則必出之盆盎，植之深土，以暢發其根，遲之歲月，以觀其成；至其教養子弟，則異是，見小利而欲速成，不翅移佳木而植之盆，灌之以藥汁而速其一花，花盡必枯，即使不枯，亦斷無拔地參天之日，是明於愛木而反昧於愛子弟，惑亦甚矣。吾甥樸園有志於教家成物之學，曾爲發此義，并附錄之。

曉時望雲氣閒淡，若無意於行雨者，俄而雨作，視彼油然布空，震霆飛電，行人覓蓋，農夫解顏，而卒以飄風散之者，其功德反不倫矣。

遊山日記（卷八）

天香隨筆

乙亥。晴寒。忽憶往在都下，偶同胡果泉吳蘭雪訪方坳堂於徹悟禪房，果泉以上直不得留宿。予與徹公參所悟，機鋒雲起，午夜不休。坳堂閉目頷首，旁坐而笑。蘭雪時時左右顧，似疑予無意於禪，第喜難名僧逞辯才者，其實徹公破參人真能啓予，故樂與之辯。漏四下，始共坳堂蘭雪聯榻西堂。坳堂暮年不易寐，與予臥談，遂各舉四書心得相質。坳堂曰：「予成進士，始立志精讀論語，有同學館於僧舍，館上一樓殊靜潔，因就假居，登則命人去其梯，手論語一卷，趺坐而敬對之，如是三年，漸覺此心露真實圓相，不至埋頭注下也。」因舉「舞」字問曰：「公頗悟先王以樂舞教胄微旨乎？戰陣擊刺之事，既不忍明言，又不可不爲之備，於是乎以勺象干戚，童而習之，既足以導樂之和，又可以練勵筋骸爲防身禦侮之用，所謂教在此而意在彼，洵良法也。不然者，近乎戲矣。」予曰：「善，公誠能讀書求問，可與言者。」夢蘭少時亦曾有註外心得一二端，請舉其一。夫祭祀先祖而飾其卿士，子弟爲尸，服其服，居其位，卑幼坐於上，達尊拜於下，拜之而誠，則難乎爲尸，拜之而不誠，則不敬其祖，其禮亦幾近於戲。曷若陳宗器設裳衣望神主而拜祭爲心安理得也歟。先儒但釋爲子姓乃祖考之遺，神有所憑，易於昭格，獨不思拜之之人，何莫非祖宗遺體，誰不可憑，而獨憑一尸之身，且今年之尸，未必卽年年之尸，都不

敢輕重軒輊，一切以祖宗事之，受拜者未必不作，拜之者未必不疑，逮夫國家皆然，每祭必然，則無論少長貴賤，咸視爲禮所當然，情所不悖，於是乎受拜者可以不作，而拜之者亦更無疑，著之爲經，永以爲法。然吾竊以爲尸之主名，雖專屬乎祭，其制作之苦心精義，似不專屬乎祭也。夢蘭好思，思此事至於通夕，豁然悟，怡然笑曰：微乎！妙哉！聖人之道，先王之禮，蓋已服羣心，銷逆志於卑幼爲尸之日，而人不覺，所謂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也。蓋祭必用尸之深意，實實在維持宗法而固其國本，明其義例，正言之而愚妄之夫未必深信，於是設爲尸以服其祖宗之服，居其祖宗之位，無論其爲臣，爲子，爲諸孫，一旦爲尸，則皆以祖宗事之，神之所憑，卽吾所當拜，何敢以齒德傲夫尸也。習見乎此而不之怪，則其國其家，一旦有孩提嗣爵宗嫡世祿諸大禮，凡諸尊貴，誰敢不從，亦誰敢不敬，其神明式憑之重，又過於一祭之尸，尸尙受拜而不辭，我且拜之而有素，何況於繼體爲後，正位設朝，祖宗之靈，儼如在上，伯叔諸舅，敢異議而不屑臣乎？舉朝上下，但知有祖宗社稷神靈所憑依之人，無論其賢愚長幼，皆當敬事，如先王先公先大夫無可疑者。於是乎名分定矣，羣心服矣，逆志銷矣，國本有不固者乎？然究其推明義例於無事之時，維持宗法於不言之表，實賴有尸祭之法，潛移默化，其強宗尊屬不馴之氣，及奸雄貴戚僭亂之心，於居平祭祖拜尸之日，而習焉不覺，人遂安焉。此聖人之道，先王之禮，所以微妙深遠，而未可以小儒俗學，躁心而輕議者也。宗法乃世爵之常經，尸法寓維持之精義，第恐明言之而人或輕尸，則宗法亦因之可廢，聖人憂焉，苦心孤詣，不免假神道設教，以輔相天位，錫福宗藩。尸之義，不誠大哉！藉使無尸祭之禮，講明其尊祖敬宗之義，惟其位不惟其人，一旦以卑幼之宗子，繼統嗣爵，悉

尊屬而臣之，竊恐鞅鞅者難爲少主，而聽其驕蹇則傷義，繩之以法則傷恩，必也。求所以講之有素，入之最深，無智無愚，皆可以觀感而化，以保全恩義，固我宗盟，有善於尸祭者乎？」方坳堂喟然歎曰：「不謂吾子少年時一夕之思，能過我三年學也。」明日徹公語坳堂：「舒居士粲花之論，得未曾有，然欲攜酒入東林，不守淨戒，亦此公也。」坳堂以爲然。坳堂齊人，性廉介，有操守，果泉以同僚相敬，价於予，故得相識。比常有唱和之詩。既聞作江蘇藩司，以病乞休，終於家，其風義甚可思也。徹悟北平人，廿歲出家，猶不識一字，既乃博通教典，深達禪觀，惡衣一食，苦志焚修，成就辯才，教化僧俗。一時王公大人，以及諸山道友，罔弗傾向。恭親王始疑其矯，留意察之，知實有出世之志，無好名之心，適都僧掌印缺出，訪於予曰：「公所識諸山苾芻，有無忝此職者乎？」予對曰：「生平只識一徹悟和尚，餘無知者，何敢謂更無他人，亦何從辨其優劣？」王曰：「得之矣，吾見亦然。」遂奏補徹悟之名。徹悟聞之，持衣鉢造府力辭，王與予皆勸徹公不可務高名，而坐視其佛法之壞不之救也。徹公數數陳釋子流弊，求道苦心，及無力挽回，徒增業障之隱，非敢如俗士好高名也。樂蓮裳時亦在坐，既謂予曰：「吾素不信佛，而惡僧，今見徹公，聞其論，頗心儀焉。其預諸公之遊，髣髴晉名士重支公耳。」外舅李崑漾亦不信佛，然頗欲看姚廣孝所鑄大鐘，與予同車詣覺生，遂參徹悟。恆國公亦適在坐，徹公與予談，崑翁與國公啜茗而聽之。良久，恆公告退，合掌向徹公跪拜者三，徹公立受，送之丈室門。既而予揖別，徹公拄杖相送至山門之外，立竢登輿，然後返。崑翁歸語內子曰：「吾往謂今世和尚，但勢利耳，安得有北錢唐僧受公侯之拜無愧色者？今乃親見徹和尚受拜不辭，又能恭送一布衣遠出山門，立竢其登輿乃去，恍

然覺虎谿三笑之風，去今未遠。至其辯才之妙，析義之精，雖香郎不能取勝，以是信出類之人，未可以時地量也。徹公入房山，不知所終。乃今者忽見主僧除草於寺門內外，連日不休，訊其故，則云：「有郡掾來祭廬嶽，照例宿天池一宵，從者數十，須典衲糴米而齋之，猶恐獲戾。」予慘然不能置辭，聊復記徹悟之所以爲僧，恆公之禮敬三寶，及坳堂旣成進士，始敬讀三年論語，其人器識，皆未可與俗僧時士同年語也。

西輔問謀生教子之道，予曰：「擇正業以謀生，本義方以教子，所業旣正，則謀生而得遂，其生可樂也；謀生而竟不得生，無悔也。教子有義方，而其子克肖有成，可樂也。即使無成，無悔也。反是則成敗交譏，君子無取。」

月夕獨坐凌虛台，見山下火光數處，忽明忽滅，因憶朱子語錄謂：「廬山下有寶，故常有光。」又嘗遊天池，見匡下光景明滅，頃刻異狀，門下生或疑其妄，朱子曰：「僧言須禱而後見，則似乎妄，然此光亦豈妄耶？」蓋當時呼爲「佛燈」，故門人關之，老夫子誠篤虛懷，又不肯厚誣此光，反爲之辯。不審予疇夜所見，卽此光否？

丙子。陰寒，小雨，山徑彌滑，昨聞有承祭掾來，欲遊佛手巖，以避其喧，今難果矣。

竟有一牡犬求偶於寺，時時喧爭，命逐去而闔其扉，扉又以輿台憧憧，不能久闔，物固以類聚者哉！吾初謂天池牝犬不知有牡，乃竟不然，殊自悔譽過其實，今始悟樂道人善，乃謂之益耳！濛濛雨，入暮不歇，所謂掾者竟不能登山，止宿田舍，僧得省米一斗矣。

丁丑。晴。掾至，予得以窺簾看官，聞其說官話，唾官痰，著官衣，雍容緩步，詣後山主祭。僕役廿餘人，齋於客堂，則聞憂憂然唇聲，齒聲，相罵聲，呼笑之聲，鼾齶聲。良久，官自後山還前殿，終不拜佛，蓋亦崇正學，關異端，有道之士也。亦不屑賞鑑天池，但仰面望鐵瓦，問曰：「生鐵乎？熟鐵乎？」僧對曰：「生鐵。」復問：「落雨時池水溢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溢。」官曰：「亦溢耶？」蓋緣僧畏官而喉不響，官傲僧而聽不卑，故兩誤耳！齋罷即還，竟不暇照例遊山，而主僧之瓶有餘粟，釜有餘羹，并以其餘羹乞我，枯腸得潤，皆郡掾之惠也。謹記其高風遺愛如此。

今人無事不勝於古人，今之庸人皆勝於古之豪傑。故吾不甚畏古之豪傑，而極畏今之庸人，相見輒色沮氣喪，言動失据，非僞也，以其人語言行事之龜迹，反有似乎大聖賢，雖曠古豪傑命世之才，略其心而觀其迹，皆有不逮，而且必爲所輕忽訕笑，故可畏也。今姑就粗迹衡之，東坡上神宗書中有云：「士大夫宣力之餘，亦欲取樂。」此人之至情也。語意極和平，故可以告之君父。且吾儕所樂之事，亦不過數端，內而性情文章，外而山水朋友，富貴則聲妓田獵，貧賤則吟風弄月。境雖不同，其樂亦皆以性情之清妙爲本，文章之風趣爲用，名山勝水，開拓心胸，快友高朋，增長意氣。然而庸庸者不屑爲也，且甚能訾笑以此等爲樂之人。姑就與廬山有情，時代稍近者略舉一二：王陽明大豪傑也，居恆倡講學之風，則譏其迂而好名，闡發尊德性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奧，則譏其近於禪家頓悟立地成佛之旨；至其定宸濠之亂，不過七日，乃駐節廬山之下，恣情登陟，即一天池寺已盤桓許時，石劔諸書，非旦夕所能徧也。天池諸詩，亦非其一時作也。庸人必譏其軍機大政則草草奏銷，山水閒情則流連忘返，近古

士大夫不暇爲也。廬山之下，尙有宋牧仲一二石劔，至絕頂則袁石公外，至者蓋鮮。即使奉檄承祭如郡掾，似有清緣，亦但不得已皇皇而來，汲汲而去，彼蓋勤於官守，惟恐以遊眺分心，有虧臣職，此其人忠純之迹，不遠勝於陽明乎？陽明巡撫贛州，王心齋一齋賈一子，以賓禮求見，高談四日而後，執弟子之禮，終身服事，然方其與布衣小生均禮縱談，庸人必譏其不自貴重，失大臣體。心齋忽不敢自居於客，而退修弟子之儀，則又必譏其曳裾侯門，結納顯者。庸人之見，必當若是，皆彼所不屑爲也。朱子知南康軍，則亦第知軍已耳，何必講學？白鹿洞則洞而已矣，又何必改作書院，招集生徒，以犯彼韓老相國之忌？且權相既深惡我，又大聲僞學之禁，相國之教，誰敢不遵？老夫子懵然犯之，識時務者，必不爲也。且以守土之貴人，輕身犯險，往往登廬山絕頂，作詩刻字，甚至宿天池僧寺，夜看佛燈，毫不避親近異端之嫌，以視此掾之不肯拜佛，羞與僧言，并不屑賞鑑天池，留戀雲壑，庸人之迹，又過先賢朱子矣。周濂溪亦大儒也，宜朝朝體認經疏，代聖立言，講之作之，津津而說之，那得閒情著愛蓮之說，留心小草，庸人必譏其玩物喪志。陶淵明古豪傑也，家貧妻子餓，不爲祿仕，已近乎骨肉無情，尤甚者，飢至乞食，叩門無辭，但期冥報，庸人必譏其迂誕無恥。所交亦不過劉逸民、周續之一二無志於功名之士，甚至入白蓮之社，與惠遠談空說有，庸人又譏其攻乎異端，近乎邪教，宜乎其不貴達也。且廬山險僻孤危，乃命兩子一門生，舁輿而遊，倘或懸厓一跌，則門生登高臨深，謂之不孝，而忍令其二子流汗顛躓，亦覺不慈。淵明所爲，皆庸人斷不爲者。至若李太白避結交叛藩之難，正當潛蹤思過，乃反高居五老，縱酒賦詩，卒不免夜郎之流，庸人必譏其昧於明哲。白香山謫居江州，禮宜避嫌勤職，以圖開復，乃敢

蚤夜送客，要茶商之妻彈琵琶，侑觴談情，相對流涕。庸人曰：挾妓飲酒，律有明條，知法玩法，白某之杖罪，的決不貸。乃香山悍然不顧，復敢作爲琵琶辭，越禮驚衆，有玷官箴，今時士大夫絕不爲也；即使偶一爲之，亦必深諱，蓋曾未宣之於口，又何敢筆之於書。人之庸者，則且義形於色，詬訾香山，犯教而敗俗，其琵琶之辭，必當毀板，琵琶之亭，及廬山草堂胥拆毀而滅其迹，庶幾乎風流種絕，比戶可庸矣。凡此之類，正不必博徵遠引，卽此昭昭耳目，與廬山往還有舊諸君子行樂之事，亦豈有外乎性情文字，山水朋友，以及美人香草，吟風弄月者乎？彼諸庸人，必且不屑行如此之樂，不暇行如此之樂，不肯行如此之樂，不敢行如此之樂，猶必輕笑鄙薄古之人行此樂者，彼其中庸之貌，木訥之形，雖孔子割雞之戲言，孟子齊人之諷喻，皆猶似有傷盛德，不形諸口，若第以粗迹觀之，卽古聖先賢猶恐不逮，我何人也，而敢不敬，敢不畏，敢不色沮氣喪，言動皆失其常度也乎？竊嘗笑言古昔大人少而小人多，後世小人少而大人多，何以知之？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，吾勉學之，猶未能然，庸人不屑爲也，故小人獨少。夫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截去下文以觀人所在，不_？非大人多乎？不誅心而汎論其迹，雖振古豪傑命世之才，不足刮庸人如豆之目而動其六竅之心，由來久矣。故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

戊寅。陰雲滿寺，而天不寒，昨晚閒步至山腰「白雲天際」石剝下，往返數里，汗發如浴，今日頭目加爽朗，足信陰寒損人，靜坐時受之不覺，動始覺也。頃細思人之肉體，本庸濁之物，故宜居平原污下之地，則生齒蕃息，膚貌悅澤。高山幽涼奇曠，所生人既稀且瘦，形如鹿豕，亦殆如五穀之喜糞，瓊花之根亦不羞垢穢者乎？抑或造物祕名山，不肯令人煙蕃庶，溷彼清奇，空其地以供出世豪傑蟬蛻形骸者。

遊眺之樂，未可知也。

或問彭蠡湖深處若干？予曰：「七千三百五十丈。」何以知之，以廬山之高而知之，蓋此一山一水流峙比和，有良兌之象，爲江右一大邱壑，毓秀鍾靈，必能相匹。苟有大力者挾廬山以塞彭蠡，凹凸皆平，可化爲沃野千里，兩郡之居民必富且庶，然而庸人多奇人少矣，不足爲兩郡光也。

己卯。旦夕風雨如晦，寒不可禁。綌絺單袷之衣層累而著至十重，莫能禦，則覆衾晝眠，衾又薄，於是凡琴几詩囊，皆取而覆之衾上，夜始得寐。或問：「子之家未必饑也，乃饑亦不肯捨天池而歸；子之家亦不甚寒，今寒尙不去何也？」予曰：「饑寒誠可惡，然所惡有甚於饑寒者焉，則甯小耐饑寒也。室家誠可樂，然所樂有甚於室家者，則惟久住天池也。」

今日又有數書生來看鐵瓦，蓋聞其直甚貴重，非陶器所能方價也。

水動則濁，火動則滅，植物動則不能生，干鑊之利，妄動亦折，土地動則百物災，是五行皆以靜爲體，學人不當如是耶！

或問天何故健行不息，予曰：「此純氣之官也，譬諸呼吸，雖病臥能暫停乎？且彼之動而有常，卽靜體也。眞習靜人行亦靜，馳馬亦靜，將百萬之衆，屠城滅敵，其心亦靜如止水，不妄動也。無學之人，小榮辱得失，皆足動夸心，挫英氣，鼻栩栩如蝶翅自鼓，故終不可大受也。」

庚辰。晴寒久晴當暖，又可以住旬日矣。

四仙祠左壁久毀於縊者，驗殮之日，橫梁門軸皆以畏鬼而斫去，諸仙露處，予竊悲焉。今日呼匠至，命

其補葺，然後忍釋然歸耳。周仙每驅雲禁風，娛我清曠，惡可愒置。至吾之所以不能仙，則又只爲情累耳。他無求也。

天池寺東廊有蜜蜂桶，卽所謂採雲蜂也。今夕喚沙彌燭而觀焉，則萬蜂濟濟，衛王而宿，秩秩然不亂其行。沙彌言蜂採蘭則戴諸其首，以獻於蜂王，不自食也，并能以翅挹天池之泉供其王飲。夫蜜蜂一小蟲耳，自食其力，何德於王，而猶能效忠若是人而仕也，顧可以不如蟲乎？

蜂蟻能忠，烏能孝，鵲鴿知悌，鶯猶求友，鴻雁有從一之義，故風人詠而歎之，以敦倫厚俗，是禽蟲皆可師也。是故賢人師聖人，聖人師萬物。

羊豕最無罪，而不免於刑，爲其無功無能，饕餮而貌侵，又寡情而太不慧，足以召殺。或曰：「使羊豕肉味不美，庶其免乎？」然其類絕已久矣，彼蓋以可殺得生，又以虛生召殺也。

予不食牛犬驢馬駝峯之屬，念其勞也。不食雁，憐其節也。喜食雉，惡其可以成蛟也。不食特生，重物命也。見其死，聞其聲，皆不忍食，所以養惻隱之心也。十歲以前，凡肉皆厭惡不食，並不食婦人手所作飲食，誤食皆吐，殊不可解。年十六，自西塞歸，逆旅多婦人當鑪，每坐是忍饑竟日，同行皆竊笑，不能強也。歸至里門，所見中饋皆梱德，不敢不阻勉從衆，久遂安之。食肉而甘，亦成童後事。先是並不衣裘帛，每逢年節易新衣，輒忽忽不樂，或遷怒割毀其裘，往往受先公杖責，終不能悛，是皆十歲時乖繆結習，正不知是何宿業？其不近人情如此。戴殿撰嘗笑語雲巖：「靖安多山，宜必有苦行頭陀潛修石室，旣沒齒而人不知者，其一生於裘帛甘肥，及婦人所作之食飲，何從夢見，不幸而再世還俗，卽舒香叔也。」

戲筆之，以供一噓。

頃得譚子受四月九日劍外書，亟喜其通守渝江，清勤自勗，此君有志節人也。因憶出山時，別我垂淚，比贈以詩云：「才似相如尙納貲，郎官清瘦且吟詩。蒼生倘欲陳平宰，莫忘枌榆割肉時。」蠶叢萬疊，一雁孤飛，竟能達故林芳訊，陳玉弁力也。

遊山日記（卷九）

天香隨筆

辛巳。晨起，寒霧四塞，無復妙雲朗旭晴暖之娛，再居辰浹都若此，則秋深可知，竟可以浩然歸矣。

比所謂苦行沙彌者，舂米於寮，有任勞無怨之色，予於天池僧獨賢此人。今日遂佐之扇米，運其樞，則風呼呼生吾肘腋，造化在手，握旋乾轉坤之權，米與糠井井不紊，一若君子小人，各類聚而安其業，莫敢梗吾風化也。夫輪者轉而已矣，初非有意乎惡米好糠。而沈者自沈，浮者自浮，皆其自取，無所容心，恩怨豈必歸於我，雖專握賞罰之柄，何損吾道。一有心拂逆其輪，則糠與米混，鼎鉉遺覆餽之譏矣。天道運而無所積，而栽培傾覆，無心成化，亦只一大風車耳。佛者輪迴之說，則譬此風輪之下，米斷不至入糠胎，糠亦難強入米胎，同氣相求，如水火流濕就燥，皆非有心，實由自業之善惡，宿根之清濁，理與氣相感相召，各成因果，不翅分金鑪，五金受鑄，真性畢露。大冶之內，孰敢不以類相從，分投六道，其理易明；自創爲閻王小鬼判送入胎之說，以妄證輪迴，窮理者反不肯信，未嘗非畫蛇添足之過，聊於扇米時參悟及之。

食時西輔問：「思先生者，能保無裏糧躡屨逾絕壁來訪者乎？」予笑曰：「豈無其人，所愧余不足訪耳！昔在塞外，番回之富者，以谷量馬，每當巖壑中雲雷鬱怒，輒驅其牝馬入壑，以幸蛟龍合之也。偶合

而孕，則駒必千里。然其貌殊似馬也，不能以口舌辨其駑駿，則有一法，盡繫其數千百駒，而驅諸牝馬，高立於萬仞絕頂，如天池山者，然後縱羣駒於峻壁下，其母見之，必俯視長嘶，於是乎數千百駒一時皆竭力鼓勇而登，有數仞而即止者焉，有數十仞而即止者焉，不足道矣。數百仞而即止，亦常馬也。即使其力能造極，而或緩或躓，都非龍種，其所謂巖壑之孕，千里之駒，則矯首一嘶，雲生足下，不喘息而超升萬仞之上，若是者絕不易得，偶一得之，則獻諸國王，被以錦綺，以筐承矢，以罍承溺，尊曰國馬，不必更俟其齒長，計程而驗，國之人已深信矣。故大宛之驥，鮮鹽車之厄，以其國能知馬也。脫非置其母於萬仞之山，則力雖能到，足亦不前，空羣之姿，豈屑爲三品之料，輕試其絕技也哉！

客有譏刺老年人不應猶好妓樂者，予曰：「此正老人事，何故譏之？少之時血氣未定，故聖言有戒。既壯，有弟子之職，四方之志，好則分心，且少壯氣盛志驕，所好易溺，往往覆身家，有所不顧，老年人必不爾也。苟無力徵歌選妓，則亦已耳，其有樂此不疲者，必貲財能任者也。以多餘之蓄，娛有盡之年，當亦其子孫賓客所樂從者。且老年戒得時也，能不吝金帛之藏，以娛情聲妓，則其人不貪，不貪則不刻，亦必能厚於親友，好施樂善，故子孫反受其福，不在多積金錢也。張燕公白頭鶯燕，雖無足稱，至若郭汾陽晚年，後房數百，則大有深心妙用，名位全於是，上猜下嫉之禍，機胥泯於是，而子孫之爵土竹帛之芳聲，於是且傳之奕葉，垂之不朽，妓功甚鉅，顧謂老年人不應好此而譏刺之耶？造物者勞人以生，逸人以老，故有道之世，貴老，敬老，養老，娛老，皆有明文，有深意以誘啓人民孝悌之思，矧老人平情作好，亦不甚勉強，苟能好妓樂，其人必壽，試觀古昔享大年創大業成大名者，往往能耄而好色，卽如漢

武帝唐明皇宮人數萬，武帝自謂「可三日不食，不可一日無婦人。」其好如此。倘如世俗謂老人縱慾，慮或減年，則應戾太子不至不終，楊太真不至賜死，而武明二帝中年夭矣。故竊以爲若是者，反是壽徵，令妻賢子不必爲老人慮也。」客又曰：「君爲老人謀，則誠善矣，其如所好之人何？」予笑曰：「是又不然，彼老人既知好色，既能好色，則其人性情言貌必不甚濁惡龍鍾，家用必饒，亭館必潔，列屋而閑居者必多，且所畜姬侍亦必皆貧家弱女，父若母既賴以豐，閒居奚怨老人？又竭力以奉衣鮮食，肥於雕牆繡闥之內，絲竹詞翰儘足清娛，當亦無意與同列諸姬爭此一夕，不差勝作輿皂妻，饑饉困辱，或復受笞罵抑鬱而勞苦畢命者乎？且如謝安石白香山諸老名士，風流雅達，力小不勝，輒爲閑閣，以聽其自擇所歸，曾不忍久防賢路，即使老者不達，然桑榆易暮，不致『綠葉成陰子滿枝』，『杜樊川翻可無恨於彼姝，不良快耶？又何况紅葉之詩，見諒於唐主，紅拂之逃，無損於隋相，有才識者，任自爲之，未爲偏護老人也。」客笑而退。

壬午 天未明即起，以比來恆不易寐，鐘動輒思巖下雲，或已相待，遂喜夙興，往往臥中呼宗慧看雲起，未宗慧亦漸能見雲而喜，必相報也。

亭午數遊人相過，知客僧延款甚殷。一蝟髯蛙腹者歎曰：「真好廬山，南北行半日不盡，脫可種菽麥，何難致富。敝鄉之山甚宜樹藝，惜寬廣遜之，故古人獨誇此山。」予聞之甚樂。昔人有酷好鶴而蕃其種者，一貴人見而乞焉，不得已籠獻其一，甚有德色，翌日造請，貴人者殊不稱謝，其人不能耐，遂自誇鶴美，貴人顰蹙搖首曰：「昨已嘗試，味反出雁鵝之下，奚足貴耶？」

黃龍多古藤瘦竹，皆杖材也。老僧選得奇倔者數枝，琢磨爲杖而漆之以硃，出觀於予。予歎惜久之，僧遂疑欲得之也，舉以相贈。予笑却曰：「俟公得方竹橢圓而漆之，乃始乞我，則彌足感耳！」不知子都之美，謂之無目，亦殊不盡然。西家施賣薪女也，又曾浣紗於溪，苧蘿隣並，豈無居人，脫見者都知傾倒，萬口稱傳，亦甯俟大夫來訪，始聞於王，而售其沼吳之技耶？庸庸之目，必不能賞鑑奇才，於斯可信。

六客將赴齋，而知客之緣簿已出，四人者見機而作。其一泊蛙腹，二人遂及於難。予惻然愍之，蓋以腹大行遲也。二人既攢眉忍痛樂助已，知客始出其「烏金太子」，使二客拜而觀焉。客乃蹶躄升階，洞洞乎炷香稽首，適適然驚顧相語曰：「此烏金也，值不知幾倍赤金！」

癸未。晴寒黎明即起，詣凌虛探雲，曾無一點，或雲尙眠乎？比來諸僧及宗慧，都知予但有雲癖，無曉暮敲牕扣門，惟報此事，餘亦無可商量者。予初入山居此寺，塵根未淨，每聞挂搭僧敲門大呼曰「借歇」，輒驚懼，疑爲客來拜呼接帖也。既覺其非，則不免失笑；其畏軒冕客如此。久居心定，遂無此疑。頃戲作一詩，結語云：「歸時倘遇敲門客，却又疑爲挂搭僧。」

西輔曰：「先生漏深始眠，黎明即起，顧獨有長睡不醒之謗，某竊寃之。」予曰：「難白也，比嘗戲引諸同鄉證予非夢，諸公亦未必相信，昔米顛朋酒大會，忽遙呼東坡語曰：『僕殊不顛，乃世人皆謂我顛，請以質之子瞻。』東坡笑答云：『吾從衆。』予竊恐諸公證睡，亦作此語，則寃愈難白。往予客怡邸，恭親王退朝飯罷，每來西園，予猶酣臥，王誠左右勿以告，輒自遶小山一游。久之侍監白予醒，王乃坐西

齋俟予盥漱更衣畢，始過天香館笑曰：『睡仙都城百萬人，考善睡亦當第一。』予不禁呼冤，王徵其說，笑對曰：『王以戌正眠，寅正入侍，計所睡不過三十刻。然夢蘭嘗有句云：自幸無官貪夜坐，上牀多在上朝時。是夢蘭寅正方睡，雖亭午而興，亦不過三十餘刻，顧乃誣爲睡狀元，豈非冤哉！』王因謂：『某朝一人，以堅坐不出名於時，遂有誣其三十年未嘗履闕窺戶者，其人聞之亦極口呼冤而辯曰：十年前曾送某客至大門柳樹之外，佇望良久，何謂三十年未嘗出戶？』然則公既自承亭午起，則其受誣亦只與此人等耳！』遂皆大笑。賢如恭王，久處如恭王，尚不肯證予非睡，則其冤豈易白哉！惟覺古人有『居山常晏起』之句，殆謂居市朝難晏起耶？僕則反是，是其所以爲迂耳！

匠者葺築四仙祠，門壁俱完，加聖畫焉，賚而遣之。周顛仙笑容未斂，吾心亦安。西輔戲錄予游山日記已盈八卷，雖不成文，然其勤甚可念也。

日午一雲遊道人來挂搭，予見其神氣尙清，與之言，頗慧，因叩其修煉之功，大半膚雜，心竊愍之，爲略指入門之徑，道者瞿然，遂造謁求示津筏。爰歷舉彼法旁門外道，以及符籙丹汞種種魔障，欺世造業，無益有損，徒負此百歲仙緣，一生清苦，凡諸惡趣之源流利弊，爲委曲譬而曉之。道士悲泣，亟拜求下手工夫，感其誠而授以存想正訣，登時發愿入羅浮某觀，禁足修養，畢此一生，芟除萬念，要求真悟，仰報師恩，堅執弟子禮，四拜而去。知客見道士萍水一遇，已立時悲生悟中，似有所得，於是亦造謁求教。予曰：『吾師鈍根人，貪瞋念重，蒲團上難尋出路，同居兩月，未嘗以正法相規，坐此故耳！但達摩有言：『勿輕未悟。』我亦平等慈悲，既辱相師，豈忍終棄。』遂教以死心念佛，以觀想眉間白毫，普攝三根，

求生淨土之法，頻頻設喻，鑿鑿指點，并示以臨終正念。知客欣然自幸曰：「弟子披緇四十年，今始得師，亦合掌三拜而退。」西輔遂進而請曰：「二氏之學，儒者之所謂異端也，先生不拒而闢之，卽已幸矣。乃復現身說法，各祛其習俗之塵，而導以真修之路，意則誠善，不幾速儒生謗耶？」予曰：「居吾語汝夫二氏之學，蔓延中國一二千年，或爲前代所崇，未犯本朝之禁，雖使堯舜湯文復生於二氏盛行之後，其忍無罪而盡誅之乎？抑或能盡使二氏之徒，人人返俗，各授以百畝之產，五畝之宅，以養以教，不致有一夫失所也乎？既無可殺之罪，又無教養之方，彼二氏流弊既多，真修漸泯，能保無放肆邪侈以惑民亂法者乎？儼然儒也，人人有師相之責，不此之慮，以求其點化轉移之方，而顧漫然騰口說，闢異端，博正學之虛名，昧經世之大略，未爲通也。且佛者之學，近乎墨而實非墨也，其恩怨平等普濟之途，有似乎墨之兼愛，但墨子之學，專務外，不率性以治其心，且欲以其說化民成俗，則足以亂吾教親疎仁愛之等，而示民以難，是故當力拒其說。佛者不然，其志其術，皆非爲生前世法計也，彼蓋有會於殺盜淫邪之惡，皆起於貪瞋癡妄之心，然貪瞋癡妄之內心，實由於利名聲色之外誘，不屏除外誘之私惡，自復本來之善，彼又無孔子爲師，顏子爲友，不能得克己復禮和平精粹之傳，於是但充其堅忍之力，雄毅之氣，併國城妻子，一切捨棄，獨居於絕無外誘之地，以養其靈明無垢之心，以復其天命無私之性。所性既復，則幽明之理，死生之故，鬼神之情狀，悉能深知，未免慈愍癡愚者之貪殘讎殺，於是始創爲六道輪迴，三生果報之說，以牖民覺世，卽般人以神道設教之意也。今儒者果能執堯舜之中，尋孔顏之樂，原可以不信因果，不入輪迴，然必欲辭而闢之，如孟子之闢墨，使天下愚夫愚婦皆悍然

不畏鬼神，不信因果，肆行其貪瞋癡妄之志，於倫常日用之間，毫無忌憚，夫然後從而刑之，亦罔民也，何況釋迦如來，實未嘗欲令天下之人，皆棄其父母妻子爲僧也，何由知之？吾於其立教之初，不自炊爨，躬率其徒入國城乞食而知之，脫欲使人盡爲僧，則何從乞食？且母亦父之妻也，釋迦倘不欲國人有室，則已亦何必作孟蘭之會報母恩耶？彼蓋自爲其難，以深求性與天道，而以其易且粗者作淺說，勸化國人，以酬其乞食之惠，而慰其慈愍之心，至其致力之專，全在死後與治世之法，絕不相防，初不似墨子之學，實實欲乘人國鈞，更張成憲，一切以兼愛之飾說，奪仁義之心傳，勢不兩立，故孟子辭而闕之，非得已也。道者之學，近乎楊而實亦非楊，彼其全真葆神，惟求自壽，有似乎楊之爲我，但楊子不能棄妻子廢人事，而蟬蛻於塵垢之外，復欲以其術變人國俗，將見匹夫匹婦，人人但知當爲我，雖君父之恩，可以不報，兄弟之親，可如路人，師友之琢磨，情禮之施濟，皆無所用其說。行而天地爲無情之宇，閭閻絕慈讓之風，惡可治世？故孟子辭而闕之，非得已也。道士不然，彼特石隱者流，厭俗出家，而棲遯於山巔水涯，與人無爭，與世無求，而第浮慕夫長生久視，不欲與官骸同朽，是以屏生前之逸樂，固死後之靈明，信能得真傳，修苦行，捨生求道，則譬若水結爲冰，復深藏九地之下，烈日可以潤溝澮，而一勺之冰，能不乾也；江湖可以化桑田，而岷峨積雪，可不化也。其理易明，而特以求其道者，多屬貪生縱慾之人，又每在富貴滿盈之後，即使真仙相召，未肯捨所樂而從之，必矣。乃因其求而不得，妄議無仙，是猶取火者，不假陽燧而妄憶日中無火也，豈通論哉！至道家尸祝老莊，則其徒好勝爭名，相推爲祖。老莊之著述，則發明清靜無爲，自然成物之理，以祖述軒黃之治，凡以祛周末文盛之弊而已矣。賢

者過之，又多有快意恣情之論，遂越乎中庸之軌，爲後儒所訾，其實皆熱心救世之人，非石隱忘世之人也。道者宗之，其過原不在老莊，淺學之士，並老莊而闢焉，可乎？道德五千，南華數卷，人人共見，其間有服食導養金丹鉛汞之說乎？有畫符誦咒呼風喚雨之文乎？今人有子孫不肖，尙不可訾其祖父，又何況非其祖者？且全真棲隱之士，忘世則有之，謂之爲楊朱爲我，壞人世教，則亦實礙非其倫，何須攻擊，令窮民無所歸耶？至其杜撰諸經，雖無精義，要亦本神道設教，勸人爲善，未嘗無益於夫婦之愚，且二氏書之庸陋者，多屬其徒之贋作，藉以求敬信，廣檀施，未可以訾佛與仙也。由是觀之，二氏之志術功能，皆在其身死之後，絕不與堯舜孔子爭治世之權，似楊墨而實非楊墨，即使孟子復生，深觀其意，亦不忍辭而闢之，何況吾儕幸生此聖學昌明之世，人人聞道，戶戶可封，雖有萬千楊墨，家置一喙，亦奚能亂我人心，撓我風化？又何況二氏真傳，已將衰絕，但饑寒之可憫，無恆產以養生，仁人君子，尙忍博正學虛名，闢異端以絕其生路，得毋有意驅無告之民，入逋逃之藪，殃民亂法，而後大顯其經濟也哉！吾故望賢士大夫求治者，須明大體，救時者，須圖遠略，不可以鄉曲小儒，拾古人牙後之餽，釘快口說以誤蒼生，庶其有濟。聊於辨異端及之。」西輔曰：「二氏之各有其真，無損於治，旣聞命矣，但頗聞晉宋以來，儒有師僧道者矣，未聞僧道之師儒者也，先生反是，毋乃創見，而啓人疑乎？」予曰：「噫！道之所在，師之所在，門戶之見，本可不存，轉移之術，於斯可用，所以釋三教聚訟之疑，而共享和平之福也。且釋道尙可爲儒士之師，儒反不可爲釋道師耶？汝何重二氏而輕吾孔子之道？」西輔始悟。

甲申。晴。微暖，欲遊佛手崖，以西輔足疾不果，其疾蓋得之風濕，山居之樂，卽苦因也。

乙酉。風寒。薙髮。命宗奴取池中竹筒滌濯之，所貯水尚有竹氣，恐其變水味，當復浸之。澣書衣被單汗衫之屬，欲使天池之水，盡洗吾垢，庶乎肌骨皆香矣。

丙戌。晴。風息漸暖，又可小住茲山矣。惜秋衣不耐高寒，又重陽祭掃近，禮必當歸，每對顛仙，惘惘有別離之色，彼土木情猶若是，曷可與生人交也。

遣宗慧汲黃龍潭水，遂錄近詩二幅貽茂林，以茂林將退院耳。

曉起爲西輔煎藥飲之，足疾少瘥。西輔既臥不能起，宗慧及諸僧又各他往，蟬皆蛻去不復鳴。我獨立後厓閒眺，「萬里忽從胸次闊，千峯都向眼中明。」此一境前乎我者，亦未嘗數數到也。

西洋大國有所謂歐羅巴者，去中華九萬里，幅員之廣，不亞中華。崇禎中利瑪竇者，游小西洋，聞東方有出絲之國，頗通市易，利瑪竇始附賈舶來游中華，見中華曆法已錯，自請以所學正之。故懷宗館之京師，諮以算學，則千歲之日至，了如指掌，於是始延納其徒，迄今欽天監仍用西人，實始於此。予在京邸，曾游宣武門之所謂天主堂者，卽西人事神之所也。國俗所重，專在乎此。國王大臣，以及於軍民男女，在在有堂，七日必一聚，跪於神前，聆神傳講解經訓，大約謂人能不婚不嫁而學道者，死爲天神，享諸福樂；一婚一嫁者，謹守諸戒，亦可生天，否則墜落。一家有三子，輒有一二不娶者，專講其道，則國人敬如神明，講之最精，執之最固，爲其衆所推服者，且尊爲教化之主，位在其國王之上，國王見之必跪禮其足，餘可知矣。其說總以生爲寄，以天爲歸，以絕嗣爲入道之門，以童身爲載道之筏，舉國信之，已成其風俗，千七百年牢不可破，中國亦漸有信奉之者。予既嘗於相識處借觀其國之圖史經論，不覺

啞然失笑，喟然歎曰：「譎矣哉！西洋國主。蓋已忍欺其民而固其位，一姓相傳至一千七百餘載，未嘗有篡奪之禍。智矣哉！西洋教主。蓋惟陽貴其徒，陰斬其嗣，俾其國千七百年未嘗有生齒日繁，衣食不足而互相劫殺之慘。倘使其民竊窺其意旨所在，則教必不行，嫁娶既多，生齒必庶，庶則難富，貧則多盜，多盜必相殺，惡有千餘年人不滿，國不敗者，是以其國王旦旦而拜之，捧其足加之於首，其男女之秀慧，喜榮貴，樂聲譽者，始絕去嫁娶之念，專心學之，學之既久，復以是教其弟姪。上有好者，下必加甚，風俗既成，誰敢異議。故吾既笑其欺民之譎，未始不諒其安民之心也。中國聖人養欲給求，平情而治，推誠相與，洵爲善道。然從古一治一亂，往往相因，豈盡其君相有司之過哉！生齒蕃則財用乏，稼偶不登，惡能無殍，其所恃以無恐者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，二語精義，足以永萬年有道之傳耳！偶閱前日論二氏無損於治，不妨卽其道以治其身，恐迂儒惑其無子，欲令其人人返俗，歸入四民，以蕃戶籍，將見肆塵壠畝皆人滿，而不復相容，然後知食粟用器之家，其名雖四，其實且日見其多，則何也？爲僧尼道士，皆相匹而生其子也。不識臆斷者，籌及此否？夫理學不可以空談，逞才泥古之士，不可以佐治天下，矜辭尙口者，抑又末矣！聊復舉泰西國俗之弊，彼力行之，尚可綿國王之祚，况中國聖人之經哉！

丁亥朔，晴暖，蜂衙忽亂喧，飛滿天井，狀甚驚恐，命沙彌察其蜜桶，則有大黃蜂欲逐其王，沙彌斃之，億

萬栩栩，始相率入於其桶，殆爭敍勤王功矣。

黃龍潭寺僧削八尺修版，爲禪堂祖堂四楹帖，乞余作新句題之，隨筆書云：「孤月印潭心，鉢裏有龍聽說法。拈花開笑口，座中多士正參禪。」右禪堂。「開山據廬嶽之中峯，本支得地。演法合龍潭之正

派，作祖生天。一右祖堂。又壁障數紙，則其隣寺所求也。久居不去，當復勞擾，坐是動歸歟之想。又有數游客，自言以徵租入山，特來隨喜，而僧庖之磨聲復作。沙彌言：「客文人也，頃立四仙祠讀天池賦，良久，贊曰：『好長！』」

遊山日記（卷十）

天香隨筆

戊子。晴風息。僧與客閔於東堂，蓋齋罷化緣時也。予逆料必有此難，而客猶感彼慙勤也。凡人情之加禮於客有多端，惟敬德論交，酬恩道故者，必無所求，或可以受之不報；此外則當思所以爲報，乃可受耳。客殊夢夢，故與僧閔。

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此等性習，縱小有才智，入世必窮。人敬我，遂輕忽之；人忽我，遂怨恨之。此不能進德之驗也。

「敬勝者吉，謙尊而光。」此八字不惟存誠學道人所當書紳，卽謀生服賈垂簾賣卜，凡與世人相接處，要求寡過而樂羣，皆宜三復西輔識之。

應人求書，至暮猶繼之以燭，所書皆北山移文語也。不仕不足高，患所以立而不敢輕試其學，乃真高耳。

漏三下，烈風撼石塘欲動。靜聽松濤，亦殊有次序。風自下漸至絕頂，息時亦然，故其聲截然止者，又出乎長松上也。澗底之松，雖鬱鬱而少驚，恐未嘗非福。

己丑。風息，雖陰而不寒。茂林長老來取別，兼送余行，有茶筍椿菘之贈，留之小憩，作三槭以附寄諸山。

題壁詩，皆茂林所樂觀也。

宗慧獻所摘茅栗山查，食而甘之，渠蓋拾此以歸，餉昌智明霞萊馥也。西輔足漸健，杖而行矣。

庚寅。晴朗可悅，送茂林還山，至厓而返。初擬今日遊五老，明日下山，以西輔足疾改期。西輔必欲踐初約，予曰：「凡事順人情，勿矯強，我亦豈不樂遊者？同遊之人，方苦病而不之顧，則謂之無情之遊，正復何樂？且子力疾下危磴，保無顛仆，若躓於戶限，傷首時乎？是不惟負氣，使我不安，實自讐耳。和平忠信，守身之印，步步虛心，爲學始進。」

頃輟筆，至後巖閒眺，適濃雲滿壑，自文殊塔西湧如潮，伏流甚駛，白波躍於晴旭下，媚生乎動，又與所歎如錦綿玉山者同妍殊態，可謂出奇不窮矣。以是悟潮秉地氣而親下，故主信而有恆；雲秉天氣而親上，故亦能無心成化，不可測也。潮以方婦人之節，雲以况才子之文。

飯後伴西輔扶杖緩步，以舒其足氣，遂至白鹿昇仙臺，視明太祖御製周顛仙傳，大石碑高丈二，闊三尺七八，厚七寸，石質堅白而細潤，四百餘年不磷剝，書亦有虞褚筆意，詹希原奉勅書也。碑亭四壁皆闊十餘尺，覆載梁柱，無非石者。又適以山骨爲基，更難傾圮，亦足見當時守臣執事之敬。碑文署洪武二十六年，顛識帝於龍潛時，默啓明運，至是又遣赤脚僧進藥南京，愈帝疾，故明祖表彰靈蹟，以報其情，可見大英雄真仙佛，皆情種也。天若無情，萬物不生，人若無情，一事不成。

昇仙臺望西北湖山，東林寺塔若杯中浮一箸耳。自東林南上數里，始抵廬山之麓，壁立而登七千丈，皆砌石層層作磴，行人雖膝與頤接，而履有所受，又可以並行，數人援手，拾級同升焉。雖勞不墜，廬

山橫亘五百里，登山之徑僅有四，惟此爲最，亦緣明初迎御碑，特開鳥道，卽此已費不貲矣。交情遺澤，又可以惠我游人數百年也。

仙臺北望佛手崖，儼若荆關妙繪，眼界一新。於是首崖而步數百武，已憩巖下，仰視其嵌空玲瓏，幽邃窈窕，令人汗不拭而乾，真清境也。岳石層層，翠碧中界以玉帶，若畫家之冰紋麻皴，橫斜錯落，彌露天巧。深入數尋，岩漸低，則有泉乳二滴，浮空而落，若疎林雨霽時，復一二點墜陂池者，故名一滴泉。又名雌雄泉，則以兩聲相應，微有宮徵之別耳。所滴水湛然成池，寺僧煮茗粥，濯澣灌溉，皆賴此一滴之水。竟有湖心見石溪涸，生烟燄之時，而佛手巖僧仍舊浴香湯消夏，從可悟學貴有源，功貴不息，正不必貪多欲速，而成已成，物皆賴之以不匱明矣。

予有感而悅其泉石之靈，坐石罅賦詩數篇，始至僧寮，視老僧則疽發於背，爲之惻然，恐瘍醫妄爲攻下，則僧臙盡矣。遂以詩稿紙爲製一方，以生芪歸黨補正氣，以潰其膿，而佐以清和解毒之藥，并以杖頭錢贈而贖焉。僧意頗感，於是有遲我結茅之意，輒又愧乏買山錢，難踐諾耳。

崖北去亦多奇石，膚色皴秀，衆中一怒躍空際，若石龍之將奮飛者。羅公洪先大書「游仙石」三字，深刻唇間，羅固奇士，石工亦不俗人也。天好奇，放生廬山，廬山好奇，故間生一二奇士，游咏其上，若名園之畜仙鶴者，肉食人或譏其瘦，則鶴壽長矣。日晡歸天池，隨筆一笑。

辛卯。晴暖。飯罷，書「茂林脩竹」四大字，及詩扇一，遣使送茂林禪師，就彼乞黃龍潭水寶樹子，爲其可種，焚之亦香，類旃檀嘉樹也。

去此廿餘里，有碧雲庵者，其主僧聞有蕭居士以愛天池雲久留不去，遂遣一弟子來訪，日爛爛，面有儒氣，到寺便隨衆上堂，誦經如翻水，琅琅可聽。儒家學子過戚里看客，肯入塾背經書乎？習業必專而後成，行止坐臥不離這箇，未有愚而不明者。彼沙彌何求於世，而猶若是，何況吾徒。爰記此以爲之勸。

士辰。晴，碧雲庵沙彌覺意讀四仙祠壁天池賦，愛不忍去，立移時始還，呈一詩云：「池生功德水，香滿聚仙亭。讀罷天池賦，低頭欲摘星。」价知客求作弟子，余誨之曰：「詩文小道，亦殊障真如之性，原可不學，果能大徹大悟，亦可以不學而能，但既相師，當先從修慧入手，空諸一切有爲相，澄心止觀，如是三數年，然後學支那撰著，正如種桃者意在甘實，亦無難飽看花也。」覺意欣然有悟，下拜曰：「弟子今日乃真見祖師。」知客僧退而獨歎，以謂「老衲卓錫半天下，僅得聞居士開示，語語沁心，不枉披緇學道矣！」西輔甚嘉其進德，轉述如此。

覺意乞書，爲作字數幅而去。於是復欲作碧雲之游，聞其近上霄峯也。

癸巳。晴，暖。遣宗慧汲佛手岩水，一勺之多，已不知幾千滴矣。瀑布太奢，此太吝，皆天性也。不儉不侈，惟吾天池。

甲午。晴，暖。遣宗慧詣竹影寺前取甘露泉水，爲詰旦五老登高淪杯茗與匡君取別計也。亦遂將歸，良爲悵然。

飯罷，戲以秃管揮殘墨題四仙祠壁皆滿之，或仰或坐，以至於伏而書之，大小千字，腰足皆疲，誠苦海亦殊可樂。

知客僧聞予將歸，依依欲淚，此素所不悅之人，用情若是，彌可感。奈何以好惡臧否人物；學人胸次，要覺得人皆可愛，人皆可教，方是見性處。

西輔步履如常矣。重九登五老峯，千古一日，實西輔之疾成之也。劉樵兄弟荷輿至，昇予出游，情亦可感。淵明二兒一門生，何如我樵？

乙未，重九也。晴雲濛日，涼適可游。晨餐罷，卽詣五老，取徑「白雲天際」佛手昇仙諸岩壑，迤邐而東，過大林寺，寺燬於火，僧已遁，其址可宅，有小溪環出其前，捲葉而酌之，殊甘。逾大林，則牯牛嶺，登之百仞，又有所謂塔兒嶺，皆可輿度。馬廠一壑，最寬平，可容千幕，土人謂明初大戰鄱湖時，曾駐蹕於此，殆野語也。又東南行，入巨壑，七八里長茅沒蓋，足所履微淖，卽礫，輿人苦之。良久至圓覺萬松二坪，皆謂之五老峯。寺僧之鶴，其首者猶未嘗一登絕頂，何況游客？先是西輔謂五老峯庵有博徒，亦偶然耳。寺去峯尚逾千仞，壁立如巖牆，了無樵徑，蓋其上多虎，不敢樵也。予初疑峯可聚博，必不高，故久不欲遊，今見其特立如此，何可不一登絕頂，暢我遐矚，奈輿子望之生懼，途人亦諫止其行。適山凹一荷巨木者至，因訊其曾否登陟，則言「往隨衆射虎其上，嘗一至焉，徑不受履，有不測之險，似非公所能游也。」予大笑，捨輿而徒，命獵者前導，西輔亦扶杖而從，宗慧挈瓶水荷鍤，因笑語獵人：「脫我跌殺，則就其地理之耳！」於是乎衆力皆奮，猿引而升，至數里，則樵徑已滅，蓬蒿沒人，其四旁皆匿蛇虎，不暇顧也。勞勩兩汗，則藉茅小坐，舉瓶泉而飲之，少憩復登。如是十許刻，始造絕頂，則聞虎嘯聲，百谷皆震，予亦和之以狂笑。從者復譁，虎始怖而匿。峯若五指，惟中峯獨高。予踞坐中峯絕頂，下臨絕壁，昔人曾

於予坐處，擲絲繩於壁下，量之得七千六百餘丈，蓋又遠過天池矣。所恨初登時雲霧四塞，無可觀，西輔甚快悵，謂「六月過峯下，亦即苦霧不見峯，今造極乃復如此。」予遂呼山靈禱焉，祈一覽鄱湖九江山澤之勝。祝已，東南霧拔地平分，若主人之掀幕迎賓者。則見長湖千里，亦僅如靈沼澄澈，南康一郡，則沼畔亭也。白鹿棲賢諸勝蹟，僅能以樹色辨之。大孤山真隻履耳，游目始竟，則東北雲霧又分，擘如簾上鈎。九江條條若繡腸，迴環可數。有直去而氣徑行者，潯陽之八里江也。予庚申乘風而渡，白浪亘空，幾覆舟。今自五老峯絕頂觀之，纔匹練耳。置身高處視人低，未始非賢者之過，潯陽江不我嗤也。中峯之左，一懸崖怒立，俯瞰湖濶。往在孤塘薄暮，忽舉頭見此，詫之爲垂天之雲。榜人曰：「五老峯也。」今自中峯俯玩焉，但覺其娟秀可悅，於是徐步而下，左顧而逕造其巔，則有石劖「日無障礙」四大隸，崖下多石穴，蓋卽前虎嘯處也。坐穴上賦詩數篇，噉黃精飲泉，大樂而長嘯，雲氣復合。峯右如第四指者，高不逮中峯，而石壁奇峭如怪雲，膚色亦媚，青雲故故與之合，其上挂天而聳拔，倏詭森森欲怖人。五老之石皆堅整雄秀，奇倔有勢，無纖塵，木多枯朽不能長，草亦短瘠，則罡風摧折使然也。曩聞游客謂「五老峯上石碎如瓦礫」，殊不知牯塔諸嶺多碎石，峯上則否，豈游客倦於登陟，想當然乎？日哺始揖峯而別，攀援而下，壁草如油，不受履，撫獵者司徒全肩，十步一躓，乘勢急趨，每仆輒笑不可止，長茅之中，蛇虎奔避，蓋時聞草偃聲也。迨下山至五老峯寺，則衆僧之夕梵已寂，輿者亦飽餐相待，始乘之踏月歸焉。費長房登高以後，誰不於今日嚮高而登，然至若五老峯絕頂之上，則登者蓋鮮，卽有之，未必皆重九日也。予至愚且懦，平步一里輒足弱欲休，今竟能直造峯巔，攀雲霞，攬吳楚，又恰逢九月

九日，豈非四十年來予第一大快事哉！

李太白自謂「游覽天下名山甚富，俊偉詭特，鮮有能過五老者。」予則以爲易「俊偉」以「雄秀」始肖峯頭氣象也。圖經載「太白情好卓逸，不爲時羈，見五老而奇之，遂卜築焉。他日將歸中原，猶戀戀不忍去，指山而矢之曰：『期君再會，不敢寒盟。』丹崖翠壑，尙其鑒之。」予頃訪太白書堂遺址，了無知者，然揆以地勢，當在峯西北千丈之下，有泉處也。蓋謫仙時尙爲人，不能不飲水峯下，至圓覺萬松二坪，始有泉脈，故僧寺在焉，豈卽書堂故址乎？若在東南，則惟白鹿之後，凌雲九疊諸巖壑，或可居耳。太白人品高俊，人遂疑非五老之奇，不堪高臥，未暇計飲泉否也，故其詩亦只言「廬山東南五老峯，青天削出金芙蓉。九江秀色可攬結，吾將此地巢雲松。」曰「東南」曰「青天削出」曰「可」曰「將」，猶恐是峯下引眺懸想而逆計之辭，未必直造峯巔也。

蘇長公千古奇士，亦未嘗登五老峯絕頂，何以知之？吾於其五老峯詩「偶尋流水上崔嵬」發端一語，已決其倦於登陟，蓋不惟無水可尋，且崔嵬二字，亦太覺擬非其倫。坡仙天才，肖物用字不苟，倘造峯頂，必有奇作，斷不能草草罷也。至答李空同五老峯詩，則猶似湖中仰望之作，試觀「東南濤浪吞五老，古今存秀色。彭湖遠，諸峯廬嶽尊。」四語可概見矣。峯頭俯瞰江湖，僅如池沼，何從見濤浪吞噬與諸峯雄長之勢耶？王鳳洲亦僅能一至天池，猶賴郡邑長以多人牽挽，其興始得上，卽夕便返。袁石公奇情健足，有泉石之癖，曾見游天池度含鄱游棲賢三峽一記，文筆堅潔，幾欲與柳州爭勝，予因是心儀其人，然亦未嘗登五老峯絕頂，何況餘子？石公記事筆確有宗趣，詩學李昌谷而得其貌，幽怪遜之。

小子游廬山五老峯諸山題志云：「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，覽觀江山之勝，樂之忘歸。」
口劔既不在峯頂，且云游五老峯諸山，諸山云者，非五峯絕頂可知也。萬松坪下鏡湖庵，象鼻山，青蓮
台，月宮院，雖去峯千丈，然俯視九江彭蠡，仍如掌紋。題志之所謂「覽觀江山」，未必不在此間耳。
土文成題天池寺爲廬山最高處，其實天池之高，較五老絕頂猶相亞二三百丈，集中亦不載登五峯
詩，是清雄奇偉如陽明先生，亦未嘗一登絕頂，無怪五峯之巔，但有虎跡，曾無樵徑，長茅古蘚，滅頂而
折屐，吾蓋攀籐援石，頤與膝相拄而登，司徒全從而掖之，猶數數相枕而仆，賴樹根蘿薛掛臂之不終
墮耳！諸公皆振古豪傑，死重於山，誰肯若不肖輕生蹈此險者，故知其不能遊也。司徒全籍本獵戶，往
以虎食驛馬，爲有司杖限所迫，羣登此峯，殺二虎，折全一臂，爾後亦不復効馮婦矣。前年忽有乘輿客
八人至萬松，欲僧導之遊，五老僧不識徑，亦倩司徒全援引而登，輿者二十人，左右扶掖，似不難果此
遊矣，乃登未及半，已力竭雨汗，足跼跼望峯而跪，相視歎曰：「休矣乎！卽以此地爲五峯絕頂可也。」
於是顧問司徒全峯頭所見作何狀，據石而疏之於紙，聊以跨示其壯遊而已。方全之樂導予也，逆料
其必不能登，則不勞而獲其直，既見予屢仆輒奮進益勇，反有餘力扶其顛，全意始決。然則予茲遊適
與全值，謂非幸耶！脫謀之輿子寺僧，則唯諫阻耳。終其身爲五老峯僧，但知聚博，曾無一人陟峯頂，延
覽江山，品又在輿夫下矣。

頗憶太白年譜載祿山叛後，明皇在蜀，詔藩王某節度東南，王舉兵反。白時臥廬山，王脅致之，已而軍
敗，白奔還至松山被獲，繫潯陽獄。宣慰大使崔渙等驗治白，以爲罪薄，且因而薦之於朝，謂「白經濟

才，請拜官，獻可替否以光朝列。一不報。厥後仍以黨叛事，流白夜郎，半道即承恩放還。由是觀之，唐中葉政教雖失，其主臣猶愛才也。夫黨逆重罪也，白雖脅致，不與謀，貸其罪足矣，猶於讞牘薦其才，反請拜官光朝列，乃當宁亦只不報，而不聞責讓，渙等是天澤之氣未嘗離，而求治之誠猶切也。中興之兆，於斯可見。雖不免長流夜郎，又終不果，亦可見當時法網之寬耳。太白恃才氣，傲睨權貴，又拓落放逸，不矜細行，脫生唐末世，難乎免矣。

予弱冠歸寓城南，曾於重九登繩金塔頂，題詩志快，自以爲置身高矣。及今思之，塔不過三二十丈，方之五峯絕頂，僅得三百分之一二而已，何見地之卑且陋耶！雙丰王子往贈予坤輿全圖，爲八尺大軸者，六合成兩圓，界以星度，本渾天之三百六十五度有奇，分縮入地球，形同車轂，則海山國土可計里而畫，不致懸殊。圖中萬國錯錯，然邊幅悉以海爲限，山川人物與風俗寒燠之別，各有紀述，以分野合計，中華十八省暨蒙古高麗安南諸外藩共爲一區，介乎海澨，占地球二十餘度，然則合大地而視中原，亦猶五峯絕頂之視繩金塔耳。語大莫載，道體之彌綸，有何窮極，九萬里風斯在下，正不妨合五峯邱垤平等觀也。予自得坤輿全圖，臥而遊之，覺莊子大鵬之喻，猶在寰中，未離迹象，即釋道之三十三天，亦尙有成數可紀，未爲至詣，必也能復納非想諸天於語小莫破之內，而綽然有餘，庶幾得孔子之心乎！

西洋算法於測高測深遠，如勾股丈量，絲黍不紊。廬山志謂七千六百丈，乃昔人於五老峯頭懸崖上墜絲所量，是未解測高之法，故云爾也。日星之遠，無階可升，其蝕變千古莫遁，非有成數，曷克臻此，是

測高奚必繩乎？西洋之山，有高至千里及五七百里者，鳥且不能到，何從引繩，非有測高深一定之法，不能量也。彼其視五老真如培塿，然亦未由見大鵬之背，自扶搖而上者，視西洋諸山，亦培塿耳！怡太賢王妃七旬慶日，諸孫有降襲公爵者，例著方補而龍章，拜於堂下，不覺潛然泣，喟然歎曰：「不謂老身親見其孫著方龍補也。」夫上公，尊爵也，龍補，極品之章也，民公侯得之，尚可以承親之歡，乃太妃不免墮淚，非奢也，生平所見夫若子，皆四圍之龍補，無兩方者，乍見生悲，情所必至，然則彼蒼之視大鵬奮飛，與一蚊一蠅之勞，同可悲耳！小大之辨，亦正難索解人也。

丙申，雲，暖，拜別天池仙若佛，將歸人間，與諸僧揖於雲中。歸途過黃龍，徑行深樹，露下如雨。度蘆林，小憩石上，作一詩，據石書之，雲烟滿紙，樵子則隔雲窺焉。既而逾含鄱，下絕壁，足不可停，雲氣亦隨而送之，至歡喜石畔，雲立不行，蓋已去人烟近矣！自此而降，木石禽虫，卑卑瑣瑣，無事更澆其筆端，於是乎止。憶自出遊到今，正百日也。

遊山日記（卷十一）

天香手稿

曉入廬山二首

最喜山迎我，聊攜夢入雲。籃輿收曉翠，高坐揖匡君。水石閱清響，草花揚異芬。從今臥邱壑，遊戲絕聲聞。

其二

七過匡廬下，今朝始入山。此心無一事，身外且偷閒。玉女自殊色，金丹豈駐顏。古來青眼客，都在白雲間。

三峽橋

長湖養風度，三峽街奇特。千獅伏地吼，真有萬牛力。水石一相鬪，終古怒不息。金井日益深，鐵壁斬然直。輿人亦駭顧，過之生懼色。當其無橋時，欲遊安可得。緣崖溯泉源，支竇皆可塞。胡爲聽其聚，百怪相鼓惑。太息斧無柯，臨流悟剛克。

宿三峽橋寺樓

危樓瞰絕壁，一念不能寂。枕上百雷霆，澗中千霹靂。時時樓欲墜，跼跼身將溺。宿此不成眠，真如對強敵。澶淵可酣睡，信是萊公績。

招隱泉

三峽日喧鬧，此泉無一語。對之消內熱，長夏不知暑。澹蕩比高人，幽閒如靜女。我來何必招，知我亦惟汝。松下淪新茗，戲和山翠煮。試鑑蕭居士，何如陸桑苧。品題居第六，泉心應不許。吾方學沮溺，未暇爲伊呂。

宿棲賢寺北樓

岑樓聚山色，五老北牕東。一榻幾千古，野雲生臥中。月開三峽印，鈴語十方風。那更須禪定，根塵相本空。

棲賢寺北樓晚眺四首

一榻羲皇夢宇寬，醒來雙蝶在欄干。雲中偶見廬峰石，疑是青天補未完。

其二

楞伽院鐘天際聞，寶陀巖下棲殘暝。牕中始識廬山面，回首諸峯又入雲。

其三

滿幅湖山落眼前，佛棲高處畫圖偏。北牕戲枕南華臥，夢入函中至樂篇。

其四

劇憐山色經旬住，喜聽泉聲徹夜醒。第一難爲歸後計，匡廬惟在夢中青。

遊白鹿洞用王文成舒文節兩公獨對亭韻

滴翠滿蘿襟，凌雲一峯見。琴聲雜流水，書幌排晴巘。我本麋鹿姿，喜識匡廬面。烟霞恣狡獪，瞬瞬山容變。李郎不終隱，誰入高人傳。忍使鹿無歸，呦呦感殊眷。洞規崇實學，允爲真儒勸。得意在鳶魚，何心騁才辯。

萬杉寺和王公十朋韻

藕絲香霧濕輕衫，雲滿僧房翠滿杉。天際石幢搖落日，遠峯新霽憶靈巖。

遊秀峯寺用張曲江瀑布泉韻

露草濕高屐，鐘聲出林杪。泉吼百靈懼，雲開萬峯曉。峨峨雙劍石，映日何晶皎。香鑪舊鸞鶴，總是能言鳥。梵唱入虛空，曇花芬窈窕。神潭數龍女，各有天人表。風雨聽經來，松濤倍清矯。驪珠向僧吐，一悟諸緣了。

望開先瀑布寄漚舸

瀑布幾千尺，奇觀到此偏。有時雲拂地，翻訝水登天。碧漢亭亭立，驚濤故故懸。靈槎倘能渡，吾欲學張騫。

三峽橋寄內

一藤雙屐出塵寰，君等賢勞我獨閒。三峽泉聲驚客夢，此身真箇在廬山。

其二

五老峯頭尚結茅，古來誰似謫仙豪。山妻亦有烟霞癖，慮我驚人不愿高。

十三日登廬山絕頂，度含鄱嶺

誰傾杯水作湖濤，風起雲中萬籟號。到此欲謙謙不得，衆山惟見我身高。

過蘆林

松杉鬱濃翠，夾道馳蛟螭。碧水自成沼，遠山飛上眉。客來村犬吠，雲過落花知。借問龍潭路，孤僧倚杖時。

宿黃龍寺

棲賢臥旬日，遂作黃龍遊。絕壁七千丈，登之如小樓。人間方六月，天上已三秋。莫訝香山老，長披白布裘。

黃龍潭

萬樹一聲吼，靈山勢欲飛。蟄龍行雨後，斜日帶雲歸。潭水淨如拭，山花紅未稀。我心無住相，何暇印禪機。

卽事題茂公方丈

採藥歸來日未曛，靈潭秋思碧沄沄。纖塵不到藏經閣，臥看青山吐白雲。

初至天池望西南諸峯

太乙獨森秀，九奇姿偃蹇。危崖畜餘怒，虬松媚貞婉。絕壑起炊烟，山農已朝飯。扶桑挂晴旭，左蠡排蒼巘。追憶入林時，聊將學棲遯。心知有此境，必去人寰遠。幽尋快所欲，翻悔入山晚。何故十餘春，看花臥梁苑。

樸園來書謂胡芝雲丈遷楚臬聞而喜之

匡蠡生才定不差，秋卿持節擁高牙。芝雲去作人間雨，我在天池弄月華。

凌虛臺看雨

戶牖紛紛似堆絮，濃雲對面移山去。虬松奮鬣作風濤，驚得雷車落何處？山頭雨自湖心來，嬾龍欲歸潭霧開。封姨嬈娜漸無力，是時我坐凌虛臺。雨罷雲中漏斜日，亂泉聲自雲中起。人間倘欲淪新萌，早汲清波向彭蠡。

天池七夕

山門與瑤闕，相去尺有咫。我自衣蘿薜，人方鬪紈綺。星漢入天池，低頭見牛女。吾家亦七夕，遙爲針神喜。

天池山月夜遠望

璧月不易滿，山陰已黃昏。我來住山上，始覺天有根。遙遙九江水，灑灑浮一罇。鄱湖未歸海，草澤安自尊。祖龍鞭怪石，砌此萬丈墩。百億凌霄松，龍吟復獅蹲。涼蟾生兔魄，照之清我魂。闌干衆星列，北斗懸寺門。鈎陳落彭蠡，巨魚不敢吞。却笑天池鯽，汝乃齊大鯤。

題天池聚仙亭壁

天池高秀甲廬山，喜見仙祠鶴馭還。萬古清冷一泉水，從無點滴到人間。

其二

香風吹老碧桃枝，戲斲青琳種紫芝。山上月明山下雨，浮雲飛不到天池。

石門澗

向曉微聞上界鐘，青天朵朵玉芙蓉。林梢洞壑煩雲補，澗下香薪仗水舂。石穴生風常臥虎，松陰懸壁學蟠龍。誰人識得蕭居士，已在匡廬第一峯。

山居漫興

蜂衙喧闐竹牕深，雨後幽花豔石林。目送潯陽孤鳥沒，幔開蘿洞晚涼侵。山中蜜有烟霞氣，世外雲無富貴心。雅愛風泉雜仙梵，此間難更覓知音。

天池寺夏坐七首報章門見憶諸君

釋子街經濟，衙官說清高。都非有道力，易地誇賢豪。我本山中人，卑棲結蓬蒿。所交半麋鹿，執役惟猿猱。愛此百尺松，層層作風濤。虛舟倘能泛，大地同秋毫。巖上綠瞳翁，貽我雙玉桃。一食腰脚健，再食生羽毛。

鯤鵬教我飛，萬里殊不勞。六月來天池，涼風日蕭騷。都忘身外事，至樂心陶陶。

其二

飛龍挾雨來，雲勢爲之合。日光時一吐，金鱗射巖壑。雷聲千仞下，雨向人間落。山半掛晴霞，枝頭噪靈鷲。天香倚藤立，多在凌虛閣。却笑老僧忙，攜籃方採藥。

其三

古蘚不粘履，石罅生冒絮。危崖發孤嘯，精魂失所据。雲上聽泉聲，不見泉流處。聞根白茲淨，甯復競時譽。手把白靈芝，相隨赤松去。

其四

遙嵐飛冷翠，石磴蟬嘶急。徐步入雲中，暗暗衣裳濕。林花時撲面，且在花間立。却悔著衣冠，多年負簑笠。

其五

松梢掛斜日，天際暮烟起。偃蹇鐵船峯，朝朝澗聲裏。匡君得雲助，面目生歡喜。壁立一千年，截斷江湖水。

其六

潯陽幾千雉，傍水如浮萍。野燒雜漁火，斷續飛殘螢。浩蕩鄱陽湖，鼉鼉效英靈。長鯨敢吞月，却畏鈎陳星。天風吹萬舶，仰見匡廬青。誰知絕頂上，有客居南溟。

其七

先秋已黃葉，輕絮不知煖。隨喜出珠林，塵襟借風澣。嵇康眼中事，所剩惟疏嬾。午夜一泉鳴，空山月華滿。

禪心我能定，綺夢從茲斷。可許白雲峯，補築天香館。

天池寺曉起看雲

居士愛雲如性命，無住心中學禪定。比來枯坐但焚香，消受蓮龕一聲磬。夜分吟臥不易眠，幽涼境中開洞天。長林虎嘯月生魄，松風仍帶飛來泉。山僧扣牕報雲起，跣足下牀忘一履。披衣直上聚仙亭，瓊芝玉葉三千里。我與人間隔此雲，人間富貴徒紛紛。雲端試作蘇門嘯，不是仙靈不與聞。

天人歌

伏日幸小熱，得浴天池泉甚快。作天人之歌，以贈答內外甥姪。

水出天上池，浴吾垢中身。五濁一時盡，依稀似天人。天人在人世，方寸無纖塵。天人作人子，但知慕其親。天人出事君，潔己爲盡臣。天人對尊長，言貌必恂恂。天人處兄弟，怡怡而任真。天人與人交，切偲以溫純。天人敬戚族，不分富與貧。天人授生徒，善誘師循循。天人教子姪，好學而親仁。天人遇妻妾，禮意同嘉賓。天人待君子，灑落寓真淳。天人待小人，不喜亦不瞋。天人接民物，煦煦如陽春。天人處得喪，如視山中薪。天人視死生，如轉車下輪。天人修天爵，以覺天之民。

北匡

偃蓋松前試早茶，清涼石畔篆烟斜。天池幾翅神仙蜨，飛去人間學採花。

天池卽事

幾人長夏坐涼曠，飯罷臨池學右軍。石鼎旃檀烘墨妙，竹林仙梵動鵝羣。巖旁日色下垂地，雨後溪聲上

入雲。許借僧廬享清供，有心憐我是匡君。

四仙祠燕坐題壁

龐眉老僧但慵惰，祠壁四穿門不鎖。榻來小憩一蒲團，虎亦參禪背岩坐。我正焚香雲到几，雲歸香亦能行雨。仙人若愛曼殊花，來共天香隔雲語。

聚仙亭曉望

碧落風高夢醒遲，乘鸞人把玉參差。天池萬里無塵翳，滿地晴雲日上時。

文殊塔望東林西林諸寺

湓浦風濤在何許？東林亦只平疇裏。高名幾欲冠廬山，遠公原是知名士。石樓殘照明西峯，塔尖直與銀河通。我在虛空拾瑤草，壺天萬古青濛濛。俯視雲中百泉嘯，斜陽又在長松杪。長松之上萬重山，天香立處無飛鳥。

緣崖望九奇諸峯

山峯藉雲勢，乃欲爭出奇。動靜兩無厭，山行雲不知。我時戴笠遊，手把青竹枝。怪彼飲泉鹿，見此猶生疑。

「白雲天際」岳

背倚長江面枕湖，風濤難撼是匡廬。尋詩慣坐雲深處，學得松根抱膝書。

尋清涼石不得漫題

聚仙亭下望，那是清涼石？倚杖聽泉聲，陰崖一僧立。

捨身崖獨立有悟

捨身崖下石奇峭，愛之反欲求長生。俯窺跼跼若將墮，達觀事事隨緣輕。萬里忽從胸次闊，千峯都向眼中明。原來怕死必無壽，莫訝名山太不情。

山居夢覺

優曇欲花風籟清，鶴巢籠月松枝明。仙人騎杖下寥廓，銀河落耳生秋聲。夢醒殘鐘隔雲斷，著破雲衣身未煖。沙彌平旦報雲來，呼雲入臥雲猶嬾。比來高臥惟弄雲，題詩戲柬雲中君。百年但喜雲中住，猿鳥多情定可羣。

問訪仙亭故址

澗底流雲似渴鹿，壁上古松如怒龍。試問訪仙亭畔路，青蓮歸去倘遺蹤。

白鹿昇仙臺

野人似我真如鹿，六月披裘受清福。興來枕石學雲眠，瑤草琪花相伴宿。飛蝶時時上我身，但見香雲不見人。早知世外容疎嬾，悔住塵寰四十春。

南巖

榻上閒雲笑我忙，終朝無夢到羲皇。深谿轉水春香碓，幾樹蟬聲挂夕陽。

顛仙人碑亭

隨喜入林壑，蜿蜒苦無路。岳窮一境現，辟嵐競奔赴。蹶蹶立仗馬，高峯乃徐步。俛躬闕絕壁，斬斬欲相怖。

倪迂技殊絕，皴染出奇趣。顛仙遜世人，甯復希寵遇。功臣半誅滅，乃竟不忘故。豐碑答靈貺，矗立飽霜露。未隨明社墟，定有神呵護。

中秋凌虛崖望月有憶

中秋月籠千尺松，我坐匡廬第一峯。滿襟收得松花月，懸崖倒影如虬龍。九霄涼露天池瀉，掬水月明秋一把。手揮秋色去人間，家家月浸鴛央瓦。誰知月乃吾所爲，清秋夜長生桂枝。舉頭見月不見我，瓊瓏萬戶同相思。有情圓月無情霧，隔斷天涯回首處。玉釵橫鬢燈垂花，今古紅顏悵零露。我能惜花花故香，綵霞作衣霓作裳。蟲聲滿地月明裏，鏡臺雅稱芙蓉妝。仙人縹緲生秋思，蓋世勳名總無味。風流今夕讓誰多，鑪峯篆作天香字。

偶憩赧封寺寶樹下作

木落葉知本，秋清雲欲高。人間許多事，大半皆徒勞。我非不能爲，所貴齊賢豪。抗志友千古，聲華輕一毛。文章亦多端，雅嗜莊與騷。少小喜放達，萬金等秋毫。三十漸聞道，機心忘桔槔。長思棄家累，偃臥聆松濤。比來入深山，登陟追猿猱。赧封古名寺，壁立荒蓬蒿。惡毀須莫成，旣成安可逃。幽蘭慣伍草，亦恥矜高操。何如作寶樹，百丈離喧囂。

佛燈

木韻泉聲瀾月明，文殊岩下佛燈青。誰知三昧爲真火，却向雲端訝落星。

羅漢池

碧落在我上，白雲在我下。出世脫塵鞅，乘得無生馬。定關渾不動，一任飛湍瀉。萬壑好松濤，虛聲原是假。

訪仙亭

巖下碧桃花滿枝，長春時節列仙知。壺中日月明於鏡，照破塵心更不疑。

游仙石

撫松坐危石，下臨不測谿。梵刹出林杪，羣峯爲我低。萬頃一杯水，江雲亦卑棲。枕泉作仙夢，咫尺凌丹梯。

與山僧問答偶成

石林幽邃亂泉多，杖錫雲遊一再過。岳際金光是芝草，不應呼作佛曼陀。

遊佛手巖

深岳鬱靈翠，疑是女媧鑿。石理互方解，橫斜成繡錯。條條白玉帶，疊疊相纏絡。不謂亂雲中，藏此一邱壑。

其二

愛彼石膚色，捫之若女手。上方接引佛，嶢嶢露兩肘。五濁恣貪瞋，人身總孤負。慈聲爲拯溺，化作蒲牢吼。

其三

我坐石罅內，蘸筆泉水中。賦詩不起草，隨意書青空。金仙憇巖端，妙目回方瞳。顧我或微笑，碧霄良易冲。

其四

參差覆五指，我在掌中坐。一手擎蒼天，六鼇誰敢惰。崖前千歲柏，悲嘯似憐我。劇悔入山遲，低眉向塵鎖。

佛手岳一滴泉

石沼清見骨，上有一泉滴。緣名一滴泉，跡之聲轉寂。巖中入定僧，聽此如霹靂。天池泉獨仰，相匹爲勁敵。

其二

靈竅不終祕，神髓自吞吐。良久只一滴，一滴乃萬古。恍如新霽後，偶滴疎桐雨。石室絕纖埃，禪心通淨土。

其三

有源則應流，無源則應竭。文章得真髓，變幻安可測。我時靜聽之，不差亦不息。何當面壁坐，準此製漏刻。

其四

映石一泓清，鑑我如渴鹿。維摩老居士，風趣本不俗。自拾松下柴，僧爐候泉熟。題詩啜茗罷，杖策追樵牧。

留別僧卓巖

秋盡多青雲，歸鴉已成陣。夕照催我行，繁霜點僧鬢。授之蓬島藥，傳以佛心印。無復羨長松，千秋纔一瞬。

凌虛臺看雲戲柬內子

殘月依依傍簷墜，沙彌雅識山人意。林端喚起濂溪雲，石貌泉聲愈清媚。海門日上天鏡開，罡風吹至凌虛臺。蓮花菴前白鹿臥，芙蓉萬朵嫵嫵來。雲來我與僧相失，心知我向西峯立。雲行山住我依然，回頭但見僧衣濕。人間見雲不見天，山頭弄雲如白絲。有心攜得雲歸去，把與山妻作被眠。

遊山日記（卷十二）

天香手稿

天池賦

天池之山，介乎翼軫之間，月西墜而可捫，日東昇而可攀，跨虹霓而爲梁，倚閭闔而爲關，摘星辰之的皜，弄銀漢之潺湲，溯泉源於玉闕，布膏澤於塵寰。面九奇之峯，背石門之澗，左佛手之香巖，右文殊之塔院，慨古刹之荒涼，考前規之輪奐，則有凌虛之閣，飛仙之觀，披霞之亭，赤松之殿，昭明有讀書之臺，洪武勒周顛之傳，詎金石之靡存，等烟霏之易散。其下則有錦澗之橋，繡春之谷，甘露之亭，冠其趾，玄猿之洞，踞其麓，清涼石罅，幽咽流泉，獅子岳端，砒砒飛瀑，吾嘗捲桐葉而酌，掬漣漪而沐，澆魄礪之胸，洗離朱之目，識廬山之真面，伊豈無人，遂草野之初心，我原如鹿，於是躡危磴，牽藤蘿，策邛杖，躋巖阿，怒石騰空而下，迫盤鷹掠屐而斜過，嵌瑤纈翠，岌業嵯峨，灌莽之深，虎多遺跡，林嵐之險，鷓且難窠，僕夫肝顛而膽落，吾方擊竹而高歌，引首天池，猶作非非之想，竭足力以探奇，喜精神之彌王，既登峯而造極，遂居高而遐望，俛衡嶽之陂陀，挹燕齊之平曠，見岷峨之積雪，若彭蠡之新漲，田疇萬頃，恍龜脊之橫紋，巒嶂千重，藐湖濬之疊浪，離黃埃而屏扇，陟丹梯而挾纊，濯予纓於天池，消濁劫之塵障，慨水性之趨下，敬此泉之獨仰，雖旱潦而不變，歷滄桑而無恙，任懷襄之貪隕，但清澄而廉讓，鄙奔峽之喧呶，嗤飛瀑之擾攘，無一滴之

旁流，撫三江而如掌，九河震盪，視同水國之雄，七澤瀾漫，僅屬降王之長，譬泗洙之無波，却淵淵而難量，譬垂拱之無爲，覺太平之有象，譬渭濱之漁父，可投竿而作相，譬淮陰之乞兒，可登壇而拜將，譬淨土之蓮池，映寶欄而清淺，貯南溟於一鉢，坐須彌於方丈，讀南華之秋水，勿纖毫之着相，觀金鯽之泳游，悟至樂於濠上，適心性之逢源，忽形神之交暢，觸平生之宿好，寓孤懷之微尚，風前長嘯，召園綺於商山，筆底生花，逐優曇而齊放，舒子於是詣聚仙之亭，踞偃松之前，試龍井之茶，品天池之泉，聽林梢之梵唄，賞木末之吟蟬，發魚山之清悟，聊卽景以參禪，旣乃藉野菊之文茵，翳干霄之寶樹，負扶桑之朗旭，裊桂宮之涼露，剪梧葉以爲箋，伐松毛而代兔，捉蟾蜍以研墨，著天池之雲賦，則見翠峯新沐，碧空如洗，崑下白雲，紛紛徐起，皎若凝脂，皓如堆絮，寶日映之，晶瑩化水，雖渤澥之銀濤，猶嫌不靜，即崑崙之艷雪，亦難相擬，其始生之雲，則由淡而濃，嫋嫋其來，曳裾搔鬢，顧我徘徊，欲窺簾而獻媚，未入抱而先猜，恍玉桃之將葉，悟青蓮之可胎，倚太末而長顰，悵孤亭之標梅，雲原如夢，我夢如雲，依棲彌月，情倍相親，爰戀我而不去，若知心之友人，我爲雲歌，雲爲我舞，忽媿娜以弄姿，復逡巡而却顧，待舒紈而障面，又凌波而微步，若憐余之修潔，欲相深以情素，破明珠十斛，換絕世之姝，未必若此雲多情，傍三郎而踟躕，散黃金萬億，絕豪華之友，未必若此雲澹蕩，空五蘊而非有，夫雲性本傲，至天池而忽謙，但容容而下我，未矯矯以穿檐，夫雲動物也，至天池而忽靜，若玉人之曉妝，對明窗而窺鏡，雲又昏物也，至天池而獨清，背晨曦而皎皎，向幽壑而亭亭，雲又高品也，至天池而漸低，若子陵之狂態，遇伯夷與叔齊，雲之心，好變者也，至天池而有常，猶蕩子之晚達，比妖姬之暮孀，夫雲慣從龍，忽起名山之興，薄霖雨而不爲，撼風雷而彌定，樂富貴之

浮雲，何若以雲爲富貴，見其聚，則儼若朱提白鏹之充我閭也，却妙無爭奪之虞。見其散，亦奚異金釵珠履之棄我歸也，却免遺貪濁之譏。積四海之木綿，聚三春之柳絮，鋪此厓下，不能百里，茲乃漫漫浩浩，極青目而難窮，奕奕緜綿，亘蒼穹而無際。懸根老松，若怒龍之欲下，攫晴雲而飛入九天也。雲旣爲我而久立崑前，不忍上天池而溷我也，我亦筆不停書，不遑朝餐，猶恐或失雲歡也。雲遷延而繾綣，我揮毫而不倦，我看雲而垂首，雲望我而仰面，我隨意以行文，雲無心而舒卷。雲苟千秋而不散，我亦千秋而不歸，暢予懷之渺渺，適雲性之依依，我書雲而忘餓，雲學我而忘飛，勢將連地軸而不動，伴天香以娛嬉，此吾生之至樂，何衆人之不知，彼浮雲之念重，薄神仙而不爲，繫周顛之仙蹟，卜茲山以爲祠，殆閒雲留之以作主，故明祖祀之而不疑，我欵松而操琴，仙飛翔而上枝，我乘雲而冉冉，仙步虛而遲遲，恆相視而莫逆，每裁雲而和詩，更有赤脚天眼，純真導師，皆覩我而旁笑，爲驅雲而不辭，雲乃仙之密友，仙謂我爲雲癡，欲絕粒而餐雲，欲幙被而眠雲，欲編竹而巢雲，欲倚瑟而看雲，欲掃迹以棲雲，欲禁寒而衣雲，欲負耒以犁雲，欲種玉以生雲，欲爲山以興雲，倘作霖以濟物，則幡然吾亦行雲是時也，人間醉夢之翁，若殘雲遇風，昏昏濛濛，不知西東，天涯行役之人，在雲水之濱，東聲鱗鱗，望此雲而思親，我雖潑墨如彭蠡之湖，不能染白雲而使之烏也，運筆如泰山之峯，不能盡此雲而爲之圖也。讀百城之書，何若看千里之雲，彼多疑而易惑，此一悟而無垠。極文章之妙態，置我身於雲外，倘置我於雲中，便昏迷而興敗，欲訂雲而成譜，恨雲情之狡獪，效機雲之作賦，又迂緩而不快，蓋信手以傳真，了今朝之雲債，豈肉眼之所驚，特雲心之所愛，歎陌路之多岐，幸雲衢之無礙，首天閭以翱翔，紉綵霞以爲佩，羗意馬之旁馳，覺雲容之小變，化冰脂

爲玉葉，失晴嵐之初面，惜塵世之勞人，望天香而不見，縱撥霧而呼我，隔扶搖之九萬，但引手於雲端，接吾徒之狂狷。天池之雲自此而香，天池之水繡我心腸，狀雲情於俄頃，奏天籟之宮商。茗椀旣罄，爐薰漸稀，衍波都盡，樹影全移，雲窈窕而升崖，若慮我之神疲，始暫與今朝雲別，當更與詰旦雲期。於是乎投筆大笑，揖雲而歌曰：雲心兮茫茫，猶眷戀兮天香，何衆草之無知與崇蘭兮齊芳，欲乘雲兮軒舉，遂遠遊於帝鄉。揮流電之如鞭，約雌霓而爲纒，策斑螭之蜿蜿，任縹渺以相羊，吸廣寒之月露，酌北斗之瓊漿，洗根塵之宿垢，發心性之靈光，亘萬古而長樂，出生死而徜徉，雲多情而送我，曷同憩於僧房，或暫棲於簷下，或留宿於予床，吾當抱雲而高臥，作羲皇以上之文章，豈若浪子宋玉，風流楚襄，寄麗情於騷夢，賦雲雨之高唐，犯綺語之大戒，誣神女之貞良也哉。

天池雜詩

道力驅煩惱，悲歡兩境平。不須存我相，方可學無生。石罅松多偃，雲端水易鳴。晝長天鏡遠，孤坐愛泉清。

其二

竹隴炊煙上，蔦蘿春香樵子一身蓑。峰巒雨亦層層下，登矚人隨代代過。詩力漸於貧復長，愁心偏向客中多。謁來丹碧崖頭望，但有高賢字未磨。

其三

六根無礙卽明通，澄澈天池飲玉虹。一扇西牕千尺畫，好山都在夕陽中。

其四

絕頂一泓水，湛然生煖玉。泉味已消渴，山光含寶籙。高松結遙秀，老桂生新綠。我本塵間人，乃向天池浴。何修得此遇，那更知榮辱。却憶萬丈底，秋分暑猶酷。

其五

日光不竭，充塞地天。晝夜輪迴，普嬰八埏。分行二道，寒暑遞遷。絲黍不爽，終古無愆。誰實使之，斯豈偶然。得其真宰，是謂玄玄。人生如水，二氣如泉。泉源不涸，萬世涓涓。日兮日兮，吾當愛汝以延年。

其六

罪福因心造，心空報亦空。人天雖有別，終在死生中。

其七

鶴夢先吾覺，琅函枕道書。雨來牕忽暗，雲過竹仍疎。定慧時時長，塵根念念除。但留仙骨在，差許臥匡廬。

其八

落墨無多便欲仙，寶池清冷不生蓮。朝來把筆泉邊坐，悟得詩中一指禪。

其九

俗事不經耳，道心清若秋。何緣古豪傑，汗血思封侯。凡茲共世人，各有飢寒憂。無爲急功利，役彼同犁牛。

其十

且喜天池接帝閭，七香車裏渡天孫。盈盈莫更勞烏鵲，傍水牽牛已候門。

其十一

忍向洪崖又拍肩，俗情都盡卽神仙。黃榆紫塞吟魂瘦，早我生天二十年。

其十二

絺綌不成煖，扇中風已涼。天池無熱惱，禪榻有羲皇。翠壑蕃瑤草，鬢雲鬱篆香。塵纓了無垢，朝暮濯滄浪。

其十三

蘭心太幽潔，梅格本孤清。要假冰霜助，無爲怨不情。

其十四

萬籟一時寂，千峯衛旅魂。夜闌鴟搏鼠，風過虎推門。瓦鉢因僧熱，綈袍爲我溫。客貧詩境富，巖際寶雲屯。

其十五

記得前身踏踏歌，桃林稀處亂山多。勳名至竟輸牛背，錦片年華但擲梭。

其十六

萬仞秋分後，天池已欲冰。老鷗啼向月，寒鼠夜窺燈。虎過常留跡，雲眠不礙僧。九霄都易到，香夢一層層。

其十七

砌草時時長，爐薰漸漸銷。榮枯皆不息，培覆任人招。

其十八

雅愛匡廬靜，山居已十旬。寺貧僧厭客，燈暗鼠欺人。世味澹於蠟，古歡濃似春。幸無冠冕志，留得薜蘿身。

其十九

遠避高軒入武陵，款關猶自怕人鷹。歸時倘遇敲門客，却又疑爲挂搭僧。

其二十

依依又別天池柳，回首丹林尙未空。歎汝一身同落葉，隨風常在去留中。

其二十一

十旬高臥學枯禪，夜夜香雲到枕邊。惜別老僧猶墮淚，情癡何但美人憐。

自天池至五老峯寺示胡生西輔

幽巖適性倦登囑，百日深居若沉醉。時時臥飲雲上泉，非想天中作遊戲。傳言今日是重九，野菊香寒動秋思。僧廬有戶未嘗銷，鳥道無踪却須記。笠屐翩翩趁瑤鶴，松篁處處生仙吹。塵間五嶽孰從遊，眼底三山我能至。老胡秀才扶杖起，病足貪奇不貪睡。餐霞乘興躡高躅，涉險輕身酬壯志。灌莽沒人石齧蹠，履外皆空下無地。磨崖大字剝成蘚，臥澗長楹昔爲寺。青蓮谷接凌霄院，五朶芙蓉向空墜。一筇始抵圓覺坪，四壁遙岑耀靈翠。直上猶需萬千步，絕頂方能快吾意。指迷幸遇司徒全，天際清遊自茲遂。

九月九日五老峯登高

萬里一時到，目光真有靈。近顧澄西江，遠盼清南溟。陂陀向東北，九疊開雲屏。瑩瑩大孤山，隱隱浮一萍。瀕湖兩名郡，各在沙之汀。水亦不敢流，雲亦不敢停。踞坐九霄上，筆鋒點蒼青。艷艷金芙蓉，軒軒入穹冥。海鶴戛然唳，卑飛見霜翎。重陽費長房，縮地非不經。今宵望五老，應傍少微星。

其二

雄秀乃若此，終古足臨眺。蹲獅守靈谷，崩崖露元竅。孰謂鄱湖深，秋波但微妙。虎亦歎奇絕，爲我發長嘯。

其三

晴空戀高躅，四望如琉璃。五老各忻然，速客伸龐眉。中峯遜我坐，四老憑肩窺。風過一聲虎，落筆千行詩。忽起萬丈雲，金光結神芝。懸崖與之合，動靜開雄奇。是真造化文，欲贊翻無辭。

其四

開關鑿混沌，卽應有茲山。白雲來問道，羨我高且閒。揮袖出長風，晴湖呈玉環。人言九江郡，在彼叢樹間。卑卑凌霄峯，數數勞躋攀。從知釣鼈客，乃近蓬萊班。偶與謫仙人，相將戲塵寰。腳踏兜羅綿，八表須臾還。

其五

昔在潯陽舟，仰觀動精魄。棲賢北樓望，疑是補天石。今來絕頂坐，仍敷舊時席。始信薜蘿身，遠隸蓬壺籍。

其六

我初至絕頂，雲霧昏如埃。目下一無見，迷悶生嫌猜。敬祝廬嶽神，氛昏立時開。五峯森怪石，聳秀何雄哉！塵中百丈山，俯伏儕輿臺。鬼工不可畫，女媧洵妙才。區區磊塊胸，萬古同崔嵬。

其七

長雲啓天幕，一勺滄波清。海舶如羣鳥，歡呼不聞聲。平疇真繡錯，到眼生奇情。條條九江水，濟濟千雉城。三楚一呼吸，飛光躍長鯨。是爲神景通，於焉會無生。我時坐鋒頭，飲泉餌黃精。

其八

中峰卓爾立，左右各怒張。石色亘盤古，巖巖競堅蒼。雲本一弱物，傍之皆雄強。偉哉大塊心，造此娛天香。

其九

萬仞一舉足，千巖逐履低。盤鷹見其背，碧落懸丹梯。俯觀桑榆日，指顧高煙迷。我坐虎穴上，巉巉弄虹霓。五峯惟此最，山靈之所棲。照夜自有珠，辟寒自有犀。會當長住此，壽與松喬齊。

醉石

濯纓池畔柳，尙倚陶公石。一醉二千年，何須問今昔。

其二

醉人誰不臥，所貴臥淵明。煉得心如石，壺天萬古清。

留別天池

又避霜風去，炎涼總未勝。擔頭添水竹，雲裏別山僧。石橈累千級，天香杖一藤。但留雙屐在，仙路不難登。

歸途題石

遠寺秋林向客疎，此時猶幸坐匡廬。題詩作別山如夢，我在雲中據石書。

歡喜石

苔痕恍入三生夢，世法都緣一悟輕。愁見半山歡喜石，來時雲在此間迎。

其二

到此輿人笑拍肩，樹根低處起炊烟。石床小坐生歡喜，回首碧雲高拄天。

雲際下廬山二首

畫理詩情漸不同，眼看凋盡一林楓。亂泉聲裏雲俱濕，懸瀑山頭日又紅。塵事極卑家可念，玉清雖遠路原通。歸來醉臥天香館，夜夜匡廬入夢中。

其二

亞枝風葉學蟬鳴，忽憶前遊動別情。絕頂天池應見日，隔林樵斧但聞聲。籃輿我在雲端坐，峭壁僧從樹杪行。看得須彌同芥子，肯將高手拾浮名。

題跋

先生少作以才勝騷豔絕倫，凡數變而至於和陶，海內名公悉稱之。李繡子有言：「真實本領尤在和陶。」一集惟先生胸次空洞，上下千古，乃遂與之頡頏也。華今讀廬山諸詩，則謂惟藐姑射之神人，冰肌雪膚，吸風飲露，可擬其性情芳潔，詩格之變至是殆幾於化矣。受業黃有華敬識。

甲子歲仲冬八日，讀遊山日記十二卷，步步引人入勝，至天池一賦，直欲僕騷，尋當讀萬萬遍也。謹記其年月於此，有華又識。

遊山日記，滙儒釋於寸心，窮天人於尺素，無上無等，獨往獨來，夙根既淨，今悟益徹，粹語神解，經疏也，內典也，名臣奏議也，高僧語錄也，座右銘也，四萬八千偈也，文筆之妙，水淨林空，冰瑩雪化，題曰「遊山日記」者，謙也。然雄心遠慨，不屑不恭，時復一露，不異疇昔挑燈對榻時語，雖無損於性情，猶未平於嬉笑，印心同弊，遂不免責善獨嚴，然乎否也？蓮裳愚弟樂鈞書於吳門寓廬。

題詞

樂鈞

百道風泉繞筆飛，廬山頂上看雲歸。如今縱住囂塵裏，定着天池浣過衣。
江南去住感離羣，欲買青山臥白雲。一段羈懷成幻想，輸君橫榻對匡君。
音書久斷灌嬰城，每上江樓看月明。料理閒身遊五岳，六年猶負舊心情。

天池水詩

時兼贈五老峯茶

彭淑

筠籃滴翠銀瓶凍，萬仞峯頭攜下來。不悟墮君雲霧裏，分明担取廬山迴。其一風味麤官儘放顛，開緘正在菊花前。無多一把松茅火，料理銅瓶手自煎。其二一枝筇竹兩芒鞋，居士誰知姓字乖。肯與雲山留口實，天香館畔着蕭齋。其三道存目擊了無疑，一滴清泉感法施。高處挈來低處煮，品量可似在山時。其四

次前韻同作

惲敬

曹溪一滴清澄水，迸破千山過嶺來。到得西江上廬嶽，分明味向舌頭回。其一我亦粗官儘放顛，分來一杓蘇牀前。自攜顧渚春山裏，折足鐺支亂石煎。其二緊峭何人識草鞋，與君此事半生乖。吃茶去是閒風格，可似槌鐘上午齋。其三直下承當百不疑，縱橫柳擺任施爲。如何更落中冷障，尙記胡廬出時。其四

天池水歌並引

龔鉞

香師住廬山絕頂，天池寺百日，朱子所謂「天池山泉獨仰出」，卽其寺也。不溢不涸，味甲諸水，師歸汲一甌餉鉢，飲而甘之。作天池水歌。

天池之高七萬三千五百尺，有水自下升於巔。溇泓一碧石齒齒，挹之不竭同深淵。浮空未暇作霖雨，一滴那得來人間。天香先生住池上，枕流漱石同雲眠。洗心澡身百餘日，性情肌骨彌芳鮮。我時渴熱坐矮屋，短綆自汲無聲泉。古井荒菜爲誰惻，兀然愁憶天池仙。老桂不花籬菊冷，東湖綠水含悽烟。先

生歸來顧我笑，清涼有境君無緣。泠泠贈我一瓶水，能益智慧除憂煎。詩腸淨洗萬籟作，風甌亂語鳴潺湲。我聞菩提沁人功德水，蓮華舌本原涓涓。何當烹茗坐深夜，一杯參透仰山禪。

一滴天池歌並引

黃有華

華既不得從師游，入冬過謁，則所汲天池泉僅餘一滴，因此和墨作此篇，且志幸焉。墨瀋結春霧，江花吐明水。一滴九霄泉，文瀾浩如此。天池徒雲翮，几上遙山是。桂樹不勝秋，淮南舊知己。端溪一卷石，豔豔滄波起。十丈藕花香，蓮根得詩髓。

題後

徐驥

驥居廬山三年，三年中所得詩一卷而已，向謂無負於廬山也。今讀此記，雲影泉聲，觸處皆道，覺三年身歷，不若片時目遊之所得爲多。廬山負我乎，亦我負廬山耳。讀他人遊山記，不過令人思襄糧遊耳。讀此反覺不敢輕遊，蓋恐徒事品泉弄石，山靈亦不樂有此遊客也。

題辭

詹堅

吾鼻有真樂，秋山到眼明。藍輿仙骨重，簪組世緣輕。落葉烹泉坐，高雲擁蓋行。一時揮淡墨，千載慕香名。

譯詞

黃振宗

漫漫浩氣壓滄洲，人立廬峰最上頭。塵世虛聲輕一笑，名山新著定千秋。蟲魚木草關風刺，水墨雲牋

紀勝遊。何日從公泛彭澤，蓼花深處狎沙鷗。

又長句乞遊山日記

東南壁立匡廬峯，插天五朶青芙蓉。蜿蜒覆壓九百里，千巖萬壑無雷同。仰攀北斗不盈尺，俯窺下界烟雲重。天非有意厭平俗，胡爲踈鑿如斯工。柴桑愛此不忍仕，門前五柳傳高風。大雅迄今猶未墜，誰與繼者雙溪公。讀書萬卷具特識，江波剪作玻璃瞳。身披鶴氅玉森立，管輝羽扇聲如鐘。那堪篋首人內，似餘高興來山中。千層遠躡謝公屐，一枝高倚僊人筇。鹿眠亭畔枕流臥，喜看匹練懸長松。龍潭倒影浴雙劍，峰名雲鬢玉女遙相逢。胸中邱壑自千古，眼底興會何無窮。一嘯凌風震河嶽，萬言落紙摩蒼穹。文思直欲競山巧，筆參造化傳奇蹤。東山捉鼻欲逃世，蒼生未必真相容。閒雲在天本無意，何緣慰此出閭農。慚余學山不能至，夢魂時與山靈通。從公再乞遊山記，高吟一洗塵勞胸。

附蘇夫人自註閨詞

澹薌女史汪汝溶

名山愛向卷中看，病起讀記山日記，欣然有會其用筆之妙。

藹藹春雲送晚寒，聞有新詩和月到，一時吟望幾憑欄。

夫人，秀水汪殿撰同懷妹也，歸嘉禾外翰朱雪君先生，並擅才名，世稱良偶，各有詩文集。雪君先生且欲註遊山日記。夫人此注，則附見閨詞之中。人烈續梓之，於以證名士真賞，在文章用筆之妙，不妄歎其瓌璋也。乙丑嘉平既望，武承涂人烈謹識。

周跋

周劭

右游山日記十卷，詩賦二卷，清靖安舒白香（夢蘭）撰。日記自嘉慶九年（一八〇四）六月一日（戊午）入廬山敍起，至同年九月十日（丙申）出山至，恰得百日。不佞因爲標點這本書，得有機會多看幾遍，案上工作數日，遂疑化鶴飛去，臥作廬山游也。第一，他敍事就好，似乎就是普通隨意寫寫，並不用什麼力，而我等看來，却清麗可喜，時時雲煙滿紙，簡直釋手不得也。

遊山日記之所以好者，好在其並不完全記日記。他日記內，亦遊記，亦幽默，亦小品，亦道學，忽而敍高山奇峰，忽而記艸木虫魚，有時爲神道設教，有時對和尚談禪。總之，他文筆所至，一如其心中馳騁，不可有一些拘束，於是乎妙文汨汨不絕矣。

白香是天才，他崇拜豪杰，但也體恤愚人，恐怕他一生嘗是吃庸人的虧，所以庸人他頂看不入眼。他對於庸人幾乎破口大罵，而却又罵得合理，令人不能替

庸人辯白則個。丁丑條下有云：

周濂溪亦大儒也，宜朝朝體認經疏，代聖立言，講之作之，津津而說之。那得閑情著愛蓮之說？留心小艸，庸人必譏其玩物喪志。

白香山謫居江州，理宜避嫌勤職，以圖開復，乃敢蚤夜送客，要茶商之妻彈琵琶，侑觴談性，相對流涕。庸人曰：「挾妓飲酒，律有明條，知法壞法，白某之杖罪，的決不貸。」

彼其中庸之貌，木訥之形，雖孔子割鷄之戲言，孟子齊人之諷喻，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，若第以粗迹觀之，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，我何人也，而敢不敬，敢不畏，敢不色沮氣喪，言動皆失其常度也乎？

白香這一段，簡直是罵人；但是罵那一個却未指出，恐亦是當時一般情形耳。於是不佞始知庸人之多，不自於今日始，即乾嘉時亦已有之。白香之言若曰：孔子孟子若生在今日，割鷄之戲言，齊人之諷喻，亦一定被庸人目爲玩物喪志無疑。吾知白香一定羨慕孔子，何以知之？從讀三代時的書知之，那時究竟沒有一個人要罵孔子玩物喪志也。

嘗有人問我怕什麼，愚率然對曰：「我不怕盜賊而怕丘八，不怕孔孟而畏宋儒；盜賊不足懼，懼其形似盜賊者，孔孟不足畏，畏其竊孔孟衣冠者。夫博弈之徒，賢於校長之流多矣。」白香也有這一種話頭：

日晡歸黃龍，比入寺，虎嘯者三，聞之甚快，此虎殆欲嗣一虎林三笑一之風，遇我不薄。既臥，更留意聽之，輾轉不寐，至漏深燈滅，怪風滿林，始復聞其吼，大慰岑寂。西輔謂予：「不畏虎而畏犬，不畏龍而畏蛇，不畏王公君子而畏黜僧小人。」可謂知言。

遊山日記是一部閑書，閑便閑得好，閑能文章，閑能幽默，閑能通世故，閑能達人情。白香的閑筆極多，在善填表解的人看來，一定以為浪擲筆墨，實則在閑筆中倒頗能看出些真理，如記剃頭云：

小僧爲予呼待詔薙髮，洞洞屬屬，手執刀欲墮，予或畏其傷首也，得半而止，僧有慚色。予曰：「無害，彼蓋剃僧頭，任意馳騁，圓通罔礙，今見我首與僧異，故不能游刃有餘，曷足怪也。」

再如己巳一條云：

晨起，命奴取被囊食箱同詣玉淵石漱衣，徐徐澣濯，如去心垢，仰首見五峰諸老對面談也。俄復不見，不知是峰起入雲，抑是雲下接峯？泥者必以爲山川出雲，則齒冷矣。

中文中亦有此等閑筆，水滸一序之外，不易多見得也。

鄭板橋善罵秀才，白香則善罵和尚官吏，板橋罵秀才是扳起面孔大罵，白香罵和尚官吏却有一種藝術，這種藝術便是以幽默出之，雖沒有板橋那麼淋漓痛快，然還是白香有涵蓄，非令人會心一笑不可也：

山僧頗疑我狀貌，似曾爲大官也，時時作周旋問訊，竊厭其擾，遂指天誓水，自明非官，且謂：「彼官者，上應天星，即使微服來遊，夜必放光。予實欲依法座下，聽講修心，種來世放光之福，師第以行者沙彌畜之可耳！」於是乎僧有傲色。我得自在嬉遊，久居避暑，不亦樂乎？

再看他罵官。其實官何足罵，青年文豪，中小學生類都能道官之劣，不過白香以遊戲出之，便令人看得進，強勝日日千言之標語口號也。丁丑條下云：

晴。掾至。予得以窺簾看官，聞其說官話，唾官痰，著官衣，雍容緩步

詣山之后主祭。僕役廿餘人，齋於客堂，則聞戛戛然脣齒聲，相罵聲，呼笑之聲，訶齟聲。良久，官自后山還前殿，終不拜佛，蓋亦崇正學，闢異端，有道之士也。亦不屑賞鑑天池，但仰面望鐵瓦問曰：「生鐵乎？熟鐵乎？」僧對曰：「生鐵。」復問曰：「落雨時池水溢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溢。」官曰：「亦溢耶？」蓋緣僧畏官而喉不響，官傲而聽不卑，故兩誤耳。齋罷即還，竟不暇照例遊山，而主僧之瓶有餘粟，釜有餘羹，并以其餘羹乞我，我腸得潤，皆掾之惠也。謹記其高風遺愛如此。

白香行文善幽默，以幽默罵人卽是一斑。丁亥條下有一例云：

又有數游客，自言以徵租入山，特來隨喜，而僧庖之磨聲復作。沙彌言：「客文人也，傾立四仙祠讀天池賦良久，讚曰：『好長。』」白香雖善嘲人，然究是熱心用世人，但與長沮桀溺爲相近耳。且引證日記一段，以明白白香并非口呼大衆而脚踢車夫者：

聞佛手岩老僧病，命宗慧以錢饋之，此僧猶未面，比曾以斗米借我，情可念也。

關於白香的思想方面，有許多地方是反動的，如贊成封建制度，主張神道設教，這等處當然與時代有關，不佞不爲之諱亦不之苛求耳！他是個儒教傳統的人，但也傾心內典，所以主張三教同流，而反對韓愈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」那一套，他的理由涉到人口論方面，他是馬爾塞斯那一派消極論的主張，有幾點是和馬爾塞斯相同的。丙戌條下有云：

偶閱前日論二氏無損於治，不妨卽其道以治其身，恐迂儒惑其無子，欲令其人人返俗，歸入四民，以蕃戶籍；將見肆廛壟畝皆人滿，而不復相容。然后知食粟用器之家，其名雖四，其實且日見其多，則何也？爲僧尼道士，皆相匹而生子也。不識臆斷者籌及此否？

正學之士如韓愈及其羣衆，幾曾有一日虞及此乎？

於此可見白香有遠慮，十八世紀的中國文人，思想能及於社會人口問題，陋如不佞，還是第一次見到，堪稱奇蹟。

周作人先生極愛好是書，他在兒時的回憶一文（見廿四年十月十三大公报文藝副刊。）中提及白香的兒時生活，以爲難得；蓋中國文人，大都恥道其兒時之

事，白香作此記時，大該行年總在四十以上，而猶肯談談兒時的回憶，自屬難能。但庚寅一條，似涉於神怪荒誕，真難逃現代人眼光之誅，姑念其是兒時的回憶，吾輩且以周先生的眼光看之可耳。

關於白香的歷史，不佞知道得有限，因為白香根本不是什麼名人，你去檢名大字典，或者可以找出一個三甲末的翰林，却沒有一箇舒布衣夢蘭。他的家世，所知也極有限，不過他是江西靖安人，靖安舒氏，世爲江右巨族，白香父守中，由進士出守，（按；人名大辭典作爲明人，殊不可解，容考）。其兄鑿亭亦仕至監司，白香則布衣未仕，嘗爲怡恭親王客，與詞學名人樂蓮裳（鈞）相友善，結有蓮根詩社。著作除遊山日記外，以白香詞譜最知名於世，此外尚有天香戲稿，不佞未見過，聞周作人先生處有白香的雜著一部，未知戲稿亦在其中否？

遊山日記，計包含日記十卷，詩賦兩卷，都三萬餘言，林語堂先生久思重印此書，今秋乃舉以點校兩事相囑。此書雖不是什麼巨著，却也並非易事，因白香深研內典，日記中屢及之，而不佞對於佛學是門外漢，全憑佛學字典標點，錯舛至所不免，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：「標點古書是大難事，錯殆亦難免」耳！此書

承周作人先生指示闕文，并蒙作序，特此誌謝。

再日記中關於廬山的地名古蹟極多，不佞未曾親歷，至感困難。海戈先生甲戌夏曾偕林語堂先生道暑亢廬，載是書與俱，按址訪尋，踪跡極詳，故是書由不佞標點后，即交海戈先生詳加校閱，所以這本小書，第一部粗枝大葉工作是我做的，而由海戈董其成功。至於我們重印這部書的意義，亦不過介紹給大家另一種日記文學而已，別的重大意義是沒有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，黎庵周劭識於蘇州。

遊山日記

舒白香原著

黎庵海戈標點

宇宙風社重印

上海愚園路愚谷邨廿號

每冊定價三角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